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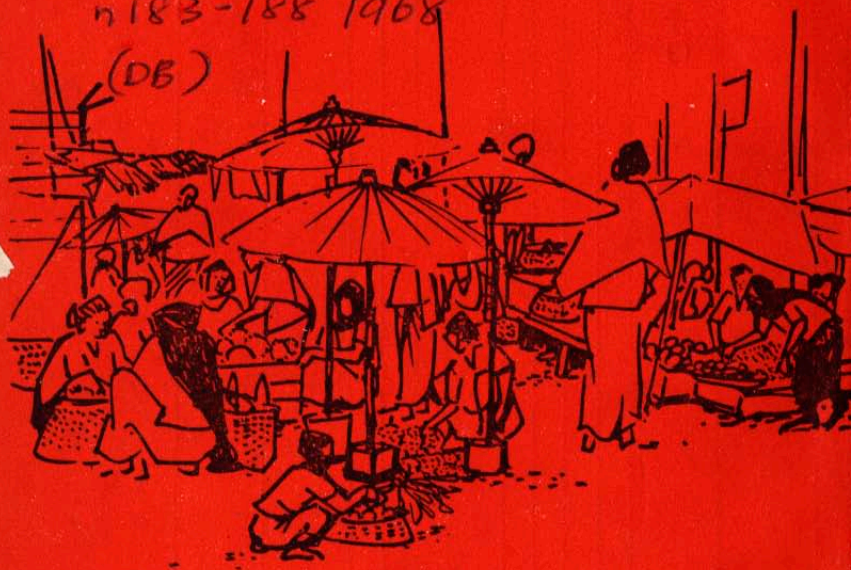
PL  
3090  
JFENG

# 蕉風

F# = 574

n 183-188 1968

(DB)



CHER W/B  
13 2 19 7

(期三八一第) 號月一

# 目錄

□ 論 文 □

論邢夫人.....依藤（六）

□ 廣播劇 □

膠林風雨.....聖 燕（八八）

□ 小 說 □

生財之道.....史立恆（四）

私戀.....白 黎（二七）

心緣.....子 楓（七八）

□ 散 文 □

一月的歌.....莫 河（三）

愛與罪的審判.....金 華（十）

回家.....張秀亞（十八）

歐遊印象記.....瑪 戈（六九）

薰風日記.....黃 崖（九九）

□ 傳 記 文 學 □

湘潭黎家子弟的聲光.....溫梓川（二一）

□ 詩 □

死城.....李 蒼（六八）

水手.....零點零（八七）

定價：

：（册每）售單  
：（册六）年半  
：（册二十）年全

角五幣馬  
元三幣馬  
角七元五幣馬

元一幣港  
角三元一金美  
角五元二金美

角二金美

16.1.68

游 祿 輝

YEW LOKE I 紫 蘭 OI

87, Taman Jaja,

14000 Bkt Mertajam,

Seberang Perai,

MALAYSIA



# 蕉風月刊

第一八三期

一九六八年一月

出版者：

蕉風出版社

電話：五一九六九

The Chao Foon Press,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承印者：

馬來亞印務公司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總代理：

友聯書局有限公司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 Chao Foon Monthly

January, 1968.

KDN 2552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女店員側記

徵文

恥痕

現代文學譯介

白鯉譯 (五七)

陽光 (五四)

呂介文

實郵寄平之戶訂期長  
• 內之實物在括色  
• 郵費寄郵空航須知  
• 實收實郵購買局



■ 讀者 ■

■ 作者 ■

■ 編者 ■

新的一年到來，舊的一年過去，在充滿新希望的新年裏，我們是應該感到快樂的。

馬華文壇過去一年的情形如何，我們暫且不去管它，但願馬華文藝工作者能在今日重新建立信心，勇敢的向前邁進。只要大家有信心，有勇氣，馬華文壇的前途必然是光輝燦爛的。

根據我們的瞭解，最近幾個月來，文藝工作者對文壇的關懷愈來愈深，大部份的新作者都更努力寫作，一些已擱筆的老作者也重新執筆，而且，還有人在醞釀「馬華文藝復興運動」。從各方面的氣象看來，結集在文壇上空的烏雲很可能在短期內被陽光驅散。

本刊本期以更堅實的內容呈獻給讀者。史立恆先生的「生財之道」，是一個很好的短篇，簡潔、活潑、輕鬆、有趣，風格極近薩洛揚；史先生以前在文壇上甚為活躍，停筆了一個時期，最近又恢復寫作，將經常在本刊發表小說。白黎先生的「私戀」，是難得見到的中篇，作者以小孩子的眼光來看男女之間的私情，處處引人入勝。

溫梓川先生的「湘潭黎家子弟的聲光」，文中介紹的人物都是我們所熟識的，看來倍覺親切，尤其是有關藍蘋（毛潤之夫人江青）的一些軼事，更屬可貴。

瑪戈先生的「歐遊印象記」已連載經年，瑪戈先生是個教育工作者和美術工作者，他的遊記在記敘方面也着重在美術和教育方面，與一般遊記不同，讀來別有味道，甚得文教界讀者重視。

金華先生的「愛與罪的審判」是一篇泰戈爾式的散文詩，這種形式在近年的馬華文壇上甚少見到。這篇散文詩是寫一個男性用心靈去援助一個在性苦悶中的怨婦，但他失敗了，他和她共墜入「慾河」，到後來，他因良知自責而懺悔。作者在寫作本文時，的確是費了很多心血，希望讀者們能慢慢的去欣賞。

黃潤岳先生來信：「四日赴星，經過醫生檢查，一切均好，血壓尤其正常，歸來雖不太忙，精神總不能集中，這兩天拿出稿紙數度不成一句，又要脫期，極為不安……」我們深盼黃先生能早日恢復健康，繼續撰寫「龍引十四年」。

# 一月的歌

■ 莫河 ■

微微的風，細細的雨，送走了憂鬱的歲月。美麗的一月，又出現在窗前，在我的睡夢裏微笑。一月，是播種的季節，綠油油的秧苗在陽光裏笑呵呵，蒼鬱的林野充滿了蓬勃的生氣，大地塗抹上了綠色的春裝。我聽見了一月的脚步聲，我夢見歲月老人給我們帶來了希望的種子。

昨天的日子，永遠地消失了，我並沒有去抓緊它，明朝該是一個沒風雨的晴天，我要在泥濘的荒野上趕路，我腳踏着滿腳的陽光，我傾聽着林野上的蟬鳴，我要追尋幸福的明天，沒有憂鬱的夢，沒有滿臉的淚珠。

明天，是詩般美麗的日子，我們讚美陽光，讚美自己古老的家園，我們也讚美着一月的季節。我有着太多的幻想，在那些過去的時日，我幻想自己是一隻飛鳥，飛掠過了古老的高山峻嶺，我又幻想自己是一滴水，穿過了彎彎曲曲的港灣，去會合新的伙伴，今天，我仍舊保留着這份幻想。

一月，是春意正濃的時節，那座光禿禿的山頭，在昨夜的风雨裏，披上了一片青綠的顏色，原野上的奇花異草，也默默地怒放，布穀鳥躲在樹梢上叫春，灰褐色的春燕，呢喃地叫着不休，我們為甚麼還要懷想着那些發霉的時日？過去你我都沒有抓緊那些美麗的時光，今朝我們要抓緊它，不要讓幸福和歡笑的季節，再次地從生命裏溜過去，讓我們在這春回大地的季節裏，緊緊地把幸福擁抱。

一月從風雨裏來了，一月從芬芳的花香裏來了，一月從黑色的泥土裏來了，一月從窗口裏爬進來了，一月從少男少女的眼睛裏來了，一月從昨夜的睡夢裏來了，於是，我帶着希望，帶着憧憬，走出了憂鬱的夢，我要望着重綠了的原野，我要去聽着海潮的歡唱，我要望一望那甜甜的笑臉，誰還敢說，一月裏是沒有詩的月份。

在夜晚的南方的小島上，我望着藍空裏的星星，懷念起流浪天涯的幾位青年詩人……在這風風雨雨的日子裏，你們是否有着一個美麗的夢？我望着藍空裏的星星，我給你們祝福，願上蒼保佑，使你們流浪的生活早一天結束。

一月呵，我有着一份熱愛，一份深沉的懷念。



# 生財之道



豈果每一個人都像老卜一樣把他的全部時間放在工作和生產上，他總會發達的，即使不發達，他遲早也該是個生活寬裕的人。

這是我認識老卜後，對一些白手興家的人的一種看法：也是我對老卜最初的印象。

我在什麼時候認識老卜，至今已想不起了，我祇記得當他第一次拿着一疊彩票到公司來向我推銷，那時，我正忙得不可開交，但他却表現了他的耐性和詞令天才——爲了賺取幾分錢的「甘仙」，他說了不少話，而且等了半個鐘頭，直到略有收穫才罷休。

自從有了「開始」以後，我真是他的基本顧客之一了，換句話說，當他討到什麼代理權，或者辦來什麼新貨，第一個推銷目標也就是我，因爲，他那間新開張的小商店就在我的隔壁，佔了「近水樓台」之便。

也許是門市生意不大好吧，因此他首創登門推銷買賣，他推銷日常用品、罐頭食品、人壽保險、新舊汽車……總之，有利可圖的他都「樂此不疲」，大跑其腿。

他的時間雖然寶貴：他從不跟你談閒話，但却有耐性等，見到你總是三句不離本行，一直到成交而從已。

我爲人隨便，而且最怕有人在我身邊噲噲噲噲，喋喋不休。他找到我總是「有求必應」的，現在，我房子裡堆積的貨品足夠在街邊擺一個小攤子。

他還兼做其他生意。有一次，他問我要不要買藝術相片，不看春宮電影，我說沒有興趣，他賴着不肯走，我說我要報警，嚇得他立刻溜之大吉。

又有一次，他向我推銷一輛舊小型汽車，一天跑來幾趟，真使我不勝其煩，我買了，但三天兩頭却要修理一次，我找他要退貨，他却堅持「貨物出門概不退換」。好在車換不成，人却不敢來了，真是謝天謝地。

其實，他大可不必再「拋頭露面」了，因為，他已賺了大錢。他的生意已經擴大了，店裡貨物堆積如山，顯示業務直綫上升，財源廣進，他似應安于本位，專心照管生意。

有耕耘必有收穫，短短幾年的刻苦耐勞，老卜算是有了收穫，他成功了。我不說他發財，但他現在擁有貨車和汽車各一，而且家眷已搬去新購的近海濱一間洋樓，也該是個生活寬裕的人了。

有一個時期，我沒有見過他，但我相信他絕不會以「生活寬裕」而安于現狀的，他是個心懷大志的人，而且正是躊躇滿志的時候，他一定是忙着別的事。

果然，不久，聽說他經營非法字票吃了官司。今天一早，他忽然出現在我們的公司。多時不見的老卜，他被福了。

我以為他要來推銷什麼，我身邊沒有錢，正想跑到廁所去躲避，意外地，他並沒有望我一眼，而目不斜視地逕自去找老丁。

我看見他舉手劃脚地跟老丁講話，一會兒嘻嘻哈哈

大笑，一會兒又交頭接耳，彷彿有什麼機密大事，他還拿算盤的達的達地敲，又找紙張不知寫些什麼。

他們談了相當時候，老卜臨走時，滿有信心地說：「老丁，這個生意包賺錢，一本萬利……」

下午，老丁過來向我拿香煙，我問他：「老卜找你合股做生意？」

「是的。」

「鐵鑛還是金鑛？」

「不是。」

「本材？運輸業？」

「不是。」

「酒吧還是飯店？」

「不是。」

「按摩院？」

「也不是。」

「到底是什麼生意？」

「你猜不到的，」他故作神秘地：「你肯幫忙買

我就告訴你。」

「你說好了。」

「棺材店。」

或想起我家裡那個八十歲還很健康的老祖母，我擔心我又是第一個被推銷的目標，我皺着眉頭說：「這傢伙，真是避之則吉，我要警告他，不許他來見我。」

老丁笑着走開了。

老卜肯做肯幹，生財有道，他的前途是無量的，我得承認，人家發財並不是偶然的。

# 論邢夫人

■ ■ 依藤



賈府人物繁雜，然總說起來，只有兩種：一種有權，一種無權。無權，秦半指被壓迫階級而言，但還有一種雖表面也算有權階級，實際却祇備位而已，如賈赦的妻子邢夫人就屬於這一類。

賈赦是賈母長子，榮國公爵銜即由他承襲，照例榮府大權，應該操於賈赦及邢夫人兩人之手才對。可是事實上榮府的真正主子却是賈政與王夫人。這個道理，曹雪芹還不會告訴我們。是否他們才不及此？且不必去管它。

許多讀者似乎認為邢夫人在任何方面都比不上王夫人，我也有同感。邢夫子懦弱，鳳姐說她「稟性愚弱，只知奉承賈赦以自保；次則婪取財貨為自得；家下一應大小事務俱由賈赦擺佈，凡出入銀錢，一經他的手，便翹扣異常；以賈赦浪費為名，須得我就中儉省，方可償補；兒女奴僕，一人不靠，一言不聽。」鳳姐雖是賈赦的媳婦，然對於她的婆太太的觀察真是如兒肺腑，沒有一句冤枉邢夫人。我想，一個人弱倒不妨，愚則不可。如今邢夫人兩者兼備，想在豺狼成羣的賈府中翻滾，真是憂憂乎難矣。邢夫人所缺少的是獨立的人格，如果她做成功一件事，那是因人成事，她自己決不能獨當一面。假使她憑獨當一面的話，一定廢事。

至於「只知奉承賈赦以自保」，這倒是一個生性衰弱者的一種無辦法中的辦法。首先她的家庭背景沒有像王夫人那麼大來頭，王夫人家勢顯赫，哥哥王子騰做京城九門提督，邢夫人的家庭背景書中根本沒有提起，雖未必是小家碧玉，要像王夫人那樣聲勢，當然不可能。既然沒有大來頭的家庭背景，又想在賈府中站得住腳，只有設法自保。因此鳳姐說她「只知奉承賈赦以自保」，却不一定就是她的弱點。不幸她只懂得奉承賈赦，不



曉得他去奉承那個「老廢物」賈母，有如王夫人鳳姐之所爲，於是初試啼聲，便碰了一鼻子灰。

那夫人在紅樓夢書中不是一個要人，我們要看邢夫人在賈府舞台上的表演，只有從第四十六回「鴛鴦女誓絕鴛鴦偶」一回中求之，此回一半似乎也可以當作爲邢夫人而寫的，因爲鴛鴦拒婚，主動者確非邢夫人，至於穿針引線，設謀進行，却由邢夫人一力担承。所以要看看邢夫人的才智，得從這一回書中去找。

賈赦擬娶鴛鴦爲妾一事，幾幾人人都知其不可；然當邢夫人受托進行的時候，竟不敢義正辭嚴教訓她丈夫一頓，反而與匆匆去和鳳姐商量。鳳姐固是賈府「智囊」，可是她一開始就知道此事行不通，我們看她怎樣回答邢夫人：「……太太別惱，我是不敢去的。明放着不中用，而且反招出沒意思來。老爺如今上了年紀，行事不免有點背晦，太太勸勸才是。比不得年輕，做這些事無礙。如今兄弟、姪兒、兒子、孫子一大羣，還這麼鬧起來，怎麼見人呢？」

鳳姐的話確十分尖刻，她以媳婦資格對公婆提出表面婉轉骨子裡嚴峻的批評，我總認爲除明知邢夫人「愚弱」外，還有別的理由。鴛鴦是賈母得寵的丫頭，但同時也和鳳姐賈璉維持非常密切的關係——雙方人品是另一問題——雖說不上休戚相關，其感情亦非泛泛。如鳳姐在經濟上發生麻煩，常常申通鴛鴦偷取「老廢物」的財物，無形中成了鳳姐一隻臂膀。如此一個人物，如果屈爲賈赦之妾，那麼鳳姐以後如何應付這種尷尬場面，當真是很傷腦筋的。但此尙屬小焉者。沒有了鴛鴦，賈璉鳳姐們以後還要偷取「老廢物」的財物，將從何下手呢？是否每一個接替鴛鴦的丫頭都能和她們一鼻孔出氣？能像鴛鴦那樣有胆識，有魄力？所以爲了私利，鳳姐非僅不能贊成邢夫人的主意，甚至還要破壞其成功。但鳳姐說的話也確實合情合理，無瑕可擊。可惜邢夫人的「才智」太差，聽了這話，不自反省，反而冷笑道：

「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偏咱們就使不得？我勸了也未必依。就是老太太心愛的丫頭，這麼鬍子蒼白了又做了官的一個大兒子，要了做屋裡人，也未必好駁回的。……你還是不知老爺那性子的？勸不成，先和我鬧起來！」

這也是一番入情入理的話，不過乃由邢夫人的觀點出發，而且可以反証鳳姐批評她「只知奉承賈赦以自保」的準確性。愚弱的人，只能求自保，要進一步如何如何，一定會鬧出笑話。賈赦叫邢夫人替他辦事，她只有「尊命」；在邢夫人想來，鳳姐是她媳婦，和她商量，再好也沒有，不想一出馬就絆了一交，既絆了一交，又不肯就此歇手，竟單鎗匹馬，直接向鴛鴦進攻，而笑話自然更多了。且聽了她如何逞其生花妙舌：

「你知道，老爺跟前是沒有個可靠的人，心裡再要買一個，又怕那些牙子家出來的，不乾不淨；也不知道毛病兒，買了來，三日兩日，又弄鬼掉猴的；因滿府裡要挑個家生女兒，又沒個好的——不是模樣兒不好

，就是性子不好；有了這個好處，沒了那個好處。——因此，常冷眼選了半年。這些女孩子裡頭，就只有是個尖兒；好模樣，行事做人，溫柔可靠，一概是齊全的；意思要和老太太討了你去，收在屋裡。你比不得外頭新買了來的；這一進去了，就開了臉，就封你作姨娘，又體面，又尊貴。你又是個要强的人，俗語說的「金子還是金子換」。誰知竟叫老爺看中了！你如今這一來，可遂了你素日心高志大的願了；又堵一堵那些嫌你的人的嘴，跟了我回老太太去。」……

這番話對邢夫人言，已算得非常冠冕得體，然而我們却仍舊覺得她在說話之前，根本未曾揣摩到鴛鴦的心理。邢夫人平時與鴛鴦並沒有什麼深交，彼此感情談不上水乳交融，現在她忽然一下子要鴛鴦做妾，難怪鴛鴦要「滿臉飛紅，奪手不行」了。邢夫人一開始就走錯了棋子，說話又不知輕重，而最重要的一點，乃是她竟連那個「老廢物」的心理都不會摸到。一旦「老廢物」大發雌威時，她的全盤計劃便告粉碎了。

賈母對於邢夫人王夫人兩個媳婦，似乎一視同仁，但她之比較喜歡王夫人，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其中自然有因邢夫人之「愚弱」而造成的因素。如今鴛鴦事件發生，倒給了「老廢物」一個教訓邢夫人的機會。底下便是她的一篇訓詞：

「我聽見你替老爺說媒來了？你倒也『三從四德』的，只是這賢妻也太過了！你們如今也是孫子兒子滿眼了，你還怕他使性子？我聽見你還由着你老爺的那性子鬧。」

以上算是序言，當邢夫人回答「我勸過幾次不依，老太太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呢，我也是不得已見」之後，「老廢物」便發出長篇大論來了——

「他逼着你殺人，你也殺去！如今你也想想：你兄弟媳婦，本來老實，又生的多病多痛，上上下下，那不是你操心？你一個媳婦雖然幫着，也是天天『丟下把兒弄掃帚』……這會子，他去了，你們又弄什麼人來我使？你們就弄他那麼個真珠兒似的人家，不會說話也無用。我正要和你老爺說去，他要什麼人，我這裡有錢，叫他只管一萬八千的買去就是；要這個丫頭，不能！……」

且不管賈母拒絕邢夫人的目的不是為保護弱小而是爲了「留下他伏侍我幾年」的私利打算，總之，這一聲「不能」便把邢夫人「只知奉承賈赦以自保」的夢想破滅了。倒不知以後她再見賈赦的時候，如何交代？而賈赦是否因圖謀失敗而遷怒於她，書中既無記載，我們儘可不論。

可注意的是，由於邢夫人之愚弱，她在賈府中不妨被假定爲一個不受歡迎的人物。她畏懼丈夫，媳婦看不起她；兒子賈璉雖爲人中平，我們也看不出母子之間有什麼特別的感情。而她之失歡於賈母，更使她在榮國府中處處祇能維持一個尷尬的地位。大概她的一生，就只好如此混過去吧？

然而我却以為邢夫人無論怎樣愚弱，無論怎樣不得人心，她自有一種勝過王夫人的地方。簡單一句話，她在榮國府中從來不曾做過創子手。

王夫人以一個菩薩面孔的姿態，在短短數年中，已親手扼殺了兩條幼弱的生命——金釧兒與晴雯。前者是在她縝密的佈置下神出鬼沒，殺人於不知不覺；後者則以雷厲風行的氣勢大施殺手，不僅晴雯難逃死運，即如

芳官等一羣天真爛漫的小姑娘們亦遭池魚之殃，這兩次都是王夫人的傑作，所以我們切不可該信賈母的話：「你兄弟媳婦，本來老實，又生的多病多痛」；這種話，只好又作為「老廢物」的另一證明。王夫人並不老實，她最會撒謊，這我已在上期本刊「論王夫人」一文中說過。其實愚弱之輩，多數是老實頭，試看邢夫人為賈赦

進行的謀略，只有老實頭才做得出。退一步言，邢夫人縱不老實，也不致像王夫人那麼陰險。若說「多病多痛」，亦不足為王夫人的小人行徑辯護。邢夫人有許多缺點，我們並不否認，她在榮國府中出現，祇能算是一個

配角，所以我們很可不必討論她的重要性，不過有許多壞事情，乃由賈赦主謀，她並不會預聞；就是預聞了，她也不能為力。她既然依靠賈赦以自保，怎麼敢干涉賈赦的行徑？然如此一來，在賈府如山的罪惡中，她倒可

以不必負什麼責任的。

王夫人只有一點同賈府其他要人一樣，就是在階級利益上，她還不得不和他們取同一立場。因此儘管她本身同

一個小兵，其他人在後面搖旗吶喊而已。不能不跟着這個腐敗集團同進退。事實上以她那種可憐的知識，她最多只好做

世似乎不會怎樣好的；因賈府既被抄家，賈赦很有可能被充軍，則邢夫人下落如何，就非我們可以猜測了。

但我確信她在精神上所受的折磨，不會比王夫人強，其理由讀者自能領會，不必我再曉舌。

本刊徵文 歡迎參加

我最難忘的

題目：  
字數：二十字以上，八千字以下。

投稿日期：即日開始。  
來稿請用稿紙繕寫，並請附下作者照片。  
收件處：The Chao Foon Pree, P. O. Box No. 5, Petaling Jaya, Selang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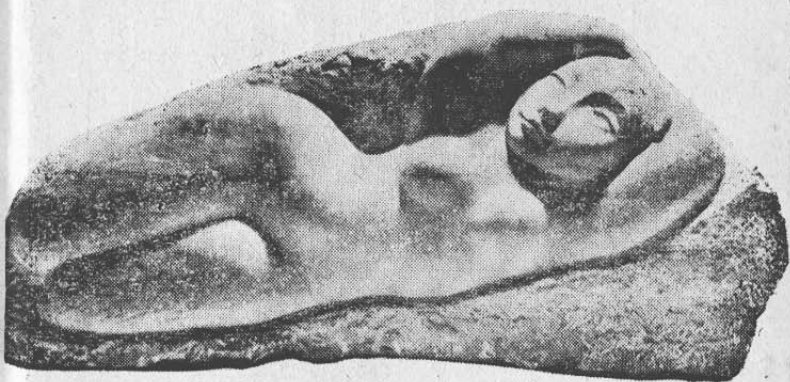
## 愛與罪的審判

一 「正在成熟豐收的季節，却過着飢荒的生活；本應該被恩愛流潤的嬌軀，反而受着仇視與責罵……」  
聽了妳如此含淚的敘述，我除了深深同情和惋惜以外，還能夠給妳甚麼呢？

二 我的情感是想做一個騎士，但我的理智却是一個懦夫；因為，我只能做一個愛莫能助和無能為力的同情者。

三

妳如今既然向我呼求，叫我怎能又不動情，但，誰敢保證我們因此不會墜入愛河，雖然過去我們原是多年好友，但我們過去是像白玉的一樣無瑕。



四 在年齡相仿的兩性間，太多同情與太多憤恨是同樣的危險，許多盲目的愛情及不幸的事件，無不都是在以上二種情形下所產生。

五 所以當妳再一次向我嗚咽的時候，我除了勸妳寬容和忍讓外，實在說不出能令妳歡笑的話。但因為我是妳的知己，我的心靈上無不背負着妳的不幸和痛苦。叫我怎麼辦呢？

六 同情沒有實際行動上的支援，如對苦難的人予以口頭慰問，雖使被同情者感到一種親情和溫暖……但不能解決實際的痛苦。

七 兩顆相愛的心靈聚在一起傾談時，那就是最美的詩、畫，和最偉大的樂曲，充滿了希望、安息、甘甜、力量……

八 當妳如花朶一樣向我綻開妳的笑顏和用情感向着我凝視的時候，我的心好像在大海上迷失了方向。

九 是的，我是妳心靈的避難所，但妳也成了我心靈的港灣，因為我的心靈之舟，老是停泊着：不再想遠航，乘風破浪了。

一〇 我的情感如春潮一樣，不來則已，如果一旦氾濫，我自己不但無法遏阻，也更受不了那顛簸之苦。

一一 盲目的愛來到人們心中，都是像病菌一樣；在人不知不覺間，甚至就正在人小心預防的時候，它就已悄悄潛入人的軀軀，滋長，擴展和變化。

一二 相聚雖使我們心靈歡欣跳躍，但亦使我們的心靈悵惘徬徨！

一三 我們都是將火星收藏在紙包中，今天難怪要燃燒了；我們不願它熾烈，但又無法使它熄滅，這真是苦啊！

一三  
雖然她本是個美好的人，但在近來我的心目中，她比以前更加美麗動人了！

一四  
是的，當愛的火燄將我們的神智燃燒到昏迷的時候，彼此總是埋怨着對方不够熱情，但，神智清醒以後，我們彼此又會不迭的悔恨自己的卑污和無理性的自私與貪婪。

一五  
我們肉體中雖是滿了污穢的罪，但我們心靈中却又是滿了清白可愛的真愛，我們有時真像是屬神的人，但却又似魔鬼的門徒。

一六  
我們一面希望對方拒絕自己的愛，並指斥自己這不光明而變質的情感，好讓自己羞辱得拾不起頭來，再也不敢去見對方；但彼此一面却又期望和懇求似的想着對方能像情人一樣張開兩臂，且毫無保留的來擁愛自己，我們的心是多麼矛盾啊！

一七  
當彼此的手像陰陽的電流相觸而緊握的時候，她雖然好似在死亡的邊緣抓住了生命、希望、幸福和力量，但我却像失足跌倒在她那出奇迷人有流轉光彩而又深湛明眸的海。

一八  
讓我能如她孩子一樣安息睡在她那溫馨、慈愛和豐滿起伏的懷中吧！或者讓我如她抱孩子一樣將她擁抱在我這堅實的臂膀裏，這想像多幸福啊！

一九  
我似乎很富有，但實際是窘困的。  
在幸福中想到這財富原屬他人所擁有的時候，我又多麼感嘆和汗顏！

二〇  
等候約好見面的日子，像風季守着漫漫長夜，等候着黎明一樣。  
思念成了我們每天生活的內容，不管是工作或是休息中，這是我們最大的享受，也是我們最大的苦難。

二一  
妳說我是妳生活的勇氣、食糧、期望……：真使我愧不敢當，但願我們的愛是永恆，超現實的愛護、了解、互免、忠實，而到我們離開這個世界，只怕這只是清醒時的理想啊！

不要讓我們的靈魂和肉體往來！

二二

朋友！理智是一枝無柄的犀利匕首，當我握着它走路的時候，我的心已在溇溇流血了！

二三

我們的靈魂已病入膏肓了，沒有感覺，分不清甜苦，看不見黑白，不知道罪與愛……：這昏迷的病幾時能清醒呢？快看醫生吧？

讓我們這熾烈焚燒的火，變為黎明前曦微中的晨光！

二四

多天不見，我們的心靈實在焦渴飢餓極了，我不想得到不是我們應得的美味，只要一些言語上的食糧或眼波中一些清碧深湛的海水，我們就已很滿足了。

二五

我們雖是沒有証據的縱火犯，但心靈在律法之前却抬不起頭來，只有承担着罪担。

我們總是做不了自己的主，在冥冥中老是被一種摸不到看不見的力量所擺佈，如被鬼迷了一樣，真神奇可怕！

二六

理智與情感是一對永世不能和平共處又老是愛糾纏一起廝殺不休的冤家。

我理智上的亮光是像寒夜裏小蠟燭的光一樣微弱，經風一吹就熄滅了，所以我們一直是走着黑暗可怕的道路。

二七

這不應有的愛情，像秋收時節不需要的雨水一樣，非但不能滋長稻禾莊稼，且反將他人辛勤耕種的菓實損折而歉收，這是多麼不可赦免的罪行啊！

二八

啊！  
如今我們已到不能不相見的境地了，如同人不能不見陽光和呼吸空氣一樣，人被窒息在黑暗中是多麼辛苦

當我看到港灣內的小輪雄壯的從我窗前駛過的時候，我的心靈已乘着輪去到那可愛的島嶼了。

二九

愛情缺少忠實，如同日光燈缺少「司他」一樣會失明。要想取得別人的信任，只有以自己的行為去見証。

三〇

嫉妬是一條三甲虫，專門愛生長在含苞待放的花蕊中，它只顧自己飽足壯大，都不知道那稚嫩的心葉如何受得了它那啃噬的痛苦。

三一

啊！  
妳是一個好施捨的富翁吧？那不是出于妳愛心的激動，而是藉這樣仁慈的事，好顯出妳有使人讚頌的財富

三二

妳心靈的海是浩瀚深湛美麗的，但如今翱翔的不是海燕，佇立着的也不是詩人，這真是遺憾！  
當鴿子同烏鴉一起翱翔，自以為是神仙的時候，人們除了嘆息和失聲大笑以外，還有甚麼好說的呢？

三三

當毒塵飛入人眼膜中的時候，這痛苦只有身受的人才能說出經歷，愛情同眼睛一樣是不能允許存着外界一絲微塵的。

三四

能呼吸及仇恨怒火的燃燒。  
我一夜沒有閉眼，心像一個在戰場上被隱藏的敵人暗中殺傷了的戰士，受盡流血的痛苦和窒息着我心胸不

三五

人說：女人對於說謊的機警智慧是天賦的，尤其關於兩性間的事更為突出。  
但她的謊言是爲了怕我懷疑還是在事實面前不得不推搪？



三六  
當她激動的含着滿眶熱淚，舉起手向上蒼宣示她對我忠實無二的心跡時，滿天雲霧雖是消散，但我的心却似要落雨了！

三七  
我慚愧又歡喜的伏倒在她面前，顫動的兩手抱着她的雙膝，我像孩子一樣請求着說：請赦免我對妳不信任的猜疑，這是我因為太過愛妳的原故，沒有嫉妬的愛情會像一杯水一樣平凡無奇！

三八  
如不是忍受不了思念妳痛苦的煎熬，我真還不好意思來呢！

三九  
愛情本是昇華境界的產物，如神殿靈爐中的火，所以請妳原諒我過去對妳的要求太苛，因為我對我自己也同樣苛刻。

四〇  
凡是被火燒的，都是在不經意和不提防間的，所以過去我不願意妳不避開那些跳躍在妳面前的火種。

四一  
愛情中有一點點的自私嫉妬，如廚師手中一道美餚加點醬醋一樣反而有特別可口的滋味。

四二  
別後的時光，像酷熱夏天一樣的漫長，使人窒息、不安和焦渴……難怪妳的花容亦萎黃了不少！愛情似是我們體內不可缺少的血液，當我們缺少了，恐將要貧乏而灰白的……

四三  
妳又說妳不想飲酒了，因為怕醉，但妳為甚麼還頻頻將妳所有的美酒和盤斟給我呢！朋友！豈知我早已醉了嘛？再飲，我失了理性真要做瘋狂的事了呀。

四四  
妳的不快樂就是我的憂傷，所以我看到妳眼睛潤濕的時候，我的心已碎了，如果我真能使妳快樂，我是會不惜犧牲一切的，別無他法。

四五

情慾像可怕的雲霾一樣蓋下來，使我心靈失去了光輝，沒有狂風吹起來怎麼辦？

四六

你說生命沒有春天那是死亡的景象。好！我就做你一次春天吧！使你枯萎的心靈再一次開花，但，這是罪衍啊！

四七

我們保守了肉體的貞操，但却失去了心靈的貞操，我們雖似清白，但實在已是污穢的了。

四八

當火在燃燒的時候，它雖明知道結局的悲慘可怕，但它本身是無法使自己熄滅的。

四九

雖是短的瞬間，但在生命上却是一個永恆，是愛的昇華，也是罪的彰顯，使我哭泣，也是令我們笑，使我們富有，也叫我們破產。

五〇

這愛情在我們身上如同嗎啡，初時雖使我們飄飄欲仙，但我們的人格與生命就將要被這愛情慢慢的破壞無遺了，不是倒地不起，就是誰也不敢沾我們的身邊。

五一

情與慾好像是一件很難分辨的綜合性產物，如今我們究竟在情中，還是活在慾裏，自己都無法知道。難道說靈肉一體才是人生真正的愛情嗎？

五二

我原是棵小常青樹，不知經過多少的大風霜，在人面前我依然是屹立青蔥的，但經過這場可怕火的焚燒，我的青翠已化為灰燼！我本是一條堅固的堤，但被情潮一衝，我就崩潰了，真可惋惜啊！

五三 黑暗不能與光明同在，所以我的頭抬不起來，在响亮的話語中，從此不會再有我的聲音。我雖活着却是死的一樣。

五四 我們好似有些小偷一樣，爲了要活下去，而不得已的做了竊犯，但這是多麼不光明的藉口？

### 五五

這不是肉體的琴瑟，而是靈魂的怔慄。  
當我們擁抱着的時候，我的嘆息是從靈魂深處發出的啊！

### 五六

當靈魂想到被盲目的情慾拖着向削壁懸岩的時候，它不由得暗自嗚咽了。  
靈魂在情慾面前是始終難以出頭的，如在極權暴君統治下的馴良人民，始終是被摧殘奴役着。

### 五七

當我想到我實在是不應該愛她，我的心又不能不愛的時候，我只有無言，悲憤痛哭！  
情感是一匹盲目的馬，當牠走錯了路的時候，總是逃不了良知的鞭撻，然而牠肩上無比的重負本已是够苦的了啊！

我們雖然蒙得過任何人的耳目，但騙不了那能鑒察世人心懷意念的神。別不相信宇宙間冥冥中有一位主宰，從孩子的病和他病中的囁語看來，也許就是神對我們要懲罰前的警告。

### 五八

我們不要再擁抱吧！聽！教堂的鐘聲响了。

爲着重建起我們坍塌破碎的生命、人格，我們只有使自己的心再度流血，但靈魂却會有着快樂和光采。

### 五九

天漸漸黑了，狂風暴雨都將要來到，我們不能再在海上揚帆遨遊，因爲我們的舟沒有航線也更沒有舵，這多危險呀！  
(下文轉二十頁)

# 回家

■張秀亞■

黝暗的車窗外，忽然現出了燈光，車愈前行，燈光愈多，愈亮了，……車進站了，我整理了一下旅行箱，提在手裡，裡面是一些書同稿紙，而在我的內心深處，藏放着的却是朋友們贈予我的珍貴友情。

綿密的春雨，點點滴滴的落在三輪車蓬子上，像是一位來迎者，在向我絮絮的訴說着一些近事。我感謝這殷勤的雨，走下天橋後，它原已沾濕了我的頭髮，如今，它又濡濕我的眼瞢了。

夜是靜的，路是長的，人行道邊的積水，映着路邊殘燈，閃現出藍色，使人頓憶起故鄉那一片湖水，我和它已是久違了。市街的確是太寂靜了，使人以為是置身於一本畫冊裡。小城中的人是慣於早眠的，只有路轉灣處的一個攤子，以它那盞如驢驢睡眼的煤氣



燈，與那一團團木棉似的蒸騰白汽，吸引幾個食客。三輪車慢慢的輾過一些街巷，我隔着車簾上的玻璃，看到一些人家的屋瓦都在雨中閃着光彩，我的目光在上面逡巡着，像是溫習着夢中的景色，我向那些街巷，那些屋宇，以及屋旁的樹木、電燈桿，輕輕的在打着招呼：「你們都好嗎？我又回來了。」

當走近我居住的那條深巷時，我看到了我親手縫製的那淡綠絨的窗幃，它在風中輕輕的飄着，那暗藍的雨濕的窗玻璃，映現出房內牆上掛着的舊畫：一片燃燒着的晚霞，我的心頭感到一陣溫暖。爬到那門柱上的藤花看來多可愛呵，每一朵花都在顫搖着，自那芳香的花心裡，似是抖落出一句美麗的晚禱。爲了使孩子們感到一次驚喜，我悄悄的跳下三輪

車，推開了那扇虛掩着的門扉，廚房裡燈光通明，爐上的水壺在沸騰着，小女傭坐在竹凳上，將頭埋在手裡，她大概已經入睡了，我走進孩子們的房裡，蘭蘭正在燈下寫着什麼，見了我，像一朵小火焰似的向我撲來。我走近桌邊，見她寫的原是一封未完成的信：

「媽媽，

你什麼時候才可以回來呢？我天天在唸華語課本中，朱自清的句子：盼望着，盼望着……」

我四面打量着，問着蘭蘭：「山山那裡去了？」蘭蘭向屋角紙門邊指着：「這不是嗎，他最近當選了班上的副級長，很神氣呢。」

我靠着床上那個合衣而寢的小人兒，我想笑，又要流淚，可憐的副班長！頭髮長得有半寸多長了，上面還帶着一些草莢，大約自媽媽離去後就未曾修剪過，學童制服上的四顆鈕扣，只餘兩顆了，而且這兩顆也是搖搖欲墜的樣子。手指間猶捏着一張泰國的舊郵票，大概在欣賞這枚郵票時便走入夢鄉了。他的床頭不知什麼時候添置了一只火柴箱改造成的簡陋鳥籠，一隻小鶯鳥在那狹隘的小室中悲鳴着，大約是懷念她昔日的森林吧。據蘭蘭說，這是山山在門口捕來的。

「是個跛足的鳥兒，他抓到有什麼稀奇！」她輕輕的搖着那一頭短髮，帶着鄙夷的神情，我拍着她的肩，哄她睡下，更爲山山加了被單，可憐的孩子，大概自媽媽去後他太寂寞了，才抓來那隻跛足的鳥兒！窗外的雨聲漸大，我走過去關窗子，依稀看到窗前的洋栗子樹比我離家時高大了許多，星芒狀的葉子

在風雨中招展着，像一片小手掌。

轉過身來，我走入書室，才三十幾天呢，這房子幾已變成一片小型的沙漠田了，桌上椅上，是一層塵土，而案頭擺的那隻塑膠的帆船，也似忘記了它應該是逍遙於水上的，已完全輕籠在塵土的薄紗裡了。我檢視着當日匆匆離去時丟在桌上的日記冊，在二月十日的這一天上，寫着極潦草的幾個字：「取衣，買車票，請李家老太太來照看門戶。」

日記冊旁邊，是一疊稿紙，上面只寫了一個題目：「星河」。

題目下面，更附註了一行小字：「歸夢隔星河，又被浪聲攪碎。」

我展看着那些字迹，好像那是很多年前寫的了。泡了一杯清茶，然後，我又燃着了一枝香烟，雖然我並不會吸，但是我愛看那氤氳的乳白烟紋。我在椅子上坐了下來，望着短牆外透過來的鄰家的燈光，以及他們那不分明的，夾雜在雨聲中的低語。我的倦意消失了，聽着廚房中水龍頭滴水的聲音，聽着孩子們的鼾聲，我感到家的滋味。我像是一個學童，在外面渡過了他的假期，然後又回來，坐到他課室的板凳上，他該補寫他的課題了，我也該讀我所該讀的，寫我所應寫的，向着那些被我冷落了一個多月的紙筆，我投以歉然的微笑。我拿起了案頭的貝殼，它仍然記得大海的聲音吧，那隱隱澎湃的波濤，似是掠過我的耳邊。我也仍記得那小住過一個月的大城市聲，它們像是風琴上的最低鍵盤，在我的心中起伏着……一個

多月以來在北市繁忙的生活是過去了，但那兒一些友人的深厚友情却將在我的心中永存，它將像一朵百合，在我的心中吐着永恆的芳香。我的心靈，正如一個朋友送我的那只玉色的花鉢，其中將永遠盛開着友情的花朵。

「回來了。」我低聲的向自己說，然後，我展開紙，擲起筆管……，寂靜中，我意識到雨已經停了，黎明像一隻鳥兒，自不可知的遠方展翅飛來，我的窗前，似已聽到了那銀色的啾啾，我打了一個欠伸，預備起立來迎接它。

(文接第十七頁)

六〇

雖然妳可以離婚，但我實在不願將自己幸福建造在別人的痛苦上，享受着搶劫來的財富，那幸福是何等的耻辱，除非他一心要拆毀他的瓊樓，我當和妳重建起幸福。

六一

走錯了路，我們就應該趕快回轉。

絕不能以為自己已做過了盜劫，我們就要干脆做這不光明的行檔到底，乘如今尚無人發覺的時候，我們還是早點回頭吧！

六二

愛情本是我們人生黑暗旅途中燈籠裏的燭，但道德却是那紙糊燈籠的罩子，如果我們稍一不小心，燈籠罩子就將要被自私貪婪的慾火焚燒，所有燈籠沒有了罩子，即是所有愛情失去了道德，這社會黑暗何堪想像。

六三

我們不用律法來審判自己，因為我們的良心就是一位公正的檢察官，在尊嚴的人格與良知面前，我們所謂奸夫淫婦怎敢不低下頭來，但我們的心頭已恢復了亮光，如同晨光重照在人間！

湘潭黎家子弟的聲光

温梓川

一三十年代可以說是個多姿多彩的年代，文學、藝術、音樂都呈現了燦爛輝煌的時代。那時正是中國的新文學、藝術、音樂在五卅運動以後的發展階段。在音樂方面來說，今日從大陸逃亡到美國的著名提琴家馬思聰，當年還是在法國以神童姿態，稱雄於時。同時又有所謂爵士歌曲的流行，因此也產生了不少「爵士歌王」和「爵士歌后」。迨保羅·懷德曼（Paul Whiteman）出，要以演奏古典音樂的手法來演奏爵士歌曲，從而產生了不少當年非常流行，非常悅耳，旋律又非常美妙的所謂「時代曲」，諸如：「清晨三點鐘」（Three O'Clock in the Morning）在當年非但風靡一時，膾炙人口的百聽不厭的時代曲，而且直到三四十年後的今日，仍然為音樂愛好者所欣賞，還時常可以聽見電台播唱，唱片也一直銷行不衰。就在這時期，在上海也出了一個所謂「時代曲」的最有名的作曲者黎錦暉其人。

黎錦暉為湖南湘潭望族，黎家世代書香，人材輩出，黎錦熙先生為一代語文學家，眾所週知黎錦明先生為著名文藝作家，近年蜚聲于英美文學界的黎錦揚先生均為時人所共知的人物。那時因為歌舞團的在歐美異常盛行，其中最著名者莫如齊格飛歌舞團。黎錦暉得風氣之先，乃撰「葡萄仙子」，「麻雀與小孩」，「小小畫家」，「月明之夜」，「可憐的秋香」等歌譜，辭句俚俗，音樂簡單，中華書局陸費伯鴻以鉅資購得版權，且延聘錦暉為主撰人，專出版此類兒童歌曲，為各小學校所樂于採用，以作游藝會演出的主要節目。後來他因「月

明之夜一風靡一時，便組織了一個「明月歌舞團」先後到馬來亞各地以及中國各大商埠巡迴演出，也是以這些歌劇來壓場。記得當時該團沒有男角，每到一地表演，即拉湊當地的新聞記者或小學教師來客串，如「可憐的秋香」一劇，就需要一個男角牽着他的女兒出場，另外一個歌手唱出他們的心聲，男角既不要舞，也不要唱，所以人人都可以臨時充當。

明月歌舞團當年擁有黎明暉、王人美、黎莉莉、白虹、胡茄、張靜、徐來和藍蘋等名演員人，雖為一時之選，唯當年皆屬黃毛丫頭，其中以張靜、藍蘋、黎明暉、徐來、王人美等人最多新聞，供人作茶餘酒後的談話資料。

張靜原名于立羣，為大公報駐日女記者後因肺病自殺的于立忱的妹妹，于式枚的侄孫女，廣西賀縣人，她們自幼在北平生長，又是家道中落的官宦人家，從影後改名黎明健，那時大概還是不滿二十來歲的小姑娘，梳着兩條小辮子，一身藍布衫，樸實得有如鄉下姑娘。她也和藍蘋一樣，後投入電影界並不走紅，只當了二三流的小明星。抗戰軍興，她也加入救亡隊伍，因此和郭沫若認識，後來輾轉到了武漢，又碰上了他。結果把原來準備到延安去的本意打銷了，嫁了「別婦拋雛斷藕絲」的郭沫若，養了四五個孩子，一直到現在，大概已是四十來歲的徐娘了。

藍蘋脫離「明月歌舞團」後，加入金山、趙丹等人組織的「實驗劇團」演話劇，不甚得意；入藝華電影公司從影，生活很清苦，每月大約賺得美金三十元之譜，住在上海市近郊康腦脫路金司徒廟附近的電影公司的宿舍裡，旁邊是上海公共汽車總站。老闆是當年在上海非常吃得開，風頭甚健的嚴春堂，她經常窮得要命，膳宿雖然由公司供給，但却窮得連坐公共汽車的車資也時常沒有。有時到上海市中心去看一場廉價電影，往往還得步行三哩多的路程。她雖然生有一張漂亮臉孔，一個窈窕的身材，卻沒有什麼卓越的演劇天才，只是口齒伶俐，有一副悅耳的聲音和嬌媚迷人的姿態，走紅不起來，自始至終不過是一個二三流的角色而已。她進「藝華」不久，就纏上了編劇的唐納，打得火熱的時候，恰巧他又得率領外景隊到長城古北口一帶去拍「逃亡」一片。唐納原名馬季良，他除了當演員，還會編劇，而且還在上海晨報寫影評，他因為對中西文學與戲劇藝術都很有修養，所寫出來的文章，也頗有斤兩。在抗戰期中，他編著的「中國萬歲」一劇，在武漢演出，轟動朝野，他和小老闆嚴劭羣原是蘇州桃塢中學，和上海梵王渡聖約翰大學的同學，感情很好，因此也很得小老闆的信任，他率領了演員以及工作人員三四十人，遠赴關外，藍蘋的情書便如雪片紛飛，以慰戀情。等到外景一拍完，便立即披星戴月不停蹄地趕返上海，和藍蘋結婚。

他們的結婚，也別開生面，當時還聯合趙丹和葉露茜，顧而已和杜小鵬，趕赴杭州六和塔下，由沈鈞儒証



婚，舉行集體結婚，象徵他們六個人共偕白首的吉兆，當年這件韻事，曾轟動全國，傳為佳話。可是婚姻並不美滿，結婚不到一年，這三對鴛鴦都先後拆散，各奔前程。藍蘋曾對人說：「我自少愛好武俠小說，喜歡勇敢的英雄人物，唐納一身脂粉氣，嫁到這樣的丈夫，那裡有幸福可言？」唐納却爲了她的離開，曾經喪魂失魄了一個時期，流了不少眼淚，甚至還買醉吳淞江口，準備跳江自殺，終于被朋友拉了回來。好心的朋友還去勸藍蘋回心轉意，破鏡重圓。誰知藍蘋却表示說：唐納的眼淚即使匯成汪洋大海，也浸不軟她的心腸；如果唐納自殺成功，她還會送去一個大花圈；他現在既然死不去，連一個花圈也省下了，別的也不必再談了。她爲了唐納太「軟」，終于在一九三六年間移愛于戲劇家章泯。

章泯原名謝韻心，是一個卓越的編劇家，他因爲導演話劇「大雷雨」和「羅密歐與朱麗葉」，轟動過整個中國劇壇。他和藍蘋一度宣告同居，但是他是有婦之夫，並且還有一個十歲左右的孩子「克林」。許多朋友爲了這件事，會分別向他倆相勸，結果還是無效。

章泯說：「我們志趣相投。」

藍蘋說：「爲了取得事業上的合作和互助，所以我們要同居。」

於是章泯太太出走了。

抗戰爆發後，多少亂世男女，視離合爲平常，章泯和他的太太「破鏡重圓」，奔赴內地，最初和鳳子時在桂林「國防劇社」工作，後來至武漢，輾轉入重慶，與伊虹合編「新演劇」雜誌。

章泯精通法文，以前用「何連」或「顧昆」兩個筆名發表的戲劇文章，多半是從法文譯出的。一九六七年夏，據報上電訊所傳，說是藍蘋的姓謝舊情人遠在法國巴黎開餐館，大概是章泯而說，因爲唐納現仍居上海。至于藍蘋離開章泯後，便遠走延安，進入陝北「抗日大學」，投到毛澤東的懷抱裡去，改了江青的名字，成了大陸紅潮的煊赫人物了。

至于黎明暉，不知者，人多以爲是錦暉的女兒。其實是錦暉視爲己出，與養女無異。後從影入大中華百合公司因主演「小廠主」成名，先後復主演「戰功」，「透明的上海」，「殖邊外史」，「可憐的秋香」，「柳暗花明」等影片。在三十多年前，她正當及笄之年，遠走香港，遇鄭國有及馮某，構成三角戀愛關係的中心人物，終因奪愛肇成鎗殺案，馮某死于槍下，鄭國有則有唆使之嫌，被判死刑，後以香港各界人士請願聯保，改囚無期徒刑，英女皇伊莉莎白二世登基時大赦，年前病逝香港。

明暉後嫁上海足球名將陸鍾思，在大陸變色前，仍獨在台灣中國旅行社做事。近况則不詳。她是一九一〇年出生的，六歲在北平孔德學校念書，中學和邵力子夫人傅學文同學，十五歲加入「明月歌舞團」唱歌跳舞，

十六歲開始拍電影，她表演歌舞的時間比拍戲的時間長，她第一部片子是和張織雲合拍的「戰功」，最後的一部片子却是和趙丹合演的「清明時節」，現在屈指算來，她已是五十八歲的垂老徐娘了，恐怕也已做了祖母和外婆了吧。年前在報上看到關於她的一則消息，說她曾有過一個時期和她的女兒住在一起，她現在傳學文創辦的培新托兒所當總務主任。

錦暉後娶徐來，生一女名白鳳，鍾愛有如掌上明珠，惜因癆病夭癆。徐來為浙江紹興人，入電影界後頗走紅，而錦暉境處則殊劣，且貧困不堪，以徐來視為奇貨，嘗假新仙林夜花園發起電影皇后加冕，胡蝶據影后寶座有年，並不欲他人染指，曾設法多方阻撓。錦暉幾功敗垂成，幸得杜月笙支持，始勉強成禮。因此人多以老牌皇后稱胡蝶。致胡蝶終身懷恨。後唐生智賦閒在滬，日與杜月笙、張嘯林輩作方城戲清悶，他的弟弟生明，因子座間得識徐來，驚為天人，時以汽車迎送徐來，日久生情，遂與錦暉化離，改嫁生明，現仍困居北平。錦暉為人頗塵齷，從不請客，惟每有飯局必應時而到。有一次，葉澄衷之孫，綽號「小抖亂」的葉仲芳，在文人雅士最喜宴集的上海四馬路會樂里口的大菜館倚虹樓大擺筵席，他代黎錦暉具名發了二三十張請帖請客。仲芳另發一張請帖由自己具名請錦暉。錦暉向來只吃不請，現在見吃自然準時貿然而到。一張長台兩邊坐滿了人客，仲芳自己坐東首主席，將西首主席留給錦暉，錦暉也胡里胡塗坐下便吃；到散席時，大家前來向他握手道謝，他始覺詫異，但仲芳也走前來向他道謝。他詫異說：「不是你請客嗎？」

仲芳也佯作詫異說：「不是你請客嗎？」說着還取出一張帖子，主人名下果然赫赫寫着「黎錦暉」三字。仲芳當下又向未散的朋友，「有帶着請帖的嗎？」

因為大家事先安排好，也就不約而同地取出帖子來，全是「黎錦暉」具名的帖子。

錦暉大呼上當，忙叫西菜社管事前來問個明白。管事肯定的說：「不是黎先生親自打電話來的嗎？水牌上還寫着黎先生請客的大名。」

錦暉打着湖南腔說：「莫得是有鬼哈？」

可是管事已把賬單送來請他簽字，他方知道須破鈔五十多塊錢。在當年這筆錢簡直供一家數口一個月的生活費用。後來他聽見有飯局，大有談虎色變之概，必先打電話問個明白是誰請客才敢赴宴。

當一九二五年或一九二六年間，黎錦暉率領的「明月歌舞團」巡迴到板城時，是在剛落成不過五六年的露

野戲院（Royal Theatre）演出。這間戲院原是板城名紳顏五美的物業，最奇特的便是時常可借給僑衆在這裏集會，如一九二三年間江亢虎博士以「社會主義學者」的身份，到板城來作學術演講，也是在這裏舉行。這間戲院就是現在板城路的奧迪安（Odeon）戲院。「明月歌舞團」到板時，恰值農曆九月初，正是雨季時節，天

天毛毛雨下個不停，而明月歌舞團每天兩場演出，觀眾仍非常踴躍，賣座並不因此受影響；甚至越演越旺，日子一久，那些歌舞簡直不能滿足觀眾的需求，非排新歌舞簡直無法應付，因此才以西洋歌調譜出「丁香山」等歌曲來應市。尤其是「毛毛雨」和「桃花江」兩首後來風行一時的歌曲，也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產生出來的。據黎錦暉事後對人說，「毛毛雨」是他有感而寫的即景歌曲，也很配合當時風雨如晦的環境。至于那首「桃花江」，所歌詠的也正是板城。而所謂「桃花江」也者，却是湖南益陽縣，在資江的支流，離城三十華里的一個小鎮。湖南有湘江、沅江、資江、澄江四條大江，其中以湘江最大，貫湖南南部中部，沅江、資江、澄江都在湖南西部；據到過那裏的朋友說，那裏一片平蕪，陵秀谷茂，並非以美人著稱。原來黎錦暉的老太爺早年就在那裏當過小差，他幼時自然隨侍在側，童年的記憶自然最是深刻，他把板城少女的印象串進「桃花江」的舊夢裏也並不足奇。「桃花江是美人窩，桃花千萬朵，比不上美人多」簡直就是美麗的謊。其實他是在指當年的板城而言，也正是心理學家所謂曼伊帕（Meipe）是也。

黎家尚有一個作曲家，他就是黎錦光兄，他那首瘋魔了一三十年的流行曲「夜來香」，至今還膾炙人口，甚至還流行到歐美去。記得是在一九三三年春，我南行省親，搭的是法國郵船「波托號」，恰巧和他同房艙，因此相識。他下船那天，來送行的人不少，男男女女幾乎全是聯華影片公司的電影工作人員，在碼頭上熙熙攘攘，好不熱鬧。開船後的第二天，他茶飯無心，老是躺在床上。起初我以為他暈船，不然是害懷鄉病。後來才知道並不是那麼一回事。他的床頭放着一大疊他和王人美遊西湖時合攝的紀念照片，其中還有幾幀兩人在畫舫上擁吻的鏡頭。原來他的愛人就是王人美。男女戀愛真難說，其實人美並不美，皮膚黝黑，她是中華書局小友週刊編輯之一的王人路的妹子，原為「明月歌舞團」團員，後入聯華影片公司，主演「野玫瑰」，致有「野貓」的雅號，以拍「漁光曲」成名，她所唱的那首任光撰的「漁光曲」，至今仍有口皆碑。因思想左傾，嫁給以「人道」成名的影帝金鎰。王人路和黎錦暉均反對最烈，喧騰報章，惟終告結婚，無可奈何。金鎰原名金德鄰，人多以為他是朝鮮人，其實他是黑龍江人。過去在天津南開讀過書。他的眼睛有些遲鈍，據說是哭傷的，至于為甚麼而致哭傷，却不得而知。他在一九二六年間踏進「黑暗的電影圈」，每月只拿幾十塊錢的薪水，連肚皮也吃不飽，一九二八年加入「南國社」，先後演過話劇「湖上的悲劇」裏的楊夢梅，和俞珊合演「莎樂美」，他演叙利亞少年的約翰，名噪一時。他和人美結婚時，斗室如蝸，客不期而至者百餘人，無以宴客，只得購些肉脯冷食雜陳桌上，請客親手抓撕，賀客大樂，以為別開生面的宴會，實為今日盛行自助餐的創始。錦光兄遠赴巴黎攻音樂，原來是為失了戀，才化悲憤為力量。船到西貢時，我和他在西貢躍躑，有兩個晚間，在湄公河畔的酒吧對飲，一面靜聽從河面上不時傳來安南船娘的清脆悅耳的歌聲，一面促膝長談，直至午夜已過，才

與盡同船。

有一晚就在那裏的朦朧的燈光之下，他向侍者討了紙張，在酒案上作起歌曲，也就是那首至今猶膾人口的「夜來香」。我聽他說起，才知道他起初是爲「明月歌舞團」作了不少歌曲，後與兄錦暉不睦，才投入聯華影片公司，有不少影片的插曲是出自他的手筆。當年我不大喜歡欣賞中國影片，因此對於中國電影插曲的作者也一無所知。他以眼前的卽景，把安南船娘清脆悅耳的歌聲，譜成別有一番情調的新歌，又何嘗不是心理學家說的曼伊帕呢？他後來娶白虹，能歌，中音最佳，後入聯華拍電影，終因體漸肥碩，腰肢不復健美，遂退出電影圈。至于曼伊帕是甚麼，照最近去世的法國文豪莫洛亞（Andre Maurois）的說法，文藝作品也便是文學家的「曼伊帕」。他說「曼伊帕」在我們的花園裏，可也不在我們的花園裏；凡大藝術家都有創造另一世界的特權；那個世界，對於一般認識過的人是和實在的世界同樣的不可少。他那一番話，也正是現代變態心理學的話；佛洛伊德以爲一切文藝作品和夢一樣，都是慾望的化裝，它們都是一種彌補。實際生活上有缺陷，在想像中求彌補，於是才有文藝。傅雷先生在莫洛亞的「曼伊帕或解脫」一書的中譯序文說：「藝術是幻想的現實，是永恆不朽的現實，是千萬人歌哭與共的現實。」如果爲了更容易瞭解起見，「曼伊帕」也就是所謂「幻想世界」是也。時至今日，所謂「時代曲」，好像都遠離了幻想世界，似乎從打破玻璃所發出來的聲響，變成爲大吵大鬧的叫囂，既沒有「音」，也沒有「樂」，只有叫喊和聲響而已。有人說，「時代曲」經已變成了「時代哭」，又何嘗不是有感而發呢？

至于上文提到的黎錦明，成名很早。一九二四年間，他的作品先後在「小說月報」、「文學週報」上發表，今年大約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十四歲時因醉心于美術，中學畢業後便從家鄉湘潭跑到北平，進了美術專門學校專攻圖案系。可是不到兩年，便離校入大學，對西洋文學才發生了興趣。後南下到上海，爲了生活，跑到廣東海豐中學去教了一個時期書。他的「塵影」一書，就是描述當年海陸豐農民暴動的史蹟。他後來到鄭州去辦報，不久辭去到河北大學教書。他的著作計有「貧昭」、「馬大少爺的奇蹟」、「烈火」、「一個自殺者」、「破壘集」、「蹈海」、「卷」等十多種。

## 請訂閱本刊

請將訂費郵寄：The Chao Foon Press, P. O. Box 5,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私戀

■ 黎 白 ■



三十年是一段漫長的歲月，從桂林到香港而到馬來西亞是一段漫長的道路；然而，時間和空間都不能使我忘却童年的一段往事。是的，我永遠忘不了那一段往事，也永遠忘不了玉卿嫂，……

我和玉卿嫂真個有緣，難得我第一次看見她，就那麼喜歡她。

那時我奶媽剛走，我又哭又鬧，天天我都逼着媽要把我奶媽找回來。有一天逼得她冒火了，打了我一頓屁股，罵道：「你這個娃娃怎麼這樣會扭？你奶媽的丈夫快斷氣了，她要回去，我怎麼留得住她？這有甚麼大不了的，我已經託矮子舅媽去找人來帶你了，今天就到。你還不快點替我背起書包上學去，再要等我來抽你不是？」

我給攆了出來，窩得一肚子悶氣。吵是再也不敢吵了，只好走到窗戶邊有意嘍咕幾聲給我媽：「管你找甚麼人來，橫豎我不要，我就是要我奶媽！」

我媽在裏面聽得笑着說道：「你們聽聽，這個小鬼脾氣才僵呢，我就不相信他奶媽真個有寶不成？」

「太太，你不知道，容哥兒離了他奶媽連尿都撒不出了呢！」胖子大娘的嘴巴頂刻薄，仗着她在我們家做了十幾年的管家，就倚老賣老了。我媽講話的時候，她總愛搭幾句辭兒湊湊趣，說得我媽她們全打起哈哈來。當着一大堆人，這種話多難聽。我氣得跑到院子裏，把胖子大娘晾在竹篙上的白布衫裝一把扯

了下來，用力踩得像花臉貓一般，然後才氣咻咻的去催車伕老會拉人力車送我上學去。

就是那麼一氣，在學堂裏連書也背不出來。我和隔壁的唐道懿還有兩個女生一起關在教室裏留堂。唐道懿給老師留堂是家常便飯，我可是讀到四年級來破題兒第一遭，不用說，鼻涕眼淚早塗得一臉了。大概是我寫完大字，手上的墨還沒有洗去，就往臉上亂摸，不曉得成了一個甚麼樣子，跑出來時，老會一看見我就拍着手，笑彎了腰。我狠命的踢了這個湖南騾子幾下，踢得他直叫要回去告我媽。

回到屋裏，我輕腳輕手一溜烟跑到樓上，躲進自己房中去了。我不敢出聲，最怕他們曉得我挨老師留堂。那曉得才過一下子，胖子大娘就扯起喉嚨上樓來找我了。我連快鑽到帳子裏去裝睡覺，胖子大娘搖搖擺擺跑進來把我抓了起來，說是矮子舅媽帶了一個叫玉卿嫂的女人來帶我，在下面等着我。我媽要我快點去見見她。

矮子舅媽能帶甚麼好人來？我心裏想她老得已快缺牙了，但看上去才和我十歲的人差不多高。我頂討厭她，我才不要去見她呢。可是，我媽的話不得不聽。我問胖子大娘，玉卿嫂到底是個甚麼樣子的人，胖子大娘眯起眼睛笑道：「有兩個頭四隻眼睛的，你自己去看吧，看了她，你就不想你奶媽了。」

我下樓到客廳裏時，一看見站在矮子舅媽旁邊的玉卿嫂，却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氣，好爽淨，好標緻，一會月白色的短衣長袴，腳底一雙帶絆的黑布鞋，一

頭烏油油的頭髮鬆鬆地挽了一個髻兒，一雙杏仁大的白耳墜子却剛剛露在髮腳子外面，淨扮鴨蛋臉，水秀的眼睛，看上去竟比我們桂林人喊作「天辣椒」的如意珠那個戲子還俏幾分。

我也說不出甚麼道理來，一看見玉卿嫂，就好像跟她親近的。我媽問我請玉卿嫂來帶我好不好時，我忙點了好幾下頭，也顧不得賭氣了。矮子舅媽跑到我跟前跟我比高，說我差點冒過她了，又說我愈長愈體面的。我真不愛理她，一逕想找玉卿嫂說話。我媽說我的臉像個小叫化，叫小丫頭立刻去舀洗臉水來，玉卿嫂忙過來說讓她來幫我洗。我拉着她跟她胡謔了半天。我好喜歡她一身打扮，尤其是她那對耳墜子，白得一閃一閃的，好逗人愛。可是，我仔細瞧了她一陣子時，發覺原來她的額頭竟有了幾條皺紋，笑起來時，連眼角都拖上一抹魚尾巴了。

「你好大了？」我洗好臉忍不住問她道。她笑了起來答道：「少爺看呢？」

「我看不出，有沒有三十？」我豎起三個指頭吞吞吐吐的說。

她忙搖頭笑道：「沒有那麼年青，早就三十出頭嘍！」

我有點不信，還想追着問下去，我媽把我的話頭打斷了，說我是傻仔。她跟玉卿嫂講道：「難得這個娃仔和你投緣，你明天就搬來吧，省得他扭得我受不了。」

矮子舅媽和玉卿嫂走了以後，我聽見我媽和胖子

大娘聊天道：「她就是花橋柳家他們的媳婦，丈夫抽鴉片的，死了幾年，家道落了，婆婆容不下，才出來的。她也是個體面人家的少奶奶呢，可憐窮了有甚麼辦法？矮子舅媽講是我們這種人家她才肯來呢，我看她倒蠻討人喜歡。」

「只是長得太好了些，只怕——哼，——是非多呢！」胖子大娘又在挑唆了，她自己醜就不願人家長得好，我媽那些丫頭長得好些的，全給她擠走了。

## 二

我們中山小學的斜對面就是高陞戲院，是唱桂戲的，算起來是我們桂林頂體面的一家了。角色好，行頭新，十場戲倒有七八場是滿的。我爸那時在外面打日本鬼，蠻有點名氣，戲院裏的那個劉老闆最愛拍我們馬屁，我進了戲院不但不要買票，劉老闆還吡着一嘴銀牙，趕在我後面問我媽好，拿了瓜子又倒茶。我白看了戲不算，還很有得嚼頭。所以，我放了學天時早的話，常和老會到戲院裏逛逛，回去反正我們都不說出來，總沒吃過我媽的排頭。有時我還叫唐道懿一起去，好像我作東一樣，神氣得了不得。我和他都愛看武戲，甚麼黃天霸啦，白玉堂啦，打得最起勁。文戲我們是不要看的，男人家女人家這麼你扯我拉的，肉麻死了。

我跟唐道懿溜到後臺去瞧那些戲子佬打扮，頭上插起好長的野鷄毛，紅的黑的顏料直往上去抹，好有意思。因為我從小就長得胖嘟嘟，像個粉團兒，那些戲

子佬看見我愛得要命，一窩蜂跑過來逗我玩。我最喜歡唱武生的雲中翼，好神氣的樣子，一桿銀槍要在手中，不見份量似的，舞起來連人都看不見了。那個唱且角的「天辣椒」如意珠也蠻逗人喜歡，眉眼長得好俏。我就是不愛看做小生的那個露凝香，女人裝男人，拿起那把扇子搖頭擺尾的，在臺上還專會揩油呢，怎麼好意思！此外，還有好多二流角色和幾個新來的，我都不大熟，但臉譜兒和名字我倒還記得。

我見過玉卿嫂的第二天，一放了學，就飛跑出來催老會快點送我回去。唐道懿追著出來，又要我帶他去看戲，說是這天做「關公走墨城」呢！我上了車回答他道：「明天我再帶你去，今天我沒空，我要回家去看玉卿嫂。」

「誰是玉卿嫂啊？」他大驚小怪的問。  
「就是我的新奶媽哪！」我喊慣了奶媽，一時改不過口來。

「哈哈，容容這麼大個人還要請奶媽來餵奶呢！」唐道懿拍着手來羞我，兩道鼻涕跑出來又縮了進去，我漲紅了臉罵他幾聲放狗屁，連忙叫老會拖車子走了。

我一進了屋就嚷着要找玉卿。我媽說她早來了，在我房裏收拾東西。我三步作兩步的跨到樓上房中去，看見玉卿嫂正低着頭在鋪她的床。她換了一身亮黑的點梅紗，兩隻手膀子顯得好白淨。我覺得她實在長得不錯，不過她這種漂亮，一點也不像我們家剛嫁出去那個丫頭金嫻，一付妖嬈嬌俏的樣子。她一舉一動

總是那麼文文靜靜的，大概年紀倒底比金嫻大得多，不像金嫻那麼整天瘋瘋癲癲的了。我輕腳輕手的走到她後面，大聲喝了一下，嚇得玉卿嫂回過頭來，直拍着胸口笑道：「我的少爺，你羞點把我的魂都嚇走了。」我笑得打跌，連忙撲向她身上跟她鬧着玩。我跟她說，她來帶我，我好開心。那幾天我奶媽不在，我一個人睡在樓上，怕得不得了，夜晚尿尿了也不敢爬起來撒，生怕有鬼掐腳似的，還落得胖子大娘取笑半天。我跟她在房裏聊了好一會兒，我告訴她我們家裏哪個人好，哪個人壞，哪個人頂招惹不得。玉卿嫂笑着說道：「管他誰好誰壞，反正我不得罪人，別人也不會來計算我的。」

我忙搖着手說道：「你快別這麼想！像胖子大娘吧，就壞透了，昨天她在講你長得太好了，會生是非呢！」

### 三

大概玉卿嫂確實長得太好了些，來到我們家裏不上幾天，就出了許多事故。自從她跨進了我們大門，我們屋裏那羣齋狠了的男光棍們，竟如同蒼蠅見了血，玉卿嫂一走過他們跟前，個個的眼睛瞪得牛那麼大，張着嘴，口水都快流出了似的。胖子大娘罵他們像狗舐屎一樣，好饞。這夥人一背過臉，就嘖嘖喳喳，不知在鬧些甚麼鬼。我只是聽不見罷了，要是給我捉到他們在嚼蛆混說玉卿嫂，我可就要他們好看。有一晚吃了飯，我去找門房瞎子老袁，要爬到他



肩上騎馬馬嘟嘟，到我們花園去採玉蘭。我們花園好大，繞一圈要走老半天。我最喜歡騎在老袁肩上，爬到樹上去摘花了。其實老袁這個人模樣都好，就是太愛看女人。胖子大娘講他害火眼，準是瞞女人瞞出來的。我走到大門口，看見他房裏擠了好些人在聊天，湖南騾子老會，廚房裏打雜的小王，還有菜園裏澆糞的秦麻子，一羣人交頭接耳不知在編派誰。我心裏很不受用，忙墊了腳走到窗戶底下，豎起耳朵用力聽。

「媽那巴子！老子今天早晨看見玉卿嫂在晾衣服，一雙奶子鼓起那麼高，把老子火都勾了上來了。呸！有這麼俏的婊子，和她睡一夜，死都願了。」講話的是小王。這個人頂下作，上次把我們家裏一個丫頭睡起了肚子，我媽氣得把他攆了出去，他老子跑來跪倒死求活求，我媽才算了。

「你呀，算了吧，舐人家的洗腳水還攀不上呢！老會和小王是死對頭，一講話就要頂火的。」

「罷！罷！罷！」老袁搖手插嘴道：「這幾天，你送小少爺回來，怎麼一逕趕着要替少爺提書包上樓呢，還不是想去開開竅？」講得他們都笑起來了。

老會氣得啞呀唔呀的，塞得一嘴巴湖南話，說也說不清楚。

秦麻子忙指着老袁道：「你莫在這裏裝好人了，昨天玉卿嫂替太太買柿子回來，我明明睇見你忙着狗顛屁股似的去接她的籃子，可不知又安着甚麼心！」

幾個人七嘴八舌，愈講愈難聽，我氣得一脚踢開了門，又起了腰，恨恨的罵道：「喂！你們再敢多說

一句，我馬上就去告訴玉卿嫂去，看她饒不饒得過你們。」

那曉得小王却涎着臉笑嘻嘻的向我求道：「我的好少爺，別的你千萬莫跟她說，你只問她我小主要和她睡覺，她肯不肯？」

那幾個鬼東西閃然笑了起來。我讓他們笑呆了，遲疑了好一會兒，連忙回頭跑到樓上找到玉卿嫂，氣喘喘的跟她講：「他們都在說你壞話，小王講他要和你睡覺呢，你還不快點去打他的嘴。」

玉卿嫂紅了臉笑着說：「這班混帳男人哪有甚麼好話說，快別理他們，只裝聽不見算了。」

我不依，要逼着她去找他們算帳。玉卿嫂說她是新來的，自然要落得他們嚼些牙巴，現在當作一件正經事鬧開來，太太曉得不是要說她不識數了？

可是，第二天就有事情來了。姑婆請我媽去看如意珠的「昭君和番」，屋裏頭的人乘機溜了一半。那晚我留在房中拚命背書，生怕又挨老師罰。

一滴得滴，

鐘擺往來不停息，

不停息，

不停息，

我的頭都背大了，還塞不進去，氣得把書一丟，回頭，却看到玉卿嫂踉踉蹌蹌跑了進來，頭髮亂了，掉了一縷下來，把耳墜都遮住了。她喘得好厲害，

胸脯一起一伏的。我忙問她怎麼回事，她喘了半天說不出話來。我問她是不是小王欺負她了，她點了一點點。我氣得忙道：「你莫怕，我等我媽回來馬上就講出來，怕不攆他出去呢！」玉卿嫂忙抓住我再三求我不要告訴我媽，她說：「這沒有甚麼大不了，少爺千萬別鬧出來，反倒讓別人講我輕狂。那個死鬼吃了我的苦頭，諒他下次再也不敢了。」

第二天，我看見小王眼皮腫得核桃那麼大，青青的一塊，他說是撒尿跌着的，聽得我直抿着嘴巴笑。

#### 四

我們在桂林鄉下還有好些田，由我們一個遠房叔叔代收田租，我們叫他滿叔。他長得又矮又又胖，簡直看不見頸子，背底下我們都喊他做「蠟子叔叔」。一年，他才來我們家裏兩三次，只來給我媽田租錢罷了。據胖子大娘說蠟子叔叔本來窮得快當褲子了，幫我們管田以後，很攢了兩個錢，房子有了一大幢，只少了個老婆。他和花橋柳家有點親，玉卿嫂是叫他作表哥的，不知怎麼回事，自從玉卿嫂來了以後，滿叔忽然和我們來往得勤了，今天送隻鷄來，明天提個鴨來，有事沒事，也在我們家裏泡上半年。如果我媽不在家，他就乾坐着。等到我放學回來，他就跟我到房裏，和我媽熱得不得了，問長道短的：「容哥兒愛吃什麼，要不要吃花橋的碗兒糕？滿叔買來給你！」平常他一來只會跟媽算錢，很不大理睬我的。現在突然跑來巴結我，反倒弄得我一頭霧，摸不清門路了。我

問胖子大娘，爲甚麼蠟子叔叔近來這樣熱絡？她笑着答道：「傻哥哥，這點你還不懂，你們蠟子叔叔看上了你的玉卿嫂，要討她作老婆啦！」

「不行啊，他討了她去，沒人帶我怎麼辦呢？」我急得叫了起來。

「我說你傻呢，你把你玉卿嫂收起來，不給滿叔看見不就行了。」胖子大娘咯咯的笑着教我道。

以後蠟子叔叔來我們家，我總要把玉卿嫂拖得遠遠的，不讓他看見。那曉得他一來就借個故兒纏着玉卿嫂跟她搭訕。我一看見他們兩人講話，就在外面頓着脚叫道：「玉卿嫂，你來，我有事情要你去做。」

玉卿嫂常給滿叔纏得脫不得身，直到我生了氣喊起來：「你聾了是不是？倒底來不來的啦！」她才摔下蠟子叔叔，急急忙忙一面應着跑過來。我埋怨她半天，直向她瞪白眼。

她忙辯道：「我的小祖宗，不是我不來，你們滿叔老拖住我說話，我怎麼好意思不理人家呢？」

我向她說，滿叔那種人少惹些好，他心裏不知打些甚麼主意呢？

玉卿嫂說，她也是百般不想理他的，只是礙着情面罷！

果然沒有多久，蠟子叔叔就來向我媽探口氣，想娶玉卿嫂作媳婦了。

我媽對他說道：「我說滿叔，這種事我也不能作主，你和她還有點親，何不你自己去問問她看？」

滿叔得了這句話，喜得抓耳撓腮，趕忙挽起長衫

「一爬一爬，喘呼呼的跑上樓去找玉卿嫂。我也急着想跟了上去，走到房門口，只聽得滿叔對玉卿嫂說道：「玉妹，你再想想看，我表哥總不會虧待你就是了。你下半輩子的吃、穿，一切包在我身上，你還愁甚麼？」

玉卿嫂背着臉說道：「表哥，你不要再提這些事好不好？我根本不會答應你的！」

「你嫌我老了？」囂子叔叔急得直搓手。

玉卿嫂沒有出聲。

「難道你嫌我胖？」囂子叔叔指着自己的鼻子問道，我差點笑了出來，我看見囂子叔叔真的是沒有頸子的。

玉卿嫂還是不出聲。

「難道我還配不上你不成？笑話！」囂子叔叔有點氣了，打鼻子裏哼了一下道：「我自己有幾十畝田，又有一幢大房子，人家來做媒，我還不要呢！」

「表哥，這些話你不要來講給我聽，橫直我不嫁給你就是了！」玉卿嫂轉過身來說道。她的臉板得鐵青，連我都嚇了一跳。她平常對我總是和和氣氣的，我不曉得她發起脾氣來那樣唬人呢！

「你——你——」囂子叔叔氣得指着玉卿嫂直發抖道：「怎麼這樣不識抬舉，我討你，是看得起你，你在這裏算甚麼？老媽子！一輩子當老媽子！」

玉卿嫂走過來將門簾「豁琅」一聲掙開，囂子叔叔只得趑趄的跑了出來。我趕在他前面，跑到大門口學給老袁他們聽，笑得老袁拍着大腿滾到床上去。等

到囂子叔叔一爬一爬走出大門時，老袁笑嘻嘻的問他道：「滿老爺，明天你老人家送不送鷄來啦？送來的話，我等著來幫你老人家提進去！」

## 五

自從玉卿嫂打回了滿叔以後，我們家裏的人就不得不對她另眼相看了。有的說她現存放着奶奶不會去做，要當老媽子；有的怪她眼睛長在額頭上，忒過無情。

「我才不信！」胖子大娘很不以為然的議論道：「有這麼刁的女人？那麼標緻那麼漂亮的人物，就這樣能守得住一輩子？」

「我倒覺得她很不錯，」我媽說道：「大戶人家出來的人到底不同些。可笑我們那位滿叔，偏不自量，怎麼不抹得一鼻子灰？」

「玉卿嫂準是嫌囂子叔叔太胖了。」我在旁邊插嘴道。

「你這個小傢伙怎麼知道的呢？」我媽笑着問我道。

我講是囂子叔叔指着自己的鼻子這樣說的，我學給她們看，把我媽的眼淚都笑出來了。

不過，從此以後，老袁、小王那一夥人却對玉卿嫂有了幾分敬畏，雖然個個癢得喉嚨裏伸出手來，但到底不敢輕舉妄動，只是遠遠的望着罷了。

不管怎麼樣，我倒覺得玉卿嫂這個人好親近得很

。看起來，她一切都是溫溫柔柔的，不多言，不多語。有事情做，她就悶聲悶氣，低着頭做事。晚上閒了，她就上樓來陪着我做功課，我寫我的字，她織她的毛線，我從來沒有看見她去找人扯是非。她就愛坐在我旁邊，小指頭一挑一挑，戳了一針又一針的織着。

她織得好快，沙沙沙只聽得竹針的響聲。有時我不禁抬頭瞅她一眼，在跳動的燭光中，她的側臉，真的蠻好看。雪白的面腮，水葱似的鼻子，蓬鬆鬆一絡溜黑的髮脚子却剛好滑在耳根上，襯得那隻耳墜子閃得白玉一般。可是，不知怎的，也就是在燭光底下，她額頭上那把皺紋子却像水波痕一樣，一條一條全映了出來，一、二、三——我連數都能數得出幾根了。我不喜歡她這些皺紋。我恨不得用手把她的額頭用力磨一磨，將那幾條皺紋紋平去。尤其是當她鎖起眉心子，怔怔出神的當兒——她老愛放下毛線，這樣發呆的——我連她眼角那條魚尾巴都看得清清楚楚了。

「你在想些甚麼鬼東西呀？」我有時忍不住推推她的膀子問她道。

她慌忙地拿起毛線，連連答道沒有想甚麼。我曉得她在扯謊，但我也懶得盤問她了，反正玉卿嫂這個人是我們桂林人喊的默蚊子，不愛出聲，肚裏可有數呢！

我喜歡玉卿嫂還有一個原故：她順得我，平常經不起我三扭，甚麼事她都差不多答應我的。我媽不大喜歡我出去，不准我吃攤子，又不准上小館，怕我得傳染病。熱天她還在我襟上掛着一個樟腦囊兒，一逕

要掏出來聞聞，說是能消毒，那股氣味使我怕死了。玉卿嫂來了以後，我老攬掇她帶我出去吃東西，她說她怕我媽講話。

「怕甚麼？」我罵她道：「只有我們兩人曉得，誰會去告訴媽媽。你不肯去，難道我不會叫老曾帶我去？」她拿我是一點都沒有辦法。我們常常溜到十字街去吃哈盛強的馬肉米粉，哈盛強就對着高陞戲院，專門做戲院子的生意。尤其到了夜晚，看完戲的人，好多到這裏來吃宵夜的。哈盛強的馬肉米粉最出名，我一口氣可以吃五六碟，吃了回來，抹抹嘴，受用得，也沒有染上我媽說的甚麼霍亂啦！傷寒啦！

只有一件事我實在解不過來，任我說好說歹，玉卿嫂總不肯依我。原來不久玉卿嫂就要對我說，她要回婆家一趟，我要她帶我一起去，她總不肯，一味拿話哄着我道：「遠得很哪！花橋那邊路不好走，出水東門還要過浮橋，沒的把你跌下水去呢！快別去，在屋裏好好玩一會兒，回頭我給你帶幾個又甜又嫩的大蓮蓬回來，噢！」

她一去就是老半天，有時我等得不耐煩了，忍不住去問胖子大娘：「玉卿嫂爲甚麼老要回婆家呢？」

「你真信她，她哄你的，容哥兒。」胖子大娘突起嘴吧說道：「她回甚麼鬼婆家啊！我猜呀，她一定出去找野男人去了！」

「你不要瞎扯！你才去找野男人，我們玉卿嫂不是那種人！」我紅了臉駭胖子大娘。

「傻哥子！她跟她婆婆吵架才出來的，這會子又

巴巴結結跑回嗎？你們小娃子她才哄得倒，她那能逃得過老娘這雙眼睛。你看，她每次說回婆家時，不是扮得妖妖精精的？哪，我教你一個巧法子：下次她去的時候，你悄悄的跟着她屁股後頭捉她一次，你就知道我不是瞎扯了。」

胖子大娘的話講得我半信半疑起來。我猛然想起玉卿嫂出門的時候，果然頭上抵了好多生髮油，香噴噴，油光水滑的，臉上還敷了些鴨蛋粉呢！

去花橋要出水東門。往水東門，由我們家後園子那道門出去最近——這是玉卿嫂說的，她每次回婆家總打後門走。禮拜天她又去了，這次我沒有出聲，我躺在牀上，暗暗的瞅着她，看她歪着頭戴上耳墜子，對了鏡子在拈眉毛。

「我去了，噢！」她臨走時，跑來擰了一下我的腮幫子，問我想吃甚麼，她好帶回來。

「上次那種大蓮蓬就好。」我轉過身去裝着無所謂的樣子說。她答應一定替我挑幾個最大的回來，說完，她匆匆的走了。我聞到一股幽香，那一定是從玉卿嫂身上發出來的。

當她一下了樓梯，我趕忙跳了起來，跟在她後面進了後園子。我們的後園種了一大片包穀，長得比我還高。我躲在裏面，她回了幾次頭都沒有看見。我看她出了後門，並不往右手那條通水東門的大路去，却向左邊手走。我知道，出左手那條小街就是一撮七拐八彎的小巷子，盡是些小戶人家，一排一排的木板房子，住着賣豆漿的也有，拖板車的也有，唱蓮花落的

瞎婆子，削脚剔指甲的，全擠在那裏。我們風東山這一帶，就算那幾條巷子雜。那種地方，我媽平常是踏脚都不准我踏的。只有老袁去喊蓮花落的時候，我才偷着跟去過幾次，污穢死了，臭的！玉卿嫂不知跑去做甚麼鬼？她那麼乾淨個人，不怕髒？我連忙躡手躡脚跟了過去。玉卿嫂轉了幾個彎，往一條死衚堂走了去，等我追上，連個人影都不見了。我打量了一下，這條死衚堂兩邊總共才住着六家人，房子都是矮的，窗戶才到我下巴那麼高，我墊起脚就瞧得見裏面的。我看這些人窮得很，連玻璃窗都裝不起，盡是棉紙糊的，給火煙薰得又焦又黃。我在衚堂裏走了幾個來回，心裏一直盤算，這六個大門可不知玉卿嫂在那一扇裏面。我踱到右手第三家門口時，忽然聽到了玉卿嫂的聲音。我連忙走過去把耳朵貼在門縫上，却聽到她正和一個男人在講話呢！

「慶生，莫怪我講一句多心話，我在你身上用的心血也算够了。你吃的住的，那一點我沒替你想過？天冷一點，我就掛着你身上穿得單，主人賞一點好東西，我明明拿到嘴邊，只是嚙不下去，總想變個法兒留給你。爲了找這間房子，急得我幾個晚上都睡不着。好不容易換了些金器，七湊八湊，才買得下，雖然簡陋些，却也費了我好多神。只是我這份心意不知——」玉卿嫂說着，忽然我聽見她帶着哭聲了。

「玉姐，你莫講了好不好——」那個叫慶生的男人阻止着她道。他的聲音低低的，很帶點嫩氣呢！

「不，不，你讓我說完，這是鬱在我心裏的話！」

「你是曉得的，我這一生還有甚麼指望呢？我出來打工，幫人家做老媽子，又爲的是那一個？我也不敢望你對我怎麼好法子，只要你明白我這份心意，只要你不嫌着我，肯要我，無論你給甚麼嘴臉給我，我咬緊牙根，總吞得下去。像那天吧，我不要你出去做事，你就跟我紅臉。得！我的眼淚掛到了眼角，我都有本事給嚙了進去。我爲甚麼不喜歡你出去呢？一來我怕你身子弱，勞累不得。二來——唉，也是一個私心：我怕你出去受不起人家的勾搭，會變心。慶弟，你聽着，只要你不變，累死苦死，我都心甘情願。熬過一兩年我攢了錢，我們就到鄉下去，你好好的去養病，我去守着你服侍你一輩子——要是你變了心的話——慶弟，我——我是饒不過你的啊！」玉卿嫂嗚嗚咽咽哭泣起來了。

我聽見慶生唧唧嚶嚶跟玉卿嫂說了好些話，我只聽清楚了一句：「我會報答你的，玉姐！」

玉卿嫂過了一會，嘆了一口氣，又說道：「我也不指望你報答我甚麼——唉，只要你心裏有我這個人，我死也閉上眼睛了——哪，你看，這包是我們太太天天吃的高麗參，切剩下來的渣子。我一天攪一點，攪成這麼一包。我想着你身子單弱，漸漸天涼起來，很該補一補。我們這種人那能吃得甚麼真的人參燕窩呢，能有這點已經算不錯了。天天夜裏，你拿個罐子挑上一抓，熬一熬，臨睡前喝這麼一碗，很能補點血氣的。我看你近來竟有點虛浮呢，晚上還出汗不出？」

「這陣子好多了，只是天亮時還有一點。」

「你過來，讓我仔細瞧瞧你的臉色——」

不知這慶生是個甚麼樣的人？我心想，玉卿嫂竟對他這麼好，我倒要瞧一瞧了。我用力拍了幾下門，玉卿嫂出來開門時一看見是我，嚇了一大跳，連忙讓了我進去，急着問道：「我的老祖宗爺，你怎麼也會到這種地方來了，家裏的人不知道啦？」

我拍着手笑道：「你放心吧，我也是跟着你屁股後頭悄悄的溜出來的。我看你轉了幾個彎子，忽然不見了，害得我好找，原來你躲在這裏呢，你還哄我回婆家去了——這是你甚麼人啦？」我指着站在玉卿嫂旁邊那個後生男人問她道。

玉卿嫂忙答道：「他是我乾弟弟。——慶生，這就是我服侍的容容少爺，你快來見見。」

慶生忙笑着向我作了一個揖。玉卿嫂叫他去把地平常用的那個杯子洗了倒杯茶來，她自己又去裝了一盤乾龍眼來剝給我吃。我用力嗽了慶生幾下，心想難怪玉卿嫂對他那麼好，好體面的一個後生仔，年紀最多不過二十歲，修長的身材，長得眉清目秀的，一頭濃得如墨一樣的頭髮，額頭上面的髮腳子却有點點鬢，也是一桿直挺挺的水葱鼻，倒真像玉卿嫂的親弟弟。只是我看他面皮有點發青，背佝佝的，太瘦弱了些。他端上茶杯笑着請我用茶時，我看見他竟長了一口齊整潔雪白的牙齒，很好看。我敢說他一定還沒有剃過鬍子，他的嘴唇上留了一撇，看起來好細緻，好柔軟，一根一根，全是乖乖的倒向兩旁，很逗人愛，嫩

相得很，一點也不像我家老衰的絡腮鬚，一叢亂茅草，我騎在他肩上，扎得我的大腿痛死了。他對我講，他是天剎，才剃出這個樣子來的。

「好啊！」我舍着一個龍眼核指着慶生向玉卿嫂嚷道：「原來你收着一個這麼體面的乾弟弟，也不叫我來見見。」說得慶生一臉通紅，連耳根子都漲得血紅的。我發覺他竟害羞得很，從我進來沒多一會兒，他紅了好幾次臉了。他一笑就臉紅，一講話也愛臉紅，蹣蹣嗚嗚，靦腆的，好有意思。我盯着他用力瞋時，他竟偏促得好像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了，兩隻手一忽兒捋捋頭髮，一忽兒抓抓衣角，沒得地方放了似的。

玉卿嫂忙解說道：「少爺，不是我不帶你來，這種地方太骯髒，那是你能來的？」

「胡說！」我吐了龍眼核說道：「外面巷子是骯髒得很，你乾弟弟這間房多乾淨。你看，桌子上連灰塵都沒有的。」我在桌子上拿手指劃了一劃。慶生這間房子雖然小，只放得下一鋪床和一張桌子，但却收拾得清清爽爽的，蚊帳被單一律雪白，和慶生那身衣服一樣，雖然是粗布大褂，看起來却爽眼得很。

我着實喜歡上玉卿嫂這個乾弟弟了。我覺得他蠻逗人愛，臉紅起來的時候好有意思。我在她那裏整整玩了一個下午。我拉着他下象棋，他老讓我吃他的子，吃得我開心死了。玉卿嫂一逕要催着我回去。「一急甚麼？」我捧開她的手說道：「還早得很呢！」一直到我快吃夜飯了，我才肯離開。臨走時，我叫慶生明天

等着，我放了學就要來找他玩。

走到路上，玉卿嫂跟我說道：「少爺，我有一件事情不知你能不能答應，要是能，以後我就讓你去慶生那兒玩，要是不能，那你甚麼念頭都想打。」我向她說，只要讓我和慶生耍，甚麼事都肯答應。

她停下來，扳起臉對我說：「回到家裏以後，無論對誰，你都不准提起慶生來，做得到不？」她的樣子好認真，我連忙豎起指拇賭咒，那個講了嘴巴生疔。不過，我告訴她胖子大娘這回可猜錯了。我說：「她講你是出來找野男人呢，你說好不好笑？要是你准我講的話，我恨不得一回去就告訴她，你原來有一個很體面的乾弟弟——甚麼野男人！」

## 六

第二天，我連上着課都想到慶生。我們算術老師在黑板上畫着好多根樹幹在講甚麼鬼植樹問題：十棵樹，九個空，二十棵樹，十九個空——講得我的頭直發昏。我懶得聽。我一直想着昨天我和慶生下棋——實在有趣。他要吃我的車時，有意跟我說：「留神啊，少爺，我要吃車啦！」我連忙把棋子搶在手中，笑着和他打賴，他也紅着臉笑了起來，露出一嘴齊燦燦的牙齒。我真奇怪，他嘴上那撇鬚毛為甚麼那麼細，那麼軟呢？我忽然起了一個怪念頭：要是我能摸一摸慶生的軟鬚鬚，一定很舒服的——想着想着，我忍不住發笑了。坐在我旁邊的唐道懿掐了我大腿一把，問道：「瘋啦？好好的一下笑起來了？」

我用肘子拐了他怎麼，瞪着他道：「噓！莫吵，人家在想黑板上的題目呢？」

下午三點多鐘就放了學，回到家門口，我連大門都不進就把書包丟給老會催他回去：「去，去，去告訴太太聽，我去姑婆那裏去了，吃夜飯才回來。」只有去姑婆家，我媽才頂通融。反正姑婆記性又不好，我那天去，她也記不得那麼多，只有說去她那裏最妥當。我心裏頭老早打好主意了；先請慶生到高陞去看日戲，然後再帶他去哈盛強吃馬肉米粉。我身上帶了一塊光洋，八個東毫，早上剛從襖滿裏拿出來的。光洋是去年的壓歲錢，東毫是年三十夜和老袁他們擲骰子贏來的。

我走到慶生房子門口，大門是虛掩着的。我推了進去，看見他臉朝着外面，蠅在床上睡午覺。我輕腳輕手走到他頭邊，他睡得好甜，不曉得我來了。我蹲了下來，仔細瞧了他一陣子。他睡着的樣子，好像比昨天還要好看似的。好光潤的額頭，一大綹頭髮彎彎的滑在上面，薄薄的嘴唇閉得緊緊的。我看到他鼻孔微微的動着，睡得好斯文，一點也不像我們家那批男佣人，個個睡起來「呼啦呼啦」的，嘴巴歪得難看死了。真是不知怎麼回事，我一看見他嘴唇上那嫩柔得發軟的青鬚鬚就喜得難耐，我忍不住伸出手去摸了一下，一陣癢癢麻麻的感覺刺得我笑了起來。他一個翻身爬了起來，抓住了我的手，兩隻眼睛一直楞楞發呆，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哈哈，我在耍你的軟鬚鬚呢！」我笑着告訴他

，突的他的臉又開始紅了起來——紅、紅、紅，從頸脖一直到耳根子去了。

「哪，哪，哪，莫怕羞了。」我把他拉下床來，催他道：「快點換衣服，我請你去觀戲，然後我們去上小館。」

他遲疑了半天，吞吞吐吐，想說甚麼又不說了似的，後來終於說道：「我想我們還是不要出去的好，少爺——」

「不行！」我急得頓腳嚷道：「人家特地把壓歲錢帶來請你的，你看！」我把一塊光洋掏出來亮給他看，拉着他就跑出門口去了。

進了戲院，我找到了劉老闆告訴他說，我請一個朋友來看戲，要他給兩個好位子。我有意掏出四個東毫來給他，他連忙塞進我袋子裏，一疊嚷着：「這個使不得，容少爺，你來看戲那還用買賣，請還請不來呢！」說着，他就帶我們到第三排去了。

慶生坐了下來，一直睜着眼睛東張西望，好像鄉下人進城看見了甚麼新鮮事兒一樣。

「難道你以前從來沒來過這裏看戲？」我驚奇地問他。

他咬着下唇，笑着搖頭，很不好意思的樣子。

我詫異得不得了。我到過高陞好多次，連我自己都數不清了。我連忙教起他戲經來——我告訴他哪齣戲好，哪齣戲壞，這戲院子有些甚麼角色，各人的形容又是怎麼樣，講得我津津有味。

這天的戲是「樊江關」，演樊黎花的是一個叫金



燕飛的二流且角。這個女孩兒我在後臺看過幾次，年紀不過十七八歲，畫眉眼，瓜子臉，刁精刁怪的，是一個很叫人憐的女娃子。我聽露凝香說，因為她嗓子不好，只能唱些刀馬旦的戲。這天她穿了一身的武打裝束，頭上兩管野雞毛顫抖抖的，一雙上挑的畫眉眼左顧右盼，好俊俏的模樣。

慶生看得入了神，一對眼睛一直盯着臺上沒有轉過。

「喂，你不喜歡臺上這個姑娘？」我湊到他耳邊向他打趣道。

他倏地轉過頭來愕然望着我，像個吃了驚的小兔兒似的，一雙眸子溜溜轉。過了一會兒，他乾咳了幾聲，沒有答話，突然轉過頭去，臉孔紫脹着。

我看見他脖子上的青筋都暴起來了。我嚇了一大跳，連忙不敢出聲。

看完戲，我就請慶生到對過哈盛強去吃馬肉米粉。我們各人吃了五碟。我要請客，他一定不肯，爭了半天，到底還是他付了錢。

我們走出來時，看着天時還早，我就讓他牽着手慢慢蕩街蕩回去。

我和他一路上聊了好多話，原來他早沒了爹娘，靠一個遠房舅舅過活，後來他得了癆病，人家把他逼了出來，幸虧遇着他玉姐，才接濟了他。

「你怎麼自己不打工呢？」我問他道。

他有點不好意思地答：「玉姐說我體子虛，不讓我做工。」

我問了他好多事情，他總說玉姐講要他這樣，玉姐講要他那樣。我覺得真奇怪，這麼大個人了，怎麼玉卿嫂一還要管着他像小孩兒似的呢！

走到我們後園門口，我和他分手時，我又問他道：「你不喜歡看戲？」

他笑着點了點頭。

「那以後你常常到學校門口來等我，我帶你一同去。」

他囁囁嚅嚅的說：「恐怕——恐怕玉姐不喜歡呢！」

唉！又是玉姐！我一進到房中就跑到玉卿嫂面前嚷着說道：「喂，你猜今天我跟慶生玩些甚麼？」

她放下毛線答說不知道。

「告訴你吧！我們今天去高陞看戲來，金燕飛的，竟低下頭織她的毛線去了。」

我心裏好不自在，用力踢了她的絨線球一下，哪裏道：「這算甚麼？人家與與頭頭的，你又來潑冷水！」

她仍舊低着頭淡淡的答道：「戲院子那種地方不好，你以後不要和慶生去。」她的聲音冷冰冰的——

她從來沒對我這樣說過話。以前我去看戲，她知道了沒說甚麼，為甚麼和她乾弟弟去她就偏不高興了呢？

我不懂！

其實，這兩姐弟的事情，我不懂的還多得很。不知怎的，我老覺得他們兩人有點奇怪，跟別人很不一樣。比如說吧，胖子大娘也還不是有一個乾弟弟叫狗娃的，但她對他一點也不熱絡，一逕罵他做臭小子。狗娃向她討些我們廚房的剩鍋巴，費上好一番口舌，還要吃一頓臭罵，才撈得到幾包。可是，玉卿嫂對他乾弟却是相差得天遠地遠。

平日，玉卿嫂是連一個角子都捨不得用的。我媽的賞錢，她自己替人家織毛線、繡鞋面賺來的工錢，一個子一個子全放進櫃子裏一個小漆皮匣子中。每逢到了月尾，我就看見她把匣子打開，將錢抖出來，數了又數，然後仔仔細細的用條小手巾包好揣到懷裏，拿到慶生那兒去。

每次玉卿嫂帶我到慶生那裏，一進門她就拖着慶生到窗口端詳半天，一逕問着他這幾天覺得怎麼了？睡得好不好？晚上醒幾次？還出虛汗沒有？天亮咳得厲不厲害？爲甚麼還不拿棉襖出來，早晚着了涼可怎麼是好？天涼了，吃些甚麼東西？怎麼不買斤豬肝來燉燉？菠菜能補血，花生牛肺熬湯最潤肺——這些話連我都聽熟了。

玉卿嫂真是甚麼事都替慶生想得週週全全的。墊褥薄了，她就拿她自己的氈子來替他鋪上；帳子破了洞，她就仔仔細細的替他補好；她帮他釘鈕子、做鞋底、縫枕頭囊——一切芝麻綠豆大的小事情，她總要親自動手。要是慶生有點不舒服，她煎藥熬湯的那份耐性才好，攪了又攪，試了又試。有一次慶生感了風

寒，玉卿嫂盤坐在他床上，拿着醬油碟替慶生在背上刮痧時，我直聽到她刮了多久就問了多久：「痛不痛？我的手太重了吧？你難過就叫，噢！」忽兒她拿着汗巾子替他揩汗，忽兒她在他背上輕輕的帮他揉搓，體貼得不得了。

玉卿嫂對慶生這份好是再也沒的說了。慶生呢，要是依順起來，也算是百般的牽就了，玉卿嫂說一句，他就應一句，像我們在學校裏玩雞毛乖乖一樣，要他東歪就東歪，要他西歪就西歪。然而，我老覺得他們兩個人還是有點不對勁。不知怎麼的，玉卿嫂一逕想狠狠的管住慶生，好像恨不得拿條繩子把他栓在她褲腰帶上，一舉一動，她總要牢牢的盯着。要是慶生從房間這一頭走到那一頭，她的眼睛就隨着他的腳慢慢的跟着過去；慶生的手動一下，她的眼珠子就轉一下。我本來一向覺得玉卿嫂的眼睛很俏的，但當她盯着慶生看時，閃光閃得好厲害，嘴巴閉得緊緊的，却有點怕人了。慶生常常給她看得發了慌，活像隻吃了驚的小兔兒，一雙眸子東竄西竄，似乎是在躲甚麼似的。我一個人來和慶生玩還好些，我們下着棋有談有笑，他一逕露着一嘴齊整整的糯米牙，好好看。要是玉卿嫂坐在旁邊，他不知怎麼搞的，馬上就緊張起來了，心老是安不下來，不久就拿眼角去瞅玉卿嫂一下。要是發現她在盯着他，他就忙忙垂下眼皮，有時突地兩隻手握起拳頭，我看到他手背的青筋都暴起來。說起來也怪得很，慶生雖然萬分依從玉卿嫂，但偶而他却會無原無故爲些小事跟玉卿嫂拗得不得了，兩

人僵着，默默的誰也不出聲。我那時夾在中間最難過了，棋又下不成，悶得好像透不過氣來似的，只聽得他們呼吸得好重。

有一件事情玉卿嫂管慶生管得最緊了，除了買東西以外，玉卿嫂頂不喜歡慶生出到外面去。爲了這件事，慶生也和玉卿嫂鬧過好幾次別扭。我最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媽到姑婆那兒去了。

玉卿嫂帶了我往慶生那兒，慶生不在屋裏，我們在他房裏等了好一會兒他才回來，玉卿嫂一看見他馬上站起來冷冷的問道：「到那裏去來？」

「往水東門外河邊上蕩了一下子。」慶生一面脫去外衣，低着頭答道。

「去那裏做甚麼？」玉卿嫂的眼睛盯得慶生好緊，慶生一直沒有抬起頭來。

「我說過去蕩了一下子。」

「去那麼久？」玉卿嫂走到了慶生身邊問着他，慶生沒有出聲。玉卿嫂接着又問：「一個人——？」

她的聲音有點發抖了。

「這是甚麼意思？當然一個人！」慶生側過臉去咳了幾聲，躲開她的目光。

「我是說——呢——沒有遇見甚麼人吧？」

「沒有！」

「跟甚麼人講過話沒有？」

「沒有！」

「真的沒有？」

慶生突然轉過臉來喊道：「沒有！沒有！沒有！」

慶生的臉漲得好紅，玉卿嫂的臉却變得慘白慘白的，兩個人的嘴唇都在抖——抖得好厲害，把我也嚇得連不敢出聲，心裏直納悶。他們兩人怎麼一下子變得一點也不斯文了呢？

桂林的冷天講起來也怪得很，說它冷，從來也沒見下過雪，但那一股風吹到臉上活像剃刀刮着似的，寒進骨子裏去。我年年都要生凍瘡，腳跟腫得像紅蘿蔔頭，痛死。好在天一轉冷學校就放寒假了，一直放過元宵去。這下我可樂了，天天早上躺在床上懶懶，不肯起來，連洗臉都要玉卿嫂端上床來。我媽總愛把我掀起來，她講小娃子家不作與睡懶覺，沒的睡出毛病來。她叫玉卿嫂替我研好墨，催我到書房去寫大字。講老實話吧，我就是討厭寫字。我寫起來好像鬼畫符，一根根蚯蚓似的，在學校裏總是吃大丙。我媽講，看人看字，字不正就是心不正，所以要我多練。天又冷，抓起筆桿，手是僵的，真不是味道。我那有這麼大的耐煩心，鬼混一陣，瞅着我媽不在，一早溜跑出去，找唐道懿逍遙去了。我和他常到慶生那兒，帶了一付過年要的陞官圖，三個人鬧着玩。

過陰曆年，在我們家裏是件大事。就說蒸糕吧，就要蒸十幾天才蒸得完，一直要鬧到年三十夜。這幾天，我們家裏的人個個都忙昏了頭，芋頭糕、蘿蔔糕、千層糕、鬆糕，甜的鹹的，要蒸幾十籠來送人，厨

房裏堆成了山似的。我媽從湖南買了幾十籠鷓鴣，全宰了，屋廊下的板鴨、風鷄竟掛了五、六竹篙。我反正是沒事做，夾在他們裏面搓糯米團子玩，捏一個鷓鴣，搓一個狗，厭了，一古腦全拋到陽溝裏去，惹得胖子大娘鷓鴣鬼叫跑來數說我一番。我向她咧咧嘴，屁都不理她。

我媽叫玉卿嫂幫忙箝鴨毛，老曾、小王那一千人連忙七手八腳搶着過去獻殷勤兒，一忽兒提開水，一忽兒沖鴨血，忙得狗顛屁股似的。胖子大娘看着大不受用，連忙跑到玉卿嫂面前似笑非笑的說道：「我的妹子，你就是塊吸鐵，怎麼全把我那邊的人勾過來了。好歹你放幾個回去幫我煽煽火，回頭太太問起來怎麼樣還沒有蒸好，我可就要怪你了！」

玉卿嫂聽得紅了臉，但她咬着嘴唇一句嘴也沒有說。我聽見老袁在我旁邊點頭讚道：「真虧她有涵養！」

我們家只有初一到初三不禁賭，這幾天個個賭得歡天喜地。三十晚那天，年糕就蒸好了。老袁他們老早把地掃好，該做的通通做了。大年初一不做事，討吉利。年三十那天下午，玉卿嫂趕忙替我洗好了脚。我們桂林人的規矩，到了年三十夜要早點洗脚，好把霉氣洗去。

我媽接了姑婆和淑英姨孃來吃團圓飯，好一同陪着守歲。那晚我們吃火鍋，十幾樣菜脹得我直打嗝。吃完已經是八九點鐘了，先由我起，跟我媽辭年，然後胖子大娘領着佣人們，陸陸續續一批批上來作揖領

賞。我的壓歲錢總是五塊光洋，收在口袋裏，沉甸甸的跑起來叮噠響。老袁他們辭過年馬上一窩蜂擁了出，商量着要在老袁房裏開起攤子擲骰子了。我連忙跑上樓去，想將壓歲錢拿一大半給玉卿嫂替我收起來，然後剩下兩塊錢去跟老袁他們擲骰子去。

我一進房的時候，發覺玉卿嫂一個人坐在燈底下，從頭到脚全換上新的了。我呆了一呆，半晌說不出話來。

「少爺，你發甚麼傻啊？」玉卿嫂站起來笑着問我道。

「喔！」我掩着嘴嘆道，走過去摸了一摸她的衣服：「你怎麼穿得像個新媳婦娘了？好漂亮！」

玉卿嫂是個寡婦，平常只好穿些素淨的，不是白，就是黑。可是，這晚她却換了一件棗紅束腰的棉滾身，藏青椅子，一雙松花綠的繡花鞋兒，顯得她的臉愈更淨扮，大概還搽了些香粉，額頭上的皺紋在燈底下都看不出來了。只見腦後烏油油的挽着一個髻兒，抵得光光的。我忙問她想到那兒去，穿得這一身。她說那兒也不去，自己穿給自己看罷了。我走近了，竟發覺她的腮上有一點紅暈，眼角也是潤紅的。我湊上去尖起鼻子聞了一聞，她連忙歪過頭去，笑着說道：「我剛才喝了一盅酒，大概還沒退去。」

我記得她從來不喝酒的，我問她是不是讓人灌了。她說不是，是她剛才一個人坐着悶了，才喝的。我嘆道：「可了不得！胖子大娘講吃悶酒要傷肝傷肺的，來來來，快陪我去擲骰子，別鬱在這裏。」我拉了

她要走。

她連忙哄着我，叫我先去，回頭她就來。我將三塊大洋揣到她懷裏，就一個人找老袁他們去了。

到了老袁房裏時，裏面已經擠滿了人。我把他們推開，爬到桌子上盤坐着。小王一看見我來，就咧開嘴巴說道：「小少爺，快點把你的壓歲錢抓緊些，回頭仔細全滾進我荷包裏來。」

「放屁！」我罵他道：「看我來吃掉你的！」

那曉得我第一把擲下去就是公二三「甩辮子」。我氣得一聲不響。小王笑彎了腰，一把將我面前兩個東毫掃了過去，說道：「少爺，我說你這次保不住了。」

果然幾輪下去，我已經輸掉一塊光洋了。第二次又輪到小王作莊時，我狠狠的將另外一塊一齊下了注。小王擲了個兩點。

「哈哈，這下子你可死得成了吧？」我拍着手笑道，劈手將他的骰子奪過來，撈起袖子用力往碗裏一擲，一轉就是一對六，還有一隻骰子骨碌骨碌直到碗裏轉。我喊破了喉嚨大叫：「三四五六！三四五六！」

小王翹起小指頭，直指着那顆骰子噓道：「噓，噓，噓，公點！」

「珠瑯一聲，偏偏只現出一個紅圈圈來。我氣得差不多想哭了，眼睜睜瞧着小王把我那塊又白又亮的光洋塞進他荷包裏去。」

我趕忙跳下來揪住小王道：「你等着，可別溜了，我去跟玉卿嫂拿了錢，再來撈本！」

他們都說晚了，勸我明天再來。

我那裏肯依，急得直跺腳嚷道：「晚甚麼？才十一點多鐘，我要是撈不回本，還要你們擲通宵呢！」

### 九

我三脚兩跳爬上樓，但我拉開門簾時，裏面却是闌黑的，玉卿嫂不曉得跑到那裏去了。我走下樓找了一輪也沒見她，我媽她們在客廳裏聊天，客廳門口坐着個倒茶水的小丫頭春喜，晃着頭在打瞌睡，我把她搖醒了，悄悄的問她，看見玉卿嫂沒有。她講好一會以前恍惚聽見玉卿嫂往後園子去。

外面好黑，風又大，晚上我一個個人是不敢到後園子去的。有一次澆糞的秦麻子半夜裏掉進了糞坑，胖子大娘說是挨鬼推的，嚇得秦麻子燒了好多紙錢。可是，我要急着想找玉卿嫂拿錢來翻本呀！我抓了那個小丫頭陪着我一起到後園子去，壯壯膽。冬天我們園裏的包穀全刺了枯桿兒，給風吹得悉悉沙沙的，打到我臉上好痛。我們在園子裏兜了一圈。我喉嚨都喊啞了，連鬼都不見一個，急得我直跺腳嘟囔道：「玉卿嫂這個人真是，拿了人家的錢不曉得跑到那兒去了！」

當我們繞到園門那兒的時候，我忽然發現木門的栓子是開了的，那扇門給吹得吱呀吱呀的發響。我心裏猛然一動，馬上回頭對春喜說道：「你回去吧，我心裏有數了。」

春喜一轉背，我就開了園門，溜出去了。

外面的巷子裏冷冷清清，大家都躲在屋子裏守歲去了。我在老袁房裏還覺得額頭直冒汗，這時吃迎面吹來的風一逼，冷得牙齒打戰了。巷子裏總是滑騰騰

，一年四季都沒乾的，跑起來踩得噦噦噦噦，我怕得  
心都有點發寒，生怕背後有個甚麼東西跟着一樣，嚇  
得連不敢回頭。我轉過一條巷子口的時候，「嗚——  
哇——」一聲，大概牆頭有一對貓子在打架，我汗毛  
都豎了起來，連忙拔腿飛跑。好不容易才跑進那條死  
閨堂裏，我站在慶生的窗戶外，連氣都喘不過來了。  
裏面隱隱約約透出蠟燭光來，我墊起腳把窗上的棉  
紙紙溼了一塊，戳一個小洞，想瞅瞅玉卿嫂倒底背着  
我出來這裏鬧甚麼鬼，然後好闖進去嚇嚇他們。可是  
，當我眯着一隻眼睛往小孔裏一瞧時，一陣心跳比我  
剛才跑路還要急，掙得我的胸口都有些發疼了。我的  
腳像生了根似的，動也不會動了。

裏面桌子上的蠟燭，一閃一閃的。桌子上橫放着  
一個酒瓶和幾碟剩菜。椅背上掛着玉卿嫂那件紫紅滾  
身，她那雙松花綠的繡花鞋兒却和慶生的黑鞋齊整整  
的放在床前。玉卿嫂和慶生都臥在床頭上。玉卿嫂只  
穿了一件小襟，她的髮髻散開了，一大縷烏黑的頭髮  
跌到胸口上。她仰靠在床頭，緊箍着慶生的頸子。慶  
生赤了上身，露出青白瘦瘠的背來。他的兩隻手臂好  
長好細，搭在玉卿嫂的肩上，頭伏在玉卿嫂胸前，整  
個臉都埋進了她的濃髮裏。他們床頭燒了一個熊熊的  
火盆，火光熊熊，映得這個小房間的四壁昏紅的，連  
帳子上都反出紅光來。

玉卿嫂的樣子好怕人，一臉醉紅，兩個顴骨上油  
亮得快發火了，額頭上盡是汗水，把頭髮浸濕了，一  
縷縷的貼在上面。她的眼睛半睜着，炯炯發光，嘴巴

微微張開，喃喃啞啞說些模糊不清的話。忽然間，玉  
卿嫂好像發了瘋一樣一口咬在慶生的肩膀上來回撕扯  
着，一頭的長髮都跳起來了。她的手活像兩隻鷹爪在  
慶生青白的背上，深深的掐了進去一樣。過了一會兒  
，她忽然又仰起頭，兩隻手摳住了慶生的頭髮，把慶  
生的頭用力揪到她胸上，好像恨不得要將慶生的頭塞  
進她心口裏去似的。慶生兩隻細長的手臂不停的顫抖  
着，如同一隻受了重傷的小兔子，癱瘓在地上，四肢  
直打戰，顯得十分柔弱無力。當玉卿嫂再次一口咬在  
他肩上的時候，他忽然拼命的掙扎了一下，用力一滾  
，跳到床中央，悶着聲呻吟起來。玉卿嫂的嘴角上染  
上了一抹血痕。慶生的左肩上也流着一道殷血，一滴  
一滴淌在他青白的脅上。

突然間，玉卿嫂哭了出來，立刻變得無限溫柔的  
樣子。她小心翼翼的爬到慶生身邊，顫抖抖的一直問  
道：「怎麼了——？」她將面腮偎在他的背上，慢慢  
的來回磨貼着，柔得了不得。不久她就在他受了傷  
的肩膀上，很輕很輕的親一會兒，然後用一個指頭在  
那傷口上微微的揉幾下——好體貼的樣子，生怕弄痛  
了他似的。她不停的咽嗚着，淚珠子閃着燭光一串一  
串淌到他的背上。

也不曉得過了好久，我的脚都站麻了，頭好昏。  
呆了一會兒，我掉頭跑了回去，上樓蒙起被窩就睡覺  
。那晚我老作怪夢——總夢到慶生的肩膀在淌血。

「倒底乾姐弟可不可以睡覺啦？」第二天我在廚房裏吃煎年糕時，把胖子大娘拉到一邊，悄悄的問她道。

她指着我笑道：「真正在講傻話！那可不成，野鴛鴦了？」

她看我怔着眼睛解不過來，又彎了腰在我耳邊鬼鬼祟祟的說道：「哪，比如說你們玉卿嫂出去和人家睡覺，那麼，她和她的野男人就是一對野鴛鴦了，懂不懂？」說完，她就呱呱呱呱笑了起來，笑得好難看的樣子。討厭！我就是不喜歡把玉卿嫂和慶生叫做「野鴛鴦」。可是——唉！爲甚麼玉卿嫂要咬慶生的膀子，還咬得那麼兇呢？我老想到慶生的手臂發抖的樣子，抖得好可憐。這兩姐弟真是怪極了，把我弄得好糊塗！

第二天玉卿嫂仍舊換上了黑夾衣，變得文文靜靜的，在客廳裏幫忙照顧煙茶，講起話來還是老樣子——細聲細氣的，再也料不着她會咬人呢！

可是，自從那一晚以後，我就愈來愈覺得這兩姐弟實在有點不妥了。他們兩人在一起的時候，我竟覺得，像我們桂林七八月的南潤天，燠得人的額頭直想沁汗，空氣重得很，壓得人要喘氣了。有時我看見他們兩人相對坐着，默默的一句話也沒有。玉卿嫂的眼光一直落在慶生的臉上，胸脯一起一伏的，裏面好像脹了好多氣呼不出來。慶生低着頭，嘴吧閉得緊緊的，手不停的在擺桌子——咯吱咯吱的發着響聲，好像隨時隨地兩個人都會爆發起來似的。

直到元宵那一晚，我才看到他們兩人真的衝突起來了。嚇得我好久都不敢跟玉卿嫂到慶生那兒去。

那一晚，玉卿嫂在慶生那裏包湯圓給我吃宵夜。

我們吃完晚飯，沒有多久就去了。不知道怎麼搞的，那晚他們兩人的話特別少。玉卿嫂在搓米粉，慶生調餡子，我在捏小人兒玩。玉卿嫂的臉是蒼白的，頭髮也沒有攏好，有點凌亂，耳邊那幾縷鬆鬆的垂了下來。在燭光下，我看見玉卿嫂額頭上皺紋竟成了一條條的黑影，深深的嵌在上面。她的十個手指動得飛快，糯米團子搓在她手心中，滾得像個小圓球。慶生坐在她對面，拿着一雙竹筷，用力在盆子裏攪拌着一堆糖泥。他的眼臉垂得低低的，青白的顴骨上映着兩抹淡黑的睫毛影子。他緊緊的咬着下唇，露出一排白牙來，襯得他嘴唇上那轉青嫩的髭毛愈更明顯了。

兩個人這樣坐着，半天都不講一句話。有時外面劈哩叭喇響起一陣爆仗聲，兩人才不約而同一齊抬起頭往窗外看去。當他們收回眼光的時候，玉卿嫂的眼睛馬上像老鷹一樣罩了下來，慶生想避都避不及了，慌得左右亂竄，趕忙將臉扭過去，脖子上暴起青筋來。有一次當她的目光又掃過來的時候，慶生的手忽然抖了起來，手中的一隻筷子「叭！」的一聲竟折斷了。他陡然站起將手裏那半截往桌上用力一摔，匆匆的轉身到廚房去，斷筷子一下子跳了起來，落到玉卿嫂胸上。玉卿嫂的臉立刻轉得鐵青，手裏的糯米團子一撥，翻成了兩半滾到地上去。她的目光馬上也跟着慶生的背影追了過去，她沒有講話，但嘴角却一直牽動

着。

慶生沒有吃湯圓，他講他吃不下去。玉卿嫂只叫了他一聲，看他吃，就和我吃起來了。慶生在房裏踱來踱去，兩隻手一直插在褲子口袋裏。我們吃完湯圓時，外面爆竹聲愈來愈密，大概十字街那邊的提燈會已經開始了。我聽老曾講，高陞戲院那些戲子佬全體出動，架了好些臺閣，扮着一齣一齣的戲參加大遊行，如意珠扮蜘蛛精，金燕飛扮蚌殼精，熱鬧得了不得。

慶生踱到窗口，立在那兒，呆呆的看了一會兒外面天上映着的紅火。玉卿嫂一直凝視着他的背影，眨都不眨一下，也在出神。慶生突然轉過身來，當他直接觸到玉卿嫂的眼光，青白的臉上立刻慢慢的湧上血色來了。他的額頭發出了汗光，嘴唇抖動了半天，最後用力迸出聲音沙啞的說道：「我要出去一下子！」玉卿嫂怔着眼睛望着他，好像沒有聽懂他的話似的，半晌才徐徐站起身來，低低的說道：「不要出去的，她的聲音又冷又重，聽起來好怕人。」

「我要去！」慶生顫抖的喊道。

「不要——」玉卿嫂又緩緩的說道，聲音更冷更重了。

慶生緊握着拳頭，手背上的青筋都現了出來。他遲疑了好一會兒，額頭上的汗珠子都沁出來了。突地他走到牆壁前，將掛着的棉襖取下來，慌慌忙忙的穿上身去。

玉卿嫂趕快走過去，一把揪住慶生的袖子，問道

：「你要到那兒去？」她的聲音也開始抖起來了。

慶生扭過頭去，嘴巴閉得緊緊的沒有出聲，他的耳根子漲得緋紅。

「不，不——你今天晚上無論如何不要出去，聽我的話，不要離開我，不要——」

玉卿嫂喘吁吁的還沒有說完，慶生用力一掙，玉卿嫂打了一個踉蹌，退後兩步，鬆了手，慶生趕忙頭也不回就跑了出去。玉卿嫂站在門邊伸着手，嘴巴張開好大，一直喘着氣，一張臉比紙還要慘白。隔了好一會兒，她才轉過身來，走到桌子旁邊呆呆的坐了下來。我站在旁邊也讓他們嚇傻了。這時，我才走過去推推玉卿嫂的肩膀，問她道：「你怎麼啦？」

玉卿嫂抬起頭望着我，勉強笑道：「我沒有怎麼樣，少爺，你乖，讓我歇一歇，我就同你回家去。」

她的眼睛裏滾着閃亮的淚珠子。我看見她托着頭倚在桌子上的樣子，憔悴得了不得，一下子好像老了许多似的。

## 十一

一過了元宵，學堂就快上課了。我媽幫我一查，作業還少了好些，她罵了我一頓道：「再出去野吧，開學的時候，吃了老師的板子，可別來哭給我聽！」我吐了一吐舌頭，不敢張聲，只得乖乖的天天一早爬起來就趕大小字，趕得手指頭都磨起了老繭。到了開學那天，好不容易才算湊够了數。



這幾天，我都被拘在家裏，沒敢出去要。玉卿嫂又去過慶生那兒一次，我也沒敢跟去。她回來時，臉色和那天夜晚一樣，又是那麼慘白慘白的。

開了學，可就比不得平常了，不能任着性子愛去那兒就去那兒。偏偏這幾天高陞戲院慶祝開張兩週年，從元宵以後開始，演十晚大戲。老會去看了兩夜，頭一夜是「五鼠鬧東京」，第二夜是「八大鎗」。他看了回來在老袁房裏連滾帶跳，講得天花亂墜：「老天，老天，我坐在前排真的嚇得屁都不敢放，生怕臺上的刀子飛到我頸脖子上呢！」

他裝得活靈活現的，說得我好心癢。可是，上了課，我媽絕對不准我去看夜戲的。她講小娃子家不作興半夜三更泡在戲院子裏，第二天爬不起來上課還得了。唉！「五鼠鬧東京」，雲中翼耍起雙刀不曉得多好看呢，我真恨不得我媽發點慈悲心，讓我去戲院子瞅一瞅就好了。

可巧十七那天，住在南門外的淑英姨孃動了胎氣，進醫院去了。這是她頭一胎，怕得要命，姨丈跑來我們家，死求活求，好歹要我媽去陪淑英姨孃幾天，坐坐鎮，壓壓她的膽兒。我媽辭不掉，只得帶了丫頭，拿了幾件隨身衣服，跟姨丈去了。她臨走時囑咐又囑咐，叫我老實些，乖乖聽玉卿嫂的話。她又跟胖子大娘說，要是我作了怪，回來馬上告訴她，一定不饒我。我抿着嘴巴笑，直點頭兒應着。等我媽一跨出大門，我馬上就在客廳跳起來，大呼小叫，要稱王了。胖子大娘很不受用，吆喝着我道：「你媽才出門

，你就狂得這般模樣，回頭闖了禍，看我不抖出來才怪！」

我媽不在家，我還怕誰來？我朝胖子大娘吐了一泡口水，回她道：「呸，關你屁事，這番話留着講給你兒子孫子聽，莫來訓我，我愛怎麼着就怎麼着，與你屁相干！」說完，我又翹起屁股朝她拍了兩下，氣得她兩團腮幫子直打顫兒，一疊聲亂嚷起來。要不是玉卿嫂跑來把我拉開，我還要和她鬪嘴鬪下去呢。這個人，忒可惡！

當然，那晚第一件事就是上戲院子。我已經和唐道懿約好了，一吃完晚飯要在他家門口等着，我坐老會的黃包車去接他。玉卿嫂勸我不要去戲院子，她講那種地方雜七雜八的。我不依，好不容易才候着我媽出門，這種機會，那裏去找？

高陞門口真是張燈結綵，紅紅綠綠，比平常越發體面。這晚的戲碼是「拾玉鐲」和「黃天霸」，戲票老早就賣完了，看戲的人擠出門口來，急得我直頓腳抱怨老會車子不拉快些。後來幸虧找着了劉老闖，才加了一張長板檯給我們三個人坐。黃天霸已經出了場，鑼鼓聲響得叫人的耳朵都快振聾了。臺上打得是緊張透頂，唐道懿嘴巴張得老大，兩道鼻涕跑出來也忘記縮進去。我罵他是個鼻涕蟲，他推着我嚷道：「看嘛，看嘛，莫在這裏混沙混鬧！」打手們在臺上打一個筋斗，我們就拍着手，跟着別人發了瘋一樣喊好。可是，武打戲實在不經看，也沒多時，就打完了，接下去就是「拾玉鐲」。

扮孫玉姣的是金燕飛，這晚換了一身嶄新的花旦行頭，越發像朵我們園子裏剛開的芍藥了，好新鮮好嫩的模樣兒，細細的腰肢，頭上簪了一大串閃亮的珠花，手掌心的胭脂塗得鮮紅。老會一看見她出場，就笑得怪難看的哼道：「嘿！這個小狐狸精我敢打賭，不曉得迷死了好多男人呢？」

我和唐道懿都罵他下作鬼。我們不愛看花旦戲，拿着一劍鐮子在臺上扭來扭去，不曉得搞些甚麼名堂。戲院子裏好悶，我們都鬧着要回去了。老會連忙涎嘴涎臉央求我們耐點煩，讓他看完這齣戲再走。我跟他說，他要，就一個人看，我們可要到後臺去看戲子佬去了。老會巴不得一聲向我們作了好幾個揖，攙掙着我們快點走。

我們爬到後臺時，裏面人來人往忙得不得了。如意珠看見我們，連忙把我們帶到她的化粧檯那兒，抓一大把桂花軟糖給我們吃。過了一會兒，做扇子的生，露凝香也從前臺退了進來，她摘下頭巾，一面揮汗，一面噓氣向如意珠嘟囔道：「媽那巴子的！那個小婊子婆今夜晚演得也算騷了，我和她打情罵俏沒撈上半點便宜。老娘要真是個男人，多那麼一點的話，可就要治得她衣服貼貼了。」

「你莫不要臉了，」如意珠笑道：「人家已經有了相好啦，那裏用得着你去治！」

「你說的是誰，」露凝香敲着大眼睛問道：「我怎麼不知道？是不是前幾天我們在哈盛強碰見和她坐那在一起的那個後生仔？」

「可不是他還有誰？」如意珠剔着牙齒說道：「提起這件事來，才怪呢！那個小刁貨平常一提到男人她就皺眉頭，不曉得有好多潤佬兒金山銀山堆在她面前要討她做小，她連眼角都不掃一下，全給打了回去。可是，她對這個小夥子，一見面，就着了迷。我敢打賭，她和他總共見過不過五六次罷了，怎麼就親熱得像小兩口子似的了？尤其最近這幾天那個小夥子竟是夜夜來接她。我在後門碰見他幾次，他一看到有人出來，就躲躲藏藏，慌得甚麼似的。我死命盯過他幾眼，長得蠻體面的。我猜他今晚一定又來看戲了，」如意珠說着，就拉開一點簾子縫，探頭出去張了一會兒，忽然回頭向露凝香招手嚷道：「哪，我說得果然不錯，真的來了，你快點來看。」

露凝香忙丟了粉撲跑過去，擠着頭出去，看了半晌說道：「唔，那個小婊子婆果然有幾分眼力，是個很體面的後生仔，難怪她倒貼都願了。」

我也擠在她們中間伸頭出去瞧瞧，臺底下盡是人頭，左歪右晃的，看得眼睛都花了，我一直問着如意珠到底是哪一個。她抱起我指給我看，說道：「右邊手第三排最末了那個後生男人，穿着棉襖子的。」我順着她的手指看過去時，不由得驚訝得喊了起來：「哎呀，怎麼會是慶生哪！」

露凝香和如意珠忙問我慶生是誰。

「是我們玉卿嫂的乾弟弟啊！」我告訴她們道。她們笑了起來，又問誰是玉卿嫂呢？我告訴她們聽，玉卿嫂是帶我的人。

「玉卿嫂是慶生的乾姐姐，慶生就是她的乾弟弟。」我急得指手劃腳的向她們解說着。

露凝香指着我呱呱呱呱笑了起來，說道：「這有甚麼大不了呀，容容少爺，看你急得這個樣子真好玩呀！」

我真的急——急得額頭都想冒汗了，一直追着如意珠問她慶生和金燕飛怎麼個好法，是只有一點點好呢，還是好得很。如意珠笑着答道：「這可把我們問倒了，他們怎麼好法，我實在說不上來，回頭他到戲院子後門來接金燕飛的時候，你在那兒等着就看得到了。」

「這有甚麼好急呀？」露凝香插嘴說道：「你回去告訴你們玉卿嫂好了，她得了一個又嫵媚，又精巧——」她說到這裏咕嚕咕嚕笑了起來，「又風騷的小弟婦！」

唔，我回家一定要告訴玉卿嫂——一定要告訴她聽。

## 十二

「拾玉鐲」可演得真長呢，臺下喝采喝得我心煩死了，屁股好像有針戳一般，連坐不住。唐道懿直打呵欠吵着要回去睡覺了，我喝住他道：「等一下子！耐不住，你就一個人走，我還有事呢！」

好不容易才挨到散場，我吩咐老曾在大門口等我，然後拉着唐道懿匆匆忙忙穿過人堆子，繞到高陞戲院的後門去。我們躲在一根電線桿後面，離着高陞後

門只有十幾步路。

「你鬧些甚麼鬼啊？」唐道懿耐不住了，想伸頭出去。

「噓，別出聲！」我打了他頭頂一下，把他揪了進來。

後門開了，戲子們接二連三的走了出來。先是如意珠和露凝香，兩個人嘖嘖呱呱，瘋瘋癲癲的叫了黃包車走了。緊跟着就是雲中翼和幾個武生，再就是一批跑龍套的。過了好一會兒，等到人走空了，才有一個身材細小的姑娘披着坎肩子走出來，才走幾步就停了下來，遲遲疑疑的向左右張了好一陣子。這時從黑暗裏迎出了一個男人，一見面，兩個人的影子就合攏在一起了。天上沒有月亮，路燈的光又是迷迷糊糊的。可是，我恍恍惚惚還是看得清楚他們兩人靠得好近好近的。直到有人走過來的時候，他們兩人才倏地分開，然後肩並肩走向大街去。我連忙拉了唐道懿悄悄地跟着他們後面追過去。他們轉到戲院前面，走到十字街哈盛強裏面去了。哈盛強點着好多盞氣燈，亮得發白。我這下子才指着裏面回頭問唐道懿道：「這下你該看清楚是誰了吧？」

「哦——原來是慶生！」他張着一把大嘴，鼓起眼睛說道。我覺得他的樣子真傻！

## 十三

玉卿嫂在房裏低着頭織毛線，連我踏進房門她都沒有覺到。她近來瘦了好些，兩頰窩進去了，在燈底

下，竟會顯出凹凹的暗影來。我是跑上樓梯來的，喘得要命。氣還沒有透過來，我就衝向她懷裏，拉着她的袖子，一頭往外跑，一頭上氣不接下氣的嚷着說道：「快，快，今天晚上我發現了一樁頂頂新鮮的事兒，你一定要去看看！」

「甚麼事啊？」玉卿嫂被我拖着踉踉蹌蹌的，一行走一行問道：「半夜三更，怎麼能出去——」

我打斷她的話頭搖着手說道：「不行！不行！你一定要去一趟，這是你自己的事啊！」

我們坐在人力車上，任憑玉卿嫂怎麼套我的話，我總不肯露出來。我老說：「你自己去看了就曉得！」

我們在哈盛強對面下了車。我把將玉卿嫂拖到電線桿後面，壓低聲音對她說道：「你等着瞧吧，就要有好戲看了。」

對面那排小館子已經有好幾家在收拾店面，準備打烊了。只有哈盛強和另外一家大些的仍舊點着雪亮的氣燈，裡面還有不少人在宵夜，蒸籠的水氣還不時從店裡飄出來。

隔了一會兒，慶生和金燕飛從哈盛強走了出來。

金燕飛走在前面，慶生挨着她緊跟在後面。金燕飛老歪過頭來，好像跟慶生說話似的。慶生也伏向前去，兩個人的臉靠得好近——快要碰在一起了似的。金燕飛穿着一件嫩紅的短襖，腰幹束得好細，走起路來輕盈盈的，好看得很。慶生替她提着坎肩兒，兩個人好親熱的樣子。

「喏，你可看到了吧？」我一隻手指着他們說道

，另一隻手往後去撈玉卿嫂的袖子，一抓，空的，我忙回頭，嚇得我蹲下去叫了起來：「喔唷！你怎麼了？」

玉卿嫂不曉得甚麼時候已經滑倒在地上去了。她的背軟癱癱的靠在木桿上，兩隻手交又着抓緊胸脯，混身都在發抖。我湊近時，看到她的臉變得好怕人，白得到了耳根子，眼圈和嘴角都是發灰的，一大堆白吐沫從嘴裡淌了出來。她的眼睛閉得緊緊的，上排牙齒露了出來，拚命咬着下唇，咬得好用力，血都沁出來了，合着口沫從嘴角掛下來。她的胸脯一起一伏，抖得衣服都顫動起來。

我嚇得想哭了，拚命搖着她肩膀喊着她。搖了半天，她才張開眼睛，長長的嘆了一口氣，然後顫抖抖的用力支撐着爬了起來。我連忙撲着她的腰，仰着頭問她到底怎麼了。她瞪着我直搖頭，眼珠子怔怔的，好像不認得我似的，一忽兒咧咧嘴，一忽兒點點頭，一臉抽動得好難看，喉嚨管裡老發着呼嚕呼嚕的怪聲，又像哭又像笑，陰慘慘的，好難聽。

她呆立了一陣子，忽然將頭髮攏了一攏，喃喃的說道：「走——走啊——去找他回來——去，去，去——」

她一面說着，一面脚不沾地似的跑了起來，搖搖晃晃，好像吃醉了酒一樣。我飛跑着追在後面喊她。她沒有理我，愈跑愈快，頭髮散在風裡，飄得好長。

外面打過了三更，巷子裡幾頭野狗叫得人好心慌，風緊了，好像要從棉紙窗外灌進來似的。

玉卿嫂進了慶生屋裡，坐在他床頭一直呆呆的一句話都沒有講過。她楞楞的瞪着桌子上爆着燈花的臘燭，一臉雪白，繃得快開拆了似的。一頭長髮被風吹亂了，絞在一起，垂到胸前來。她週身一直發着抖。我看見她蒼白的手背不停的在打戰，跳動得好怕人。我坐在她身邊不敢做聲，喉嚨乾得要命。

我們慶生房裡等了好一刻，慶生才從外面推門進來。他一看見玉卿嫂坐在裡面時，頓時一呆，一陣血色湧上了脖子，站在屋中央半晌沒有出聲。他兩隻手緊緊的握着拳頭，扭過一邊去。玉卿嫂幽幽的站了起來，慢慢一步一步顫巍巍的扶着桌子邊沿走過去，站在慶生面前，兩道眼光正正的落在慶生臉上，兩個人都沒有說話，呼吸得好急促。

過了一會兒，玉卿嫂忽然躍上前，兩隻手一下箍住慶生的頸子，攆得緊緊的，頭直往慶生懷裡鑽，迸出聲音，沙啞的喊着：「哦——哦——慶生——慶生——你不能這樣——你不能這樣對待我啊！我要你——我要你，要你！唉，唉，我只要你啊！我只有你這麼一個人了，你要是這樣，我還有甚麼意思呢？——慶生——弟——弟——」

慶生一面掙扎着，一面不停的悶着聲音喊着「玉姐」。他掙扎得愈厲害，玉卿嫂箍得愈緊，好像全身的力氣都用出來了似的，兩隻手臂抖得更起了。

「不、不——不要這樣——慶生，不要掙開我！弟

弟，你要要我，一定要要我啊！我甚麼都肯答應你——我為你累一輩子都願意！慶生，你耐點煩再等幾年，我攛了錢，走，我們一塊兒離開這裡，玉姐一生一世都守着你；照看你，服侍你，疼你！玉姐替你買一幢好房子——這間房子太壞了你不喜歡——玉姐天天陪着你！只要你肯要我，慶生，我為你死了都肯閉眼睛的！要是你不要我，慶生——唉，唉，我——我會難受得不曉得怎麼樣了——」

慶生掙扎得一臉紫脹，額頭上的青筋暴起小指頭那麼粗，汗珠子一顆顆冒了出來。他用力將玉卿嫂的手慢慢使勁掰開，揪住她的脖子，對她說道：「玉姐，你聽着，請你不要這樣好不好？我怕了你了！你愈對我好，我愈怕！你要是真的疼我的話，你就不要來管我！你要管我我就想避開你，避得遠遠的，我心裡頭才舒服！我才二十歲呢，還有好長的半輩子，你讓我舒舒服服的過一過，好不好？玉姐，我求求你，不要再來抓死我了，我實在不能對你好，見了你，我的心就發寒，我受不了了。你放了我吧，玉姐，我實在不能給你甚麼了啊，我——我已經跟別人——」

慶生放了玉卿嫂，垂頭悶悶的咳了一聲，喉嚨顫抖得啞了嗓。他抱了頭用力抓着自己的頭髮，煩惱得不得了似的。玉卿嫂僵僵的站着，兩隻手臂直板板的垂了下來，好像骨頭脫了節一樣，動都不曉得動了。她的臉扭曲得好難看，腮上的肌肉一凹一凸，一根根牽動着，死死灰灰的，連嘴唇上的血色都褪了。她呆立了好一陣子，忽然間兩行眼淚迸了出來，流到她嘴

角上去。她低了頭，走向門口，輕輕的對我說道：「走吧，少爺，我們該回去了。」

## 十五

淑英姨孃生了一個大胖娃仔，足足有九磅重，是醫生用簞子簞出來的。淑英姨孃昏了三天才醒過來，當然我媽又給拖住了。

這幾天，我並不快活，我老覺得玉卿嫂自從那夜回來以後變得怪透了。她不哭，不笑，也不講話，一臉慘白，直起兩個眼睛，要不就是低着頭忙忙的做事，要不就躺在床上睡覺。我去逗她，也不理我，像是一根死木頭，走了魂一樣，蓬頭散髮，簡直脫了形。到了第四天晚上，玉卿嫂忽然又粧扮起來。她又穿上了她那素素淨淨月白的衣裳，一頭頭髮捫得光光的攏到後面，挽成了一個鬆鬆的髻兒，一對玉白的耳墜子閃閃發亮。她這幾天本來變得好削瘦好憔悴，可是，這晚她搽了一點粉，裝飾一下，又變得有點說不出的漂亮了。而且她這晚的脾氣也變好了似的，跟我有說有笑起來。

「少爺，」她幫我剝着糖炒栗子，問我道：「你倒底喜不喜歡我呢？」

「我怎麼不喜歡你？」我敲了她一下手背說道：「老實跟你講吧，這一家除了我媽，我心裡頭只有你一個人呢！」

她笑了起來，說道：「可是，我不能老是跟着你

「怎麼不能？要是你願意的話，還可以在我們家呆一輩子呢！」

「要是我忽然間死了——」我連忙按着她的嘴巴不准她說下去，罵她好端端的怎麼亂講話。

她剝完了一堆糖炒栗子給我吃以後，突然站了起來，抓住我的手，對我說道：「少爺，要是你真的喜歡我的話，請你答應我一件事，行不行？」

「行啊！」我嚷道。

「我今天晚上要出去到慶生那兒有點事，很晏才能回來，你不要講給別人聽，乖乖的自己睡覺。你的制服我已經熨好了，放在你床頭，一摸就摸得到。記住，不要講給別人聽。」

她說完忽然間緊緊的摟了我一下，摟得我發痛了，她放了手，匆匆的轉身就走了。

那一晚我睡得很不舒服，夜裡好像特別長似的，風聲、狗叫、樹葉子掃過窗戶的聲音——平常沒在意，這時通通來了。我把被窩蒙住頭，用枕頭堵起耳朵來，心裡頭怕得直發慌。一忽兒聽到天花板上上的耗子在搶東西吃，一忽兒聽到屋簷上的貓子在打架，吵得好心煩，連耳根子都睡發燒了。也不曉得幾更幾鼓，我才朦朦朧朧合上眼睛睡去。可是，不知怎麼搞的，那晚偏偏接二連三做了許多怪夢——夢裡頭又看到了玉卿嫂在咬慶生的膀子，慶生的兩隻青白手臂却抖得好怕人。

一早我就被尿膠醒了，天還是懵懵亮，窗外一片暗灰色，霧氣好大。我拉開帳子，發現對面玉卿嫂的床上竟是空的。我怔怔的想了一下，心裡頭吃了一驚。她大概去了整夜都沒有回來，我恍恍惚惚記起了夜裡的夢來，納悶得很。我穿了一件小襖子，滑下床來，悄悄的下樓走進了後園子，後門栓子又是開的，我開了園門就溜出去了。

太陽剛剛才昇起來，透過灰色的霧，射出幾片淡白的亮光。巷子地上潮濕得很，微微的反着污水光，踩在上面好滑。有幾家人家的公雞，一陣急似一陣的催叫起來。拖板車的已經架着車子咯吱咯吱走出巷子口來了，我看不清楚他們的臉；可是，有一兩個的嘴巴上叨着的烟屁股，却在霧氣裡一閃一閃發着昏紅的暗光。我凍得直流清鼻涕水，將頸子拚命縮到棉襖領子裡去。

我走到慶生的屋子門口時，凍得兩隻手都快僵了。我呵了一口氣暖一暖，然後叫着拍拍他的門，裡面一點聲音都沒有。我等了一會，不耐煩了，轉過身去用屁股將門用力一頂。門沒有拴牢，一下子撞開了，一個踉蹌，跌了進去，坐在地上。當我一回頭時，嘴巴裡只喊了一聲「哎呀！」爬在地上，再也叫不出第二聲了。

桌子上的蠟燭只燒剩了半寸長，桌面上流滿了一餅餅暗黃的蠟淚，燭光已是奄奄一息發着淡藍的火焰了。慶生和玉卿嫂都躺在地上。慶生仰臥着，喉嚨管有一個杯口那麼寬的窟窿，紫紅色的，血凝成塊子了。

灰色的襖子上，大大小小沁着好多血點。玉卿嫂伏在慶生身上，胸口揸着一把短刀，鮮血還不住的一滴一滴流到慶生的胸前，月白的衣裳染紅了一大片。

慶生的臉是青白色的，嘴唇發烏，鬢鬢的髮脚貼在額上，兩道眉毛却皺在一起。他的嘴巴閉得好緊，嘴唇上那轉淡青色的鬚毛，還是那麼齊齊的倒向兩旁，顯得好嫩相。玉卿嫂一隻手緊緊的挽在慶生的頸子下，一邊臉歪着貼在慶生的胸口上，連她那隻白耳墜子也沾上了慶生喉嚨管裡流出來的血痕。她臉上的血色全褪盡了，嘴唇微微的帶點淡紫色。她的眉毛是展平的，眼睛合得很攏，臉上非常平靜，好像舒舒服服在睡覺似的。慶生的眼睛却微睜着，兩隻手握拳握得好緊，扭着頭，一點也不像斷了氣的樣子。他好像還是那麼年青，那麼，好像一逕在跟甚麼東西掙扎着似的。

我倒在他們旁邊，摸着了他們混合着流下來的紅血，也昏過去了。我覺得很冷，很冷，恍恍惚惚，太陽好像又從門外慢吞吞的爬了進來似的。

## 十七

我在床上病了足足一個月，好久好久腦子才清醒過來。不曉得有多少個夜晚，我總做着那個怪夢——夢見玉卿嫂又箍着慶生的頸脖在咬他的脖子了，鮮紅的血一滴一滴流到慶生青白的脊上。



## 女店員側記

■ ■ 陽影

我是一個中藥女店員，工作雖然清閒，但是，工作時間却很長，沒有顧客的時候，「坐」到不耐煩，有顧客的時候，又「做」到不耐煩。

一般中藥店，都是用男店員的，大概因為我是女店員，所以一些男顧客都愛來找我，他們明明沒有病，却說頭痛啦，肚子痛啦，什麼什麼的，真的，我時常都被一些難以應付的顧客攪到我頭昏，不過爲了工作，我只好忍受他們的無理取鬧。

有一個「傻子」每天都來買一包頭痛粉，我以為他有頭痛症，有一天對他說：「先生：你乾脆買一打回去吧！不必天天來買，而且還可以便宜些。」他說：「沒關係，我反正天天要走這條街。」

漸漸的，我們開始有交談了，他每天來買一包頭痛粉，都要找些話題跟我談。

後來我才知道，那個「傻子」根本就沒有頭痛症，他買的頭痛粉全都放在家裡，根本就沒有服過一包。這時我懷疑他有神經病，後來我才明白，他的目的不過是爲了要和我做「朋友」，說他傻嗎？他的職業很高尚呢



！不過他用這種方法結交女朋友，的確新奇，因為太新奇了，所以他失望了。此後我們店裡也就少了一個天天來買頭痛粉的顧客。

有些顧客，是很容易招待的，他們一點都不難為你，而且還會與店員們談得很投機，這種顧客才是我所樂於接近的。

也有一些顧客，買什麼都要講價，生活在這金錢萬能的市場上，爲了五分錢的爭執，店員與顧客，往往鬧到不歡而散。

還有一些顧客，他們根本不是來買藥，他們只是來胡鬧，遇到這些顧客，真是使我好氣又好笑。白軒就是我最難應付的一個，他一來，不等我問他，就先開口說：「我的小姐，怎麼樣了？幾天沒見妳，又瘦了？」

「不害羞，誰是你的小姐？」

「妳不是在想着我，怎麼會瘦？」

「你去死，我沒時間跟你說那麼多。」

「我死了，妳又得到什麼？想拿我的遺產嗎？妳又還沒有嫁給我。」

「你死了，少一個人來打擾我。」

「喲！好厲害的一位小姐呵！」

「以後不許叫小姐，知道嗎？」

「那叫什麼呢？」

「告訴你，以後叫大姐。」

「好，大姐！大姐！」

第二天，白軒又來了，與他同來的，還有一位A先生，這位A先生，比他更難應付，雖然他買什麼都不講價，但是，他最愛討便宜。白軒似乎很正經的問我：「大姐，妳好嗎？」我回答他說：「很好，謝謝你。」接着他告訴我，A先生要買東西。於是我轉向A問：「A先生，買什麼嗎？」

「買妳，怎麼樣？」

「對不起，這裡沒有買人的。」

A又說：「大姐，我有病，妳知道嗎？」

「什麼病？告訴我，我能介紹你服食最有効的藥。」

「醫生說我患了精神病，需要女朋友的安慰才會好，所以我想來買妳的心。」

「喲！你指到什麼地方去了？說正經的，我是店員，現在要做生意，如果你們再胡鬧下去，給老闆看見，恐怕要炒我魷魚了。」

「老闆？如果老闆現在來，我會在老闆面前稱讚妳，說妳很會做生意，這樣妳又有機會加薪了。」

「那我先謝謝你啦。」

「謝謝就算了嗎？加了薪應該請喝茶。」

「但是，現在還沒有加薪呵！」

「那麼今晚我請客，妳奉不奉陪？」

「我九點鐘才下班，你們不是不知道。」

「我當然知道，九點半，我在八打舞車站等妳。」

「如果我失約呢？」

「如果妳失約我就在老闆面前破壞妳。」

「好了，好了，算我怕了你。」

九點半，我沒有赴約，他當然也不會等我，因為我們每次都是說過就忘記的，誰也不會把那些當真。

有一天，來了一個推銷員，他一打開樣本，就胡說八道，這樣好，那樣好，似乎什麼都唯有他的才最好。

他爲了要我買他的藥，竟口口聲聲叫我「頭家嫂」，聽到「頭家嫂」，多少使我感到驚惶，我還是一個未婚女性，想不到他會叫我「頭家嫂」是他分不出青紅皂白呢？還是我的容貌比實際年齡老得太多了？

顧客叫我「頭家嫂」我還可以原諒他，被一個推銷員叫我「頭家嫂」，實在使我有氣惱，當他再一次叫我「頭家嫂」的時候，我就不客氣地對他說：「你去死啦！」這時他才覺悟，知道自己稱呼錯了。

生活在這多元民族的國家裡，不懂英文，使我少做很多生意，爲了想要拉來更多的顧客，我準備向英文「

進攻」。

以前父親請過一位家庭教師來教我讀英文，那時，不知是我心情不好還是英文太難學，所以使我一點進步

都沒有，後來家庭教師結了婚，我也就收拾了書本。

現在因爲在語言方面，產生了很多無法應付的問題因此又使我決定再找一位家庭教師。

昨天，店裡來了一個華籍青年顧客，我問他：「先生：買什麼嗎？」誰知他竟用英語答覆，於是我又再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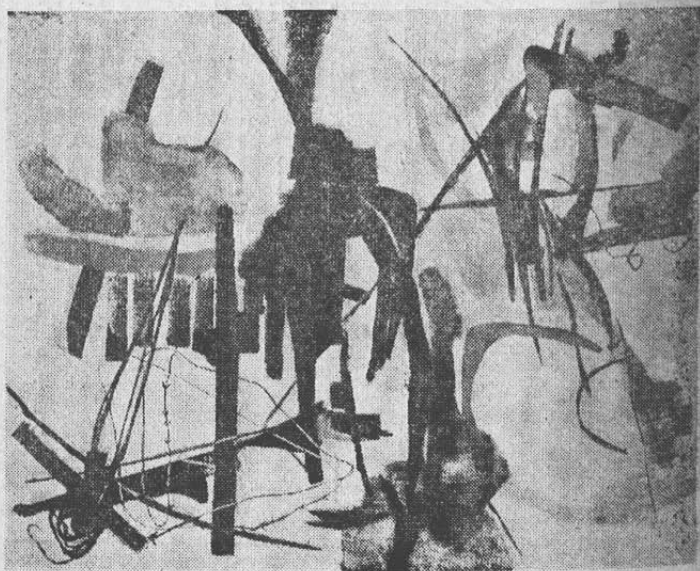
次被顧客難倒。他看我不會聽，改用華語向我說，「妳不懂英文嗎？」我反問他：「你不是華人嗎？」結果他

被我問呆了，這時幸好哥哥來解圍，生意還算做成了。

華精著名代現界世

# 恥痕

W. Heinrich  
白皚  
译作



Willi Heinrich 是戰後西德文壇上與眾不同的著名人物。他努力自修研究，未曾進過高等學府。一九三九年他加入德國陸軍時，年僅十九歲，曾因作戰受傷多次。戰爭結束以後，他做過店員和公司裡的職員，開始寫作小說。

與雷馬克成名的經過相同，他的作品是先在美國獲取到廣大讀者羣和激賞的。他的第一篇小說「鐵十字獎章」(Cross of Iron) 於一九五五年在德國出版，並未受到人們的重視；翌年，却在美國成爲暢銷書。第二篇小說題名是「末日」(Crack to Doom)，使他聲名益噪。「恥痕」(Mark of Shame) 是他的第三篇作品，曾在西德引起很大的爭論。

柏林早郵報評論說：「……故事的發展極爲緊湊，並且富於爆炸性，在描寫今日社會的真實人物與事實的矛盾方面異常成功。爲切實掌握德國目前現實最真確可讀的嘗試之一。」

德國新聞社：「……本書爲目前德國最引起爭論的作品。茲不論毀譽雙方觀點若何，吾人對於作者的才華，及他毫無禁忌無懼於暴露事實的勇氣，深感欣慰。……」

德國圖書館雜誌：「Heinrich 毫不留情而且尖刻地揭破了我們新德國社會的毒癰……」  
西德社會民主黨機關報「自由」：「Heinrich 是德國唯一不顧民族情緒對之蹙眉不滿的勇敢青年……」

朔薩倫娜剛剛走到門口，一眼就看見這個人。他坐在花園裡一張小凳上，睡着了；臉兒伏在放置在桌面的兩臂之上。他身穿一套廉價的衣服，笨重而牢固的皮鞋，褲子穿了長長的一截，露出一段被日光曬得黝黑的腿。

朔薩倫娜不會輕易地受到驚駭。她走到他身旁，拍拍他的肩頭。他驀地抬起頭來。

「你在這兒幹什麼？」她問。

他眯着眼睛，用手抹下眼睛，拙手拙脚地立了起來。他的個子高高的，朔薩倫娜必須仰起頭，纔能夠看到他的面孔，她挺喜歡這種臉型的；於是再問

話的時候，口氣不由得比較和緩多了。由於一直坐在太陽底下的緣故，他滿臉都被汗水浸濕；他先鄭重其事地凝望着她，然後啓口說：

「妳，朔薩倫娜·史奈德？」

「是的。」

「我是來報告妳兄弟的消息的。」那人說。

朔薩倫娜心裡一陣子絞痛，腿上滲出汗水，不由

已地倚上桌邊。

「他死了。」

「妳已經知道？」

「我們假定會是這樣的。」朔薩倫娜說着，失神

地注視着對方；一面想起來客定然十分疲倦，也許等候得已經很久了。

「請到屋裡來？」

「我不想給人增添麻煩。」這青年人說。雖然是句客套話，他說得却蠻誠懇。

她旋開門鎖，領他走進陰涼而光線暗淡的起坐間；她拉起窗前遮葉，注視着窗外，直到她確定自己不會笑出來才轉過身來，請他坐下。

「你是在那兒認識我兄弟的？」

「在捷克斯拉夫，戰爭的最後一天。當時我們正在撤退，想趁着夜色游水渡過莫爾島河；一個美軍衛兵發現了我們，開槍射擊，子彈擊中你兄弟，他失蹤了。」

「淹死啦？」

「子彈可能殺死了他，當時光線暗得很。」

「是的，啊，當然，對不起。」她終於哭了起來，面頰上掛滿淚珠。她用手背揩臉頰，再度地道歉。

「父親和母親一直都在希望着。」她說：「我却不曾作此空想，但是消息來得仍是太突兀了。你怎麼不早點來我們這兒？」

「我被拘在俄軍俘虜營，到現在才被釋放出來。來到這兒以前，我先回家去了一趟，我家在伊爾曼諾也許你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地方。」

「沒有。」

「它是在杜侖西亞省，蘇聯佔領區。我今天才到這兒的。」

「父親和母親一定會很感激你的。」凱薩倫娜說，聲音發抖。

「就我所報告的消息來說，我真不敢確定這一點。」

「哦，可是，一定會的。」她說：「不能確定生死，比較起來情形更壞些。你老遠跑來通知我們，真是感激不盡。」

「我順便還要在這兒辦點旁的事情。」他說。

「我還有點不十分瞭解。」凱薩倫娜說：「你說過是美國人開槍射擊你和漢斯的，可是，你怎麼會去俄軍俘虜營？」

「美國人把我們整批地移交給俄國人的。」

「噢，多可怕呀！先生貴姓是？」

「勃克霍茲。赫格特·勃克霍茲。」

「謝謝。你在紐倫堡將逗留多久呢？」

「現在還不能一定。」

「你還要回伊爾曼諾去？」

「不。」赫格特捺熄了香烟，站起來說：「我要走了，該去找處歇宿的地方。」

「啊！」凱薩倫娜跳了起來，「父親和母親沒到家以前，你不能走的，他們不會原諒你走的。請再等一會兒吧！你準是餓了，此外，你不必擔心住宿的地方——我父親一定會為你設法的。」

赫格特猶疑不定地望着她，心裡想如果能够避免當面向她父母講話多好。

「求求你，」她說：「再留一會兒。幫我一個忙。」

吧。

「她祈求地望着他，赫格特勉強地重新坐回椅子。」

「我去拿點東西來吃。」

不等待對方答氣，她已經跑出了起坐間。

赫格特心裡甚感歉仄地瀏覽着室內。對面牆上懸掛着一張全家的大照片——明顯地看得出來是戰事將近結束時才拍攝的：穿軍人制服的男孩子自然是漢斯，旁邊著看護服的女子定然是凱薩倫娜，他覺得她現在漂亮多了；兩位老人家分站在兩邊，兩人都很高大，臉上表情嚴肅，而且都穿着深顏色的衣服。母親穿的是高領的長裙，父親穿上背心，右手大姆指鉤在掛錶的金鍊上。

凱薩倫娜進來，已經換了件衣裳；準是又會痛哭了一場，他從她兩眼裡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你不在意的話，我們就在涼廊裡吃點三明治，你喜歡喝茶，還是啤酒？」

「在俄庫塔，」他說：「我們只有茶吃。」

她不解他說的是些什麼，「俄庫塔？」

「是的。西伯利亞的一處城鎮。」

「噢。」她說：「那你一定需要啤酒。」

在赫格特吃東西的時候，兩人都很少講話，凱薩倫娜看到他頗不習慣地使用刀叉，頗感到納悶；赫格特自己也發覺到這一點，索性擱下刀叉，直接動其手來。

「練習的機會太稀少啦，」他說，絲毫不覺得難以爲情。他很喜欢他的爽快，同時發覺他的頭髮有些

灰澀；鼻子寬大而且端正，淡顏色的眼睛裡發出奇異的閃光；他的雙手堅實而有力，細長的手指上，烙着做過苦工的標記。對他的胃口好，她也感到欣慰，當一瓶啤酒告罄，她從冰箱裡又取來一瓶。

「那兒還有不少哩。」她說。

「謝謝，這瓶該够了。我的腸胃遲早要習慣於這一切了。」他抹了一下嘴吧，問：「可以吸烟嗎？」

「別傻氣啦，」她回答：「當然可以。」

他望出窗外，看到樹林那邊，「這兒真是住家的好地方。」

「是的。」她問：「你怎樣找來這兒的？」

「我找到警察，他們查過登記冊。我不曉得令尊的大名，可是我曉得你和漢斯的。他們告訴我令尊是鄉長，不知擔任這一職位有多久了？」

「有好幾年啦。戰後沒多久就被派擔任這職務。」

「真令人難以相信！」赫格特脫口而出。

她眼光銳利地瞪着他，「這有什麼難以相信的？」

赫格特後悔辭未達意。

「難以相信——我的意思是說，我從未想到我們會再有自己的鄉長。」他解釋說：在椅子裡轉動了一下身體，「在俄國時，我們聽說西德的情形糟透了。」

雖然說出了道理，他仍然覺得未能使她滿意；凱薩倫娜趕緊改變話題，問起他親屬的情況。他提起在伊爾曼諾已經出嫁的姊姊，和他父親的遭遇。

凱薩倫娜從他談話的聲音裡清楚地查覺出，這些問題均不免引起他的傷感；她真想講幾句安慰他的話

，可是一時吾塞，一句也說不出口。她默默地望着他，心裡喜歡他得很。

「是這些原因使你不打算再返回伊爾曼諾？」

「不僅如此。俄國人現在佔領着杜侖西亞，我跟他們一起生活，已經够長久和够多的了。」

「嗯。我非常瞭解這一點。」凱薩倫娜同情地說：「你定然會經過遇過許多多可怕的苦難。」

赫格特臉上泛出一絲微笑。她第一次見他微笑，突然間發現他的面孔顯得年青了十年，她迷惑地凝望着他。

「其實各人的看法並不一致。」他說：「有些人認為俄庫塔的生活還過得去，比起希特勒時代的猶太人，石礦坑裡的幾年苦工還算是不錯的了。想家是其最使人痛苦難熬的一件事。我和納粹衝鋒隊隊員關在一起，他們真不愧是我生平僅見最有訓練的傢伙，兩天沒飯吃他們仍然彼此敬禮，高呼希特勒萬歲！其中有個名字叫弗烈特的軍官，不斷地揚言一旦獲釋返家，第一件事就是砍下一個猶太人的腦袋。這個猶太人是個美國軍官，在審訊的時候，曾經打過他耳光。這個衝鋒隊的軍官像被鬼附上身體似地，忘不了這樁恥辱，曾經割破手指頭，用血把他那人的名字，記在營房的牆上；在最初的半年裡，下令部下們每晚面牆立正，高唱反猶太歌曲，有誰不聽命令就遭痛打。後來，日子久了，受不了這種胡鬧的人漸漸多了，大家終於不再理會他這一套。他哭了，我想是氣得哭的。到這時候紀律才垮了，但是許多人都被折磨得只剩

奄奄一息了，我們全體都染上痢疾。俄國女醫師也感到束手無策。撐過這段時期的人，以後的幾年也曾經捱得過去。」

「那個衝鋒隊的軍官呢？」凱薩倫娜問。

「他沒有捱過來。他不肯承認沒人再聽命令的事實，而鬧出連串的事端；後來，他的一個心腹背叛了他，報告俄國司令官說他與女醫師有染，這一來一切根本解決。他們半夜裡把他提了出去，以後再沒有人看見過他。」

「可是，那——」凱薩倫娜突然緘口不言。

赫格特講述這段往事時的冷靜與漠不關心的語氣，比起故事本身更使她震驚，她想他一定是被變成禽獸了；她會希望能夠看見他說話時的表情，可惜這半小時來天色已經轉暗，以致未曾如願。雖然他的故事殘酷可怕，凱薩倫娜却着了迷，她相信他背誦祈禱文，也定然會使她着迷的。

突然間她聽到父母的聲音。門推開了。凱薩倫娜看見暮色朦朧中站在門口的父親的身影，接着室內的電燈開亮。

赫格特坐直了身子，即使沒有看過牆上的照片，他也早已有了準備。漢斯曾經把父親向他描叙得十分仔細；禿頂、梨形的頭、紅關下垂頸開顯得過於渺小的嘴、粗短的頸項、連接着頭和腿間，好似拱橋般凸起的腹部。他看見凱薩倫娜站了起來，用冷冰冰的聲

普內父親報告，心裡感到一陣子困擾。

「這位是勃克霍茲先生。他帶來漢斯的消息。」  
史奈德還來不及答話，突然響起一聲尖銳的呼叫，  
鄉長被推向一旁，一個女人衝了過來。

「他還活着，」她尖叫道：「他還活着！」

赫格特望着站得僵直的凱薩倫娜。她的父親也呆着不動，面色倏地變得灰白陰沉，好像患了急病。屋子裡靜悄悄地，只聽到女人急促的呼吸聲響；她站在赫格特面前眼睛睜得大大地注視着他，等到他沒說什麼，立刻軟綿綿地癱了下去，兩手緊抓住他的上衣，氣喘吁吁地說：「他還沒有死。別告訴我他已經死了。」

天啊，你千萬別那麼說啊！  
赫格特攔住她的手腕，使出全付力氣把她攙了起來，緊緊地握住她的雙手。

「我剛從俄國戰俘營出來。」他說：「營裡有個和漢斯年紀相仿的孩子，是五兄弟中最小的一個。他們五兄弟中兩個戰死在俄國，一個死在法國；第四個犧牲在克里特島的上空；父親是在莫尼黑空襲時喪命的；最小的一個在營裡死於痢疾。昨天我會去探望他的母親，她一聲都沒哭，她說：她慶幸還有人能夠活着，為死去的丈夫和孩子們祈禱上帝。您還有一家人除了祈禱而外，您尚可為他們做許多事哩。」

他鬆開手，再度望着凱薩倫娜。「我想我最好明天再來。」  
凱薩倫娜點點頭。走到自己母親面前。  
「您去休息一會兒吧，媽。」

史太太一聲不響地被領向門口。

凱薩倫娜轉過身來。「你答應明天再來？」

「是的。」赫格特答應說。

他轉身面向着史奈德。後者一直站在原地，始終沒有移動過；一雙冰冷的眼睛正虎視眈眈地打量他。

「你是誰？」史奈德開口問他。

赫格特不想再多講話。

「我已經向您的女兒介紹過自己。」他說：「現在我想告辭啦。」

「你別走，」史奈德命令說：「你闖到我家來，不顧我妻子的健康，幾乎要了她的命。況且許多有失踪親屬的人，都會受過騙，我要你證明你不是騙子，我有權如此要求。」

「只要求這點，是嗎？」

「什麼，你說些什麼？」

赫格特抖擻起精神來，說話聲音裡充滿了憤慨。

「要如何才能够證明呢？」

「很簡單。你說過曾經跟漢斯在一起？」

「否則我來這兒幹什麼？」

「那麼，你對他認識得多少呢？」

「相當多。同知道你的幾乎一般多。」

「我？」

「是的。我知道你曾經是個納粹黨員。毆打過一個猶太人。檢舉過上司。你的兒子對你並無好評。」

史奈德面色鐵青，摸索到一把椅子，身不由己地坐了下來。赫格特不是頭一次看見人哭泣，但從來沒



見過有這種哭法的：史奈德面部的表情並無變化，只是嘴脣發縮小了，就像是嬰兒的嘴脣；他沒有出聲，可是淚流滿面，就像是剛從暴風雨夜裡光着頭冒雨返家；他的兩隻胳膊則像是癱瘓了似地懸掛在椅子兩旁；不到一刻，赫格特就看膩了這番做作的姿態。

他遲到此刻還未找妥住宿的地方，心裡渴望着要去找個女人，其他的一切都拋上九霄雲外。這七年來，在俄庫塔，爲了夜裡求清靜，他不得不穿着皮鞋睡覺，以備隨時踢打跑過來擾亂的人；耳朵裡雖然也塞上了東西，可是依然可以聽到四周圍在進行中的種種。一百廿個人，大部份都還沒超過廿歲，整整七年！二千五百廿五個漫長的夜間——沒碰過女人，其中情形是不堪想像的。

「我不明白你爲什麼要這麼傷心。」他對史奈德咆哮着，「你早該對這種事先有準備的。」

史奈德抬起濕漉漉的臉。

「告訴我他是怎麼死的。」

「淹死的。我們在夜裡偷渡莫爾島河，一顆美軍射出的子彈結果了他。」

「什麼，一個美軍！」史奈德說，突然停止了啼哭，嘴角慢慢地向下彎曲，「你說是一個美國人？」

「怎麼，難道你希望會是個俄國人？」

史奈德像要發狂似地望着他，沒聽見他所說的話，儘自喃喃地噙着：「原來如此！是一個美國人！」

轉瞬之間史奈德變成另外一個人了。他頻頻爲自己道歉，有禮貌地要求赫格特多留些時候；他說最好

是找一處僻靜的小酒店，兩人去喝一杯，好好地談談；至於住宿問題——他叫赫格特完全不必擔心，今晚當然就在史家住宿，並且問起他是否還有行李留在車站。一時摸不着頭腦的赫格特點了點頭。

「我們去取行李。」史奈德說：「你先稍坐一會兒，讓我去看視一下我妻子。」不等赫格特反對，他已經走開。

赫格特坐進一張寬敞而舒適的椅子，點燃上一支還是在俄庫塔用自己血汗錢買的俄國香烟，長長地吐了一口氣。他在心裡暗自忖度：西德生活費用高昂，是他早就知道的事實，爲了省錢，何不就在此度過一夜；今後他必需儘快地找到工作，在這方面，鄉長也許可以幫忙，鄉長有地位，關係應該也多；剛才未想到這一層，真是愚蠢。他想到這裡，不由得怨恨起自己來，他早應該對這個人客氣而有禮貌，不必那麼絕決使他厭惡。

他對鄉長的社會地位尙無正確的概念，也許只不過是個虛位並無實權；但是眼前，一個熟悉地方情形的清道夫，也比他一路帶來的偏見，更具價值而且切合需要。

他必須趕緊使自己的生生活進入軌道，好爲將來的生命過程尋覓一處安定的據點。到現在爲止，他仍不能完全擺脫過去生活彷徨與茫然無靠的感覺；他雖然曾經竭力準備過迎接自由，但是一切都像久遠以前的往事，仍然顯得陌生而且隔閡，如同剛才所遇到的女子，只是他記憶中的小女孩，故而能够舉止高尚純

潔。對一個七年來不會正常生活過的人來說，史奈德的女兒原是容易引起麻煩的。

門開了。

「對不起，使你久等。」史奈德說：「我妻子好些了，她將爲你準備樓上的客房。我們現在先去取行李。」

赫格特隨着鄉長走到街上停車的地點。

「車子不大，」史奈德說：「等它夠十萬公里，我就買部大車。」

史奈德把駕駛座推到最後，他的腹部仍死緊擠住方向盤。赫格特看着他發動引擎。

「跑長路的時候我用司機。」史奈德說：「現在的交通太繁，開車並不是件鬧着玩的事。」

「這是您自己的車？」赫格特問一句。

「不。這是公家的車。你已經看到我們住的房子，當初屋子的錢足夠買十五部這種汽車。那都是當年的事了，現在；物價高漲，全是韓戰搞出來的！」

「但是韓戰已經結束。」赫格特說。

「不錯，戰爭已經停止，可是戰後餘波尚未平息。火車站在眼前啦，咱們先找個停車的地方。」

史奈德說：「咱們現在去吃晚飯。」

餐館在一條狹窄而黝暗的街上，從外表看起來，一點也不吸引人；老闊立在門口笑臉相迎，引他們至角落裡，一張舒適的桌子上；史奈德似乎是這兒的經常顧客。

「我總是坐這張桌子的。」史奈德說：「我們每個星期都在這裡玩牌，地點舒適又清靜。你點個什麼菜？」

「隨便，我無所謂。」赫格特答。

「那麼，我提議吃炸肝，炸甘薯，還有生菜。」史奈德招呼侍者。

這一餐很豐富，赫格特吃得蠻開心；鄉長要了一瓶酒，把酒杯斟得滿滿地。

「爲你平安歸來祝飲一杯。」他說：「我一直在希望着同我兒子一起，來慶祝這一天的。」

「世事往往是與願與違。」赫格特深怕鄉長又要落淚，趕緊說：「您的確可以爲您的兒子驕傲。」

「是的。他是我的兒子！」史奈德說：「他仍然很年青，對人情世故還不完全瞭解，因此，我們相當地親近。你覺得食物的味道如何？」

「好極了。」

「我很高興。」史奈德說着，一面請赫格特吸雪茄烟。

酒杯再度添滿以後，史奈德靠進椅背說：「請你詳細地告訴我，他是怎麼死的，一點也不要遺漏。我請求你。你不必顧慮我會傷感。」

「實在說起來，並沒有多少可以講的。」赫格特說。

史奈德臉色灰白地悉心聆聽着，很少提出問題；

赫格特講完以後，他仍然垂著頭靜靜地坐在酒杯後面，雪茄烟已經熄滅了，他把剩餘下的烟丟進烟灰盤。

「你會經多方面地幫助我的兒子，」他開口說：「我能够為你做些什麼事嗎？」

赫格特聳聳肩頭，「你請我吃飯，並且留我今夜在家住宿。令郎遭遇到不幸，我很難過；如果他同我一般地被俘虜的話，我也不敢担保他能够留下性命，他的身體弱，不適於在石礦坑裡長期做苦工。」

「是的。」史奈德進一步問道：「那邊死的人很多嗎？」

「一大半都不會逃過劫數。」

「我會經聽說過這事。」史奈德說，一面磨着牙齒，「就在這兒——紐倫堡——他們會經審訊過戰犯；從法律的觀點看起來，這種違反不追既往條例的舉動，實在是完全不合法理的。此外，他們並且會經阻止我們的東線軍隊西撤。」

「對這些事，我都曾思索過。」赫格特說：「得到結論是我們只有譴觀我們自己，而不必妄想人家會對我們客氣和寬大。沒有希特勒，這一切都不會發生了。」

「哼。沒有希特勒的話，我們沉淪得更早和更快。我們大多數人都已經忘記一九三三年以前。這裡的情形了；那時候，每個人都爲了終於有人挺身而出，結束了腐敗的政治和當政，而感到異常興奮。」

「結果希特勒結束了更多和更寶貴的東西。」赫格特反駁說。

史奈德眼睛注視着酒杯出神。

「你太苛刻了。但是實在也難怪你。也許你在戰爭裡，聽多了他們騙人的說話。我不是要爲希特勒辯護，可是你談起他的失敗和錯誤時，也不應該完全抹殺他成就的一方面；他所具備的優異條件，儘管當今這些槍夫俗子裝做不知道，明眼人那個不心裡有數。你看我——我是個戰犯嗎？因爲我一九三七年參加納粹黨，並且掌攬過猶太人？我要告訴你！」

他打斷自己的談話，又叫了一瓶酒。

他滿臉通紅，從桌面上伏身湊近赫格特。

「希特勒初當權的時候，我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已經到達了萬劫不復的淵底；緊急法案、罷工、黨派間的流血巷戰、示威、失業、混亂……，別的国家儘可以對我們暢所欲言。可是，希特勒收拾了這一切。他不但給我們一套嶄新實用的經濟和政治制度，並且建立起主動的外交政策；他使我們重新恢復了民族的自尊心，使我們隔夜之間又值得驕傲了；爲我們的歷史文化而驕傲。誰能够責備一個正當當的德國人揚眉吐氣呢？我當時就是那樣的，我告訴你，直到現在我還引以爲傲！」

他打噴嚏，又叫了酒。

看起來他已經很醉了。赫格特開始思量，怎樣才能够把他弄回家去，他自己早已放棄再跟他做任何爭辯的念頭。他隱隱約約地似乎記得，原來的計劃是想找個女人度過這夜的。

「相形之下，美國人給我們的是什麼呢？」史奈

德繼續發揮說：「什麼也沒有，絕對地一無所有。相反地，却把我們的城市粉碎，轟毀了我們的教堂，以及我們文化的紀念物——這一切都是西方方明的中心砥柱——又把我們美麗的紐倫堡化成了瓦礫堆；而最重要的是他們殺死了我的孩子。如果，我早知道——他說話的聲音轉低，改爲耳語——「我要是早知道會發生這些事，我絕不僅只擱打那個猶太人，我會打死他。他們裡應外合地把我攻垮啦，他們派出這些卑鄙的小人來害我們，這些沒有自己國家的被收買了的奸細，我們有權，也有做國民的責任，督促着我們去發現他們，把他們從洞裡驅趕出來，予以迎頭痛擊。不管今天你對我是怎樣想法的，我當初的所作所爲，絕對不是盲目地衝動和毫無意義的排斥，而確乎完全是愛國的行動表現。自從美國人來了以後，這裡纔真的發生了恐怖與排斥，爲了小小的一條香烟，一批德國人就向佔領軍出賣另外的一批德國人。現在，我帶你去看看東西。」

他起身，脚步蹣跚地，喊着算賬；以後；抓住赫格特的肩膀，「跟我來，」他說：「跟着我來。」走出門口的時候，他的脚步却令人驚異地穩定，使得赫格特大爲納悶，不敢確定他是否又在演戲。

在街上，摸索一陣以後，史奈德終於打開了車門，擠進駕駛座，呼吸急促而響亮。他駕着車緊靠街右邊緩緩地行駛，超車時，特別小心地兜個大圈子。

赫格特滿心好奇地向四面張望。他們正駛過一處他不認識的地區，街的兩傍都是堆積成丘的瓦礫，不

時見有廢墟矗立着；有的廢墟中間閃耀出點點燈光，是幾幢本造的簡陋房屋——臨時的住宅和店舖——漆黑地站在夜空裡。

「這裡是過去的嘉若蓮大道，」史奈德解說道：「現在依然沿用着舊名字，但只有這個名字還保存着。我們前後遭遇過廿八次空襲，約有七千名市民喪生，百分之四十的住宅被毀掉，但是他們並不會把我們擊潰——他們做不到這一點！」

他彈笑着。

「現在，紐倫堡再度有了四十萬居民，每個人都不會忘記美國人和他們殘酷的空襲，永生也不會忘記！」他喊叫起來。赫格特發現他確實是醉了。

他們不停地駛下去，赫格特好像覺得鄉長是在開車兜圈子。後來，一條寬廣的大路在他們眼前展開，兩旁的房屋都不見踪影，代替的是平坦的土地。又前行了幾百碼，史奈德手指着右面說：

「這是議會大廈，和閱兵場一樣，都是永遠造不完的偉大建築。現在——你看！」

他轉彎，駛下了大道，開進一條比較狹小的慢線道路。

「都森湖！」史奈德說：「我們快到那兒啦！」「你到底是要到那裡去呀？」赫格特煩燥地質問着，離開餐館之後，他還是初次開口講話。

史奈德嘻嘻地笑。

「再稍等一刻。你看見那邊龐大的建築物嗎？那兒就是檢閱台，希特勒就是站在那兒發表演說的。我

要帶你去看看他過去站腳的地方。下車吧。」

他刹住車，氣喘如牛地掙扎着爬出駕駛座；赫格特跟隨着下車以後，見他搖搖擺擺地，正穿過一條寬廣的柏油路，走向一座巨大的建築物。這個建築的形式一如古代羅馬的競技場，寬大的堦台，頂上面是龐大的柱廊，中間伸出一塊四方的平台；鄉長對準着這處平台走過去，他攀上層層的堦台，停止在巨大的廊柱之間。「來呀，」他不耐煩地喊道：「你來呀！」赫格特來到以後，他領着他走到演壇的中央；他把兩隻手放在石製的迴欄上，站在那兒一動都不動，眼睛注視着這一片寬敞的馬蹄形的廣場。

「他總是站在這兒的，」史奈德輕輕地說：「這兒，這個地點，像這個樣子；手放在這兒和這兒，腳就放在我現在立着的位置。在下面，極你眼力所及的地方，都站滿了人，旗幟飄揚，軍樂響奏，卅人成一排的隊伍陸續地走過，歡呼的聲音震天動地；全德國的國民均浸沉在欣喜欲狂的氣氛中，聽他的聲音說出來：「德意志的男女同胞，德國的國民……」。史奈德提高了聲音，「德國國民，」他喊道：「德國國民。」他聲嘶力竭地喊着。

時間已經快到清晨一時了。赫格特拿不定主意，該強迫史奈德住嘴，還是自己單獨地走開。他抓住他的肩頭，要求他停止喊叫，但一點也不見效果，他好像已經根本忘却尚有別人存在。他不斷地向空中揮舞拳頭，身體也開始顫抖和痙攣，喊的聲音也已變成一種含糊不清的號叫，就像有人用尖銳的短棒刺進定的

肚皮，不久，突然地，他的聲音變得清晰了；他號召已經陣亡的兵士們，快從坟墓裡起來，拯救在壓迫者鐵蹄下危難的祖國。

「啊，可憐的，悲哀的祖國啊，」他銳聲地呼喊：「啊，全國兄弟姊妹們：」嘴裡充滿了泡沫。

赫格特讓他站在那裡，自己回到柱廊下面，轉過身抬起頭，仰望着黑夜青空中映出的廊頂大黑影；史奈德仍然不會住口，他興奮地揮動着手臂，祈求他的看不見的聽眾們：不要絕望，不要忘記每個人對國家的神聖責任。

「我們全體——」他尖銳地呼喊說：「我們全體都會犧牲我們最親愛的家人，你們獻出父親和兄弟，我獻出我的兒子，我的唯一兒子，為我們不朽的祖國，不能征服的祖國，以及值得驕傲的德意志偉大傳統，而戰死在光榮的戰場上。」

他的喊聲在巨大的、漆黑的、空曠的廣場上往返地震盪，透過高聳的廊柱間的空隙，逸入星夜靜寂的空間。漸漸地，這喊聲終於減低了，轉而成爲一種痛苦的，難以節制的，孩子的股股啜泣；他的軀體好像也縮小了，跪在地上，手仍然緊抓住迴欄。赫格特呆

呆地注視着，直到史奈德兩隻手都滑下了欄杆。赫格特轉身一步一步地走下堦台，在最後的一層上坐了下來。他抬頭望過籠罩的夜幕，看見在議會大廈龐然黑影前面的，都森湖水面上倒映着的市內燈光；空氣中，樹本和青草的清新芳香，一陣陣地飄送過來；他舉起兩手，蒙住臉，禁不住地要哭了出來。

# 死城

■ 蒼 李 ■

——瘟疫散步的黃昏以後，極樂寺的後殿，忙煞了所有的袈裟。

親愛的黃昏不見啦，街燈的魂  
殘酷的引誘荒野的來風  
趕到山上鬼混去啦

血絲網住了沙彌的眼睛

沙彌的喃喃是走調的木魚聲

我們的憂鬱在路上蹣跚

彼此看不見，像雨季的落葉

惶恐地打着鞦韆

我們還等待什麼？病喜鵲垂翼在  
黑色的播音筒上，呻吟呀呻吟不走  
這無花果的夜，無力的升旗山啊  
蠕動着綿綿的臂，寫不完的葬曲啊  
寫不完的我们茫茫的眼光

如果紅綠燈還懂得讀報

黑濛濛的報紙，叫他們惶惶地

變色，因為夕陽這沒良心的鴉母遠行啦

只有病喜鵲費力到處啄食憂鬱

而板柵律哭着失貞，而渡輪  
載着哭聲去找尋那無恥的負心漢啦  
除了去安睡，萊特伯伯啊  
誰跟我們奕棋？

誰跟我們奕棋呢？

沙彌的喃喃是走調的木魚聲

我們的棋局是沙彌的喃喃

觀音亭前，有兩隻石獅子

正爲着寂寞竟爭先想要自毀啦

讓我們偷偷地扭亮燈光吧

聽它們的血管如何爆裂

看它們的腦筋如何充血

我們茫茫的眼光睜得好大好大啊

我們的憂鬱蹣跚得好暈好暈啦

倘若還沒有失去選擇

我們到關仔角的長堤去遠眺

我們託修女的白裙衫把情人的懷懷裏來

在長而瘦的土庫街

有一行無人的殯列正隨着葬曲走來……

——六七年十一月廿八日解禁四小時早晨於檳城

## 歐遊印象記

## 三九、參觀中小學校

到歐洲已整一個月了，在這個月裏，到處都是學校的消夏假期，所以沒有機會參觀；以考察教育的任務來說，究竟是不免失職的了。好在抵達柏林的第三天，恰巧是這裏學校開學的日子，而且有教師同仁的安排引導，才算得到了唯一的補償。

這天早晨，我和亞旺·哈君從柏林旅館步行往教師會，一路看得小孩子們背上負着書包，笑嘻嘻地由年長的同學或父母帶往上學；一時心裏感到特別愉悅高興，彷彿如同看到新加坡小學生一般的親切和快慰。午後二時，教師會的財政莫爾然先生（Mr. Molzahn）特別在開學日的繁忙中，抽空來伴我們到市街上購買東西的時候，我們會談起參觀學校的事，他說，他們的教師會已安排在明天派人引導參觀一所中學和一所小學，等我們購物回來教師會，就可以確定參觀的程序，今天剛開學，比較不方便。至於自己，因為教務纏身，明天不能偕行，真是抱歉……

翌日，我們就依着教師會的安排，前往參觀。先到 Heinrich Von Kleist Schule 中學。這

所中學是座舊式二層樓的校舍，前臨寬敞的大道，後有一片運動場，學生們儘够有活動的餘地。校長赫格爾先生（Mr. Haker），就是巴黎會議的代表之一，且曾登台報告；而前一晚在堪賓斯基大旅社中歡宴卡爾博士的席上，更和我坐在一起，所以並不生疏。據說該校男女學生僅三百餘名，但在柏林倒不是小規模的中學。我們在馬來亞經常看到的都是一二千名學生的中學，聽得這個數目，倒是不禁爲之驚奇的。教師會特別編排這開中學讓我們參觀，聽說是因爲我的興趣是在於美術和歷史，可見這所學校對於美術和歷史兩科的設備和教學，是相當理想的。

首先參觀的是圖書館，普通教室和教員辦公廳。該校有兩所圖書館，分別供學生和教員的閱讀或借出，都屬課餘進修研讀的性質。各班級的教室裏，另有專供學生參攷的圖書，藏在上格的壁櫥裏，下格壁櫥則藏置其他的教學用品或教具，都由學生自行管理。教員辦公廳裏，除了每位教師有一張辦公桌椅之外，更於壁櫥之中，各有一格藏置作業簿卷的櫥格；且有供教員於數學上參攷的圖書設備，可稱利便周至。

美術科在圖工教室裏上課。我們參觀的時候，正值中學二年級學生在上美術課。學生們各在兩面對坐的工作桌間畫自己選畫的單一器物，如鐵錘、鐵鉗、花瓶之類，都用鉛筆作精細的實物寫生。這注重單一物體的描繪，算是基本訓練之一項。教師坐在教室的一邊，從旁加以指導，或解答，學生的發問，顯出友愛的態度。教室中的壁間都是櫃櫥，藏置各種圖工的教具，更有許多參攷的書本及畫幅。據教師的報告，他們在中等學校裏，是實物寫生，物體圖繪和自由創作並重的。

科學室裏，滿陳生物學、物理學等的實物標本或掛圖，分門別類，密置在架格上或櫃裏，倒像是一個儲藏室，却很利便教師的取用。物理化學實驗室就和這科學室連在一起，計有兩座，其一用於教學指導，另一供學生自行實驗。設備都甚周全。

最有趣的就是在英語課裏，和學生們的談話。聽說這開中學是列英語爲第一外國語文的，此外還學習法文和希臘文。我和亞旺·哈君被引導進了教室被介紹和教師及學生們見面。學生們聽得我們是從馬來西亞來的。都表示十分高興，其中一個立即要求我們講述關於馬來西亞的情況。我和亞旺·哈君商量，作分別的報告；我講馬來亞及新加坡的四種語文源流學校的教育情況，亞旺·哈君講大馬的幅員人民和物產。學生們聽了之後，接二連三地發問，主要是關於印尼的對抗和華人與馬來人的相處問題，此外也還談到國際政治路線的問題。我們都一一分別加以解答。從發問的焦點之中，倒不難看出，這些十多歲的學生，雖是遠離馬來西亞，却具深切的關注；其次，他們對於政治問題的特別發生興趣也很值得注意。至於英語講得滿好，更是大大出乎我們的意料。雖然他們從小學五年級即已開始讀英語，且英語課中都是以英語爲教學媒介，究竟也還是第二語文，却能



這麼得體地發表意見，倒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哪。

最後參觀歷史教學，該校的歷史教育設備甚為完善，且由一歷史學博士担任教師，更屬理想。我們進了教室，坐在教室後座，各有一同伴作低聲的英譯。全級男女學生共十八名，都顯出愉悅的態度，當和教師談討課題的時候，更好像朋友們在細談些甚麼一樣，從無拘謹嚴肅的現象。這課裏的教學大綱是：第一次大戰至第二次大戰的德國。教師先把評閱過的筆記簿分發給每一學生，遇其中有問題的，就請他另行口述然後徵求其他學生發表意見，及至答案認為正確之後，才繼續分發其他的簿子。

簿子分發完了，便開始討論，黑板上掛着一幅希特拉時代的德國大地圖。教師先提出一項問題：德國第二次大戰失敗的原因。接着要求學生們發表意見。舉手的頗多，都先後經教師指定之後發言。討論了相當時間，然後由教師歸納，訂正，更又加以詳細的講述；學生一面細聽，一面筆記，很顯得學習情緒的濃厚。

他們這麼以學生為主體的指導教學，確是鼓勵學生們自動研習的教學法，也滿够有興趣。教師的從中指導，也很達到恰當的態度，尤其對於每一學生的充分尊重，輕聲細語的懇切談吐，更是理想的導師風範。學生們在教室裏發言，都不必起立，也絕無拘謹或畏縮的現象，但都能認真地發表其意見，更是難得的情況。像這麼的教學，學生們真不會感到乾澀乏味，而把史地視為畏途的吧。……

依着約定的時間，匆匆趕到一所小學校參觀。這所小學校傍臨河岸，景色美麗而環境清幽，確是理想的一個所在。我們先到校長室和秘書室，想會見校長，適值校長上課去了，乃由秘書介紹英語教員某女士引導參觀。這小學的校舍分為三部分，沿河的平房建築，是一二年級生的教室和活動地點；中央的二層樓，是其他班級的普通教室和專科教室，校長及教職員的辦公室也在這裏的樓下；前方是室內和室外的運動場，和教室隔了一段距離。

一二年級的教室，都是戰後新建的平房設置，中間是個寬敞的統廳，是學生休息或集會的所在，統廳的三邊，繞着教室，每一教室之外的臨河之處，附有廊台及空地，供各該級的學生遊息。教室之中，窗明几淨，四壁都是黑板和作業成績展示板，學生坐的都是單人椅桌，或各人分開，或連成組構，更有全體排成一凹字形的，顯然是隨時變換移動的。每一課椅之後，都設有供學生掛書包的裝置，也屬利便。每一教室各刷一色的淡灰水，藉供兒童識別其本級的範圍，即使公共地方的走廊或放置水杯的地方，也都分別繫上各級的色別，藉使兒童不致錯闖了地點。據說一二年級的學生，是不能越過其他年級的範圍的，而較高年級的學生，也不許走進這

一二年級的範圍裏。各具界限，也是生活指導和監護上的方便。

當參觀其中一組一年級生上民族語文的時候，女教師從容地坐着，以和藹的語氣說：今天要讀的這一課，小朋友們之中，誰能先讀一遍的？全級中有三人舉手，女教師指定最前方舉手的女孩子；她便很高興地朗讀。這一課是兒童詩歌，她一面讀，一面表情，語調抑揚頓挫，快慢有致。我們雖然不懂得德文，也能體會她的優美之處。讀完了，女教師謝謝她，又指定另一男孩子，要他發表批評意見。

那孩子很高興地說：她讀得不錯，而且真好，要是我，是不能讀得那麼好的。

女教師謝謝了他，又另指座末的一位女孩子發意見。

那女孩子說：她讀得很好，我真讚美她！  
女教師謝謝她，便開始次一段的教學活動。他們師生之間的關係宛如母親與孩子，同學之間够有友愛的情誼，都從這短短的過程中表現而無遺。可惜我們限於時間，不能看完這民族語文教學活動的全程，却已得到一深刻的良好印象。

參觀其他的教室，有做數學的，有教其他學科的，還有校長先生担任的音樂課，似都以學生為主動，教師從旁加以指導。尤其是校長先生和學生們共同研究一件銅樂器的構造和音域，大家靠在一起，更是有友愛的精神。最後引導參觀的英語教師特別帶我們進她的主任級教室，叫孩子們唱一支英文歌給我們聽，表示歡迎。運動場稍為離開教室，隔着一道圍牆，其中有個足球場，和一所室內體育館。館中有男女更衣室，籃球場，槓架及其他機械運動設備。籃球場的一邊，更有梯級式的台座。我們參觀的時候，有許多學生正在比賽類似排球的球賽，教師担任評判和指導，男學生們都脫了上衣，僅著短運動褲，女學生則穿短褲及上衣，做其他的運動。這種球類運動的形式，一如排球，只是用手拋擲的，兩方拋來拋去，看那一方接不到球，就算輸了一分。倒是我們所未會見過的。

參觀完畢，我和亞旺·哈君都有這樣的同感：這裏無論中學或小學，都設備周至，教學得體，很值得馬來西亞教師同仁們的參照。

#### 四〇、在柏林看歌劇：LA BOHEME

在柏林僅有幾天夜晚，除却應酬之外，就只有兩個晚上得以自由消遣娛樂，其中的一晚，是偕同亞旺·哈君同至 Berliner Philharmonic 音樂院聽管絃樂，另一晚則獨自到歌劇院看歌劇。

音樂院是現代化的建築，堂皇美麗，設備也極周到，而最大特點，就是演奏廳的新式構造，其演奏台在中央的最低之處，四圍的廳座，都高高低低作多層次的規則穿裊，彷彿如同環繞的小山坡，無論坐在那個角落，都很接近演奏者；聽音樂，看演奏，從沒有疏遠的感覺。這晚演奏的除了幾個大樂曲之外，更有一位少女的提琴獨奏，可稱優擅。

歌劇院處在市區裡，似是戰後的新建築，倒不怎樣現代化，但規模宏大，可容觀客一千八百人，其中設備也很周到，單只入門之處供觀客寄掛衣帽的廳室，玻璃櫥之多，已如百貨公司的售衣部。樓上的休息廳也甚廣大，更陳飾英國現代雕刻家亨利摩爾的大型人體雕刻組，在各層的樓梯走廊上步行，都可看到這現代化的名作。戲齣的編排，是每夜排定一齣，週而復始，一星期後才再復演，而這晚演出的名歌劇：La Bohème。這歌舞的主題歌唱片，我於戰前早已購備，也反覆聽了不少次數，只是還未曾欣賞過演出，現在親臨劇座，當也還是相當熟耳的。

La Bohème 意即波希米亞人，是描寫住在巴黎拉丁區的詩人和畫家的戀愛悲劇，其故事係根據亨利·默格爾（一八二二至一八六二）的小說「波希米亞人的生活」改編的，由基亞戈莎和綺麗迦兩劇作家撰詞，名歌劇作家普西尼（Giacomo Puccini 1858—1924）譜曲。情節細膩，旋律優美，尤富感動人心的效果。全劇分為四幕—三個台景，展開這樣的一段故事：—

在巴黎拉丁區附近的一家屋頂樓上，是詩人羅多爾夫、畫家馬希羅、哲學家柯琳，和音樂家邵納德的住寓。樓屋頹舊，陳置簡陋，一看而知道居住的主人們是在逆境奮鬥之中，天氣寒冷，看得玻璃窗外映着對街屋頂積滿了白雪，屋子裡的火爐已告熄滅，在饑寒交迫的情況裡，詩人和畫家都不斷地在抱怨他們的生活窘境。在無可奈何之中，詩人只好拿出他的詩稿塞進火爐裡生火取暖。當這時候，他們的朋友哲學家柯琳和音樂家邵納德走進來了。他們帶來了一些麵包和酒，準備大家過這一年一度的聖誕前夕。突然之間，房外有人敲門，房東走了進來，向他們索討欠租。他們沒有辦法償付，只好請他喝酒。他一喝了酒，竟把討房租的事忘記了。接着大家一夥兒都出門，到拉丁區享受聖誕前夕的歡樂，留着詩人在屋子裡，因為他須寫完了一篇詩，才得參加娛樂。

當他在寫的時候，驀地又有人敲門，倒把他嚇了一跳，但走進來的却是一個枯瘦蒼白的鄰居女郎迷迭。她說，她的鎖匙丟了，臘燭也熄滅了，特地走來借火，她雖然是以粉花為生的女郎，而且窮苦，却是長得美麗，而且詩人一直就苦戀着她，他於是點起蠟燭，走出房門，到樓下去為她尋找鎖匙。他找到了鎖匙，回到樓上梯口的時候，手上的燭火突然被風吹熄了。在黑暗之中摸索，兩人的手碰在一起，他感到她的手僵冷如冰，不勝

憐惜，於是溫柔地撫慰她，一同走進房裡，互相訴說身世、衷情和志願，終於互相了解而相愛了，於是手挽着手，一同出門去找他的朋友們。（第一幕）

在拉丁區咖啡館前的廣場上，裝飾得非常華麗，五光十色的燈光，閃爍輝煌，群眾也很熱鬧，都在過着狂歡的聖誕前夕。這對情人也在群眾之中，手挽着手地走着。他們走到一家服裝店前，便站住了。詩人爲她選購一頂新帽，然後走到咖啡館前行人道的桌座。他們看得畫家、哲學家 and 音樂家已在那裏，便和他們坐在一起。這時候，來了一輛賣玩具的手推車，車上滿擺着玩具，更又張掛着許多燈籠，隨擁着一大群孩子們，有的歡叫，有的向媽媽要錢，都爭相購買心愛的玩具，顯得歡樂而又熱鬧。

忽然之間，美麗的女郎繆席達也來了。繆席達是畫家馬希羅的愛人，却已吵架而鬧翻過。她現在被一個高級官員緊緊地追求着，這官員也隨着同到這裡。繆席達看到了馬希羅和他的朋友們，便湊到他們的鄰座，似乎有意要引起畫家馬希羅的注意。起初馬希羅是伴裝作漠然的樣子，經過迷迷對她表示歡迎之後，他苦口地說：「她名叫繆席達，姓氏叫誘惑！」經過大膽愉快的接近，繆席達便爲他唱出一首名曲，音韻美婉，表情懇切，雖然那官員屢次阻止，終於兩人恢復了情愛。可是那官員却死也跟着她，於是繆席達伴裝着腳傷，不能站立，待那官員離座前往就近的鞋店爲她買鞋子之際，便奔投入畫家的懷抱，擁着接吻，然後偕畫家坐在一起，顯得更加相愛。

當侍者要求付賬的時候，他們都窘着了。繆席達便吩咐兩桌的賬，都歸官員償付。她單穿着一隻鞋子，由畫家和哲學家扶着，參加歡樂的民衆裡去了。官員拿着新鞋子走來，見大勢已去，只好沮喪地坐下椅子，無可如何地接受兩份賬單的付賬。（第二幕）

一個寒冷的黎明時分，在荒涼的柵門通道地方，有幾間簡陋的屋子，也有幾棵疏落的大樹。左旁的一間酒店裡，燈光顯露，更聽得人們在裡面開飲的聲音。柵門外，聚集着許多小販、女工、清道夫以及農人，要求通進柵門。柵門裡的稅關員，在火盆邊取暖，於是開了柵門，讓他們走進來。

迷迷從通拉丁區的旁道走來，咳着嗽，向一稅關員問畫家馬希羅的所在。那關員指着酒店。迷迷請一個婦人進去叫他出來了，馬希羅懇切地招呼她，並告訴她，他和繆席達同住在這酒店裡；他到這裡，才發現畫廣告畫的收入，較之從事藝術畫還要好了許多；繆席達則教些音樂。迷迷有氣無力地告訴他，她正需要他的協助，因爲羅多爾夫近來因生活上不勝負担，常和她發生口角，她正患着嚴重的咳嗽，也不願牽累羅多爾夫，剛才跟他表示決絕，竟使他發生誤會而生了妒忌，……

爾夫看到。迷迷躲着，偷聽得羅多爾夫對於剛才吵架的埋怨，而且決定離開她，因為他沒有錢，不能幫助她醫好嚴重的咳嗽病，這時候，迷迷欲泣吞聲，禁不住的咳嗽。羅多爾夫才發覺了，忙走過去擁抱她，深悔自己的浮躁妒忌。但迷迷的離意已決，因唱着離別的歌來，歌調十分哀傷，竟使羅多爾夫依依不捨。當兩人擁抱的時候，馬希羅步入酒店，偕繆席達一同出來，却還是不斷地吵着架。這相異的對照，使迷迷和羅多爾夫深為感慨，於是決定繼續在一起，暫不相離，直至玫瑰花開的時節。（第三幕）

詩人和畫家已和他們的主婦發生破裂，都重到早先的屋頂樓來，過着寂寞而苦悶的生活，有一天，兩人伴作寫作和畫畫，但都懷念着過去的快樂日子，却誰都瞞着對方，不肯明白表露。詩人告訴畫家，他曾在街上遇過繆席達，顯出快樂幸運的樣子。畫家聽着，裝作不感興趣，乃故意報復地說，他曾見過迷迷，她乘着豪華的馬車，好像一個公爵夫人。互相嘲弄的結果，兩人便一齊感傷起來，直至音樂家和哲學家帶些食物走進來的時候，才打起快樂的心情，大家來次跳舞，藉以排遣心裡的苦悶。

突然間，繆席達匆匆進來，說：迷迷已在樓下，她已沒有氣力爬上樓來，這突如其來的消息使大家驚愕，於是都連忙出去，把迷迷扶上樓來，又殷勤地侍候着她。繆席達說，迷迷希望死在羅多爾夫的身邊；說着，拿出自己的一對耳環，交給馬希羅，吩咐他賣了，作為請醫生買藥之用。她又依迷迷的要求，去取她的皮手筒，哲學家柯琳決定典當他的大衣，買些可以減輕她的痛苦的東西，也偕同音樂家出去了。

這時候，屋裡只留着一對面臨生離死別的情侶。羅多爾夫撫着迷迷僵冷的雙手，忍泣垂淚，迷迷向他訴說他們過去歡樂的日子，又安慰他不要傷心。說到這裡，她突然咳嗽而昏迷了，羅多爾夫大叫一聲。這時候音樂家慌忙走了進來，問，到底怎樣了？迷迷甦醒過來，蒼白的臉微笑着，表示一切都很有滿意。繆席達和馬希羅各取着皮手筒和藥水，悄悄地進來，兩人已重歸和好。迷迷穿上了皮手筒，漸漸衰弱下來，最後好像熟睡了。馬希羅為她溫藥水；其他的人互相私語着；繆席達開始祈禱。羅多爾夫感到還有一線的新希望，他相信迷迷是安靜地熟睡着。這時候，音樂家悄悄走到床邊，發覺迷迷已死，不是熟睡。他告訴了馬希羅，大家都傷心而絕望。羅多爾夫情不自禁，急投在迷迷的屍體上，叫着迷迷，大聲地痛哭起來。（第四幕）

全劇在極其悲哀的氣氛中結束，全場觀眾大受感動，都不勝其哀傷。閉幕之後，鼓掌之聲大作，鬧了半個鐘頭的謝台與鼓掌之後，才告離場。

我於八月廿八日離開柏林。這天大清早特別早起，提前早餐，餐後乘德士車離開旅館，至德克機場趁機飛往佛蘭克福，然後換機往日內瓦。八月四十分鐘抵達佛蘭克福，看看時候還早，離換機還有四個半鐘頭的時間，於是趁巴士車入市區，參加環遊佛蘭克福全市的旅遊組，於十時開始遊覽。

佛蘭克福的市街並不寬大，但車輛極多，工商業也都發達，顯出熙熙攘攘的繁榮。這城市古代遺留下來的建築物甚多，因而古風溢然，尤其臨河兩岸的樓屋以及橫跨河面的許多大橋，更是景物優美，風光綺麗，富愉悅的感覺。我們先在市區裡兜了一通之後，便至大文豪哥德故居參觀。

這是一座二層樓的古風建築，處在一條較為僻靜的街上，樓屋毗接，左邊附加半座小樓，與主座相通，屋頂高陡，上有頂樓，聽說這樓房是哥德父親的產物，具二百餘年的歷史，仍是完好無恙。其中計有大小廳室十二間，在今日看來，也確是相高堂皇的一所室屋。哥德於一七四九年誕生在這屋裡，更在這屋裡渡其幼年及青年的時代，直至二十六歲成名之後，才離開這故居，其早年的著作及「少年維特之煩惱」，就是在这屋裡寫成的。屋中各室之有傢私物雜者，大都保持原先的陳置，古香古色，頗饒趣味。

先在樓下參觀其厨室，室中遺留有灶、桌、壁格和銅瓷器皿，舌樸之中賦有相當風雅。導遊者特別指出壁角的一具抽水機，是當時汲取自來水之用的，這在當時的住民之中，算是一種奢侈的設置。此外還有一張大與嬰孩兩用的木造椅子；正放着是大椅子，換個方向，就是具有圍邊的嬰孩坐椅。可見其時的人家，是很講求經濟的，而哥德的襁褓時代，聽說就常坐在這張椅子裡。這裡兩面的椅子，中國鄉下地方也有類似的出現，俗稱為「母子椅」，不過是用竹編造的，而且形式也有點差別。

樓上的一間後房，是哥德誕生的所在，據說當時是他母親的臥房，現在全然空着，只在地氈之上，立置哥德三十一歲時的大理石胸像，供人瞻仰，像前供有兩個呢花圈，是萊絲和倫敦的文學團體致贈的。這兩個文學團體，每年在哥德誕辰紀念日的時候，都寄呢布花圈來此致敬，每年更換一次。大家在這房子裡，都肅然站了一會兒，瞻仰着遺像，表示無限的敬意，然後從另一室門走進哥德的書房，這書房是個較大的廳室，前方面臨街道，哥德的少年時代，就在這室裡讀書寫作。現在陳置的遺物甚少，最引起注意的就是一張寫字檯和兩張椅子檯上置有幾本書和兩具燭台，據說「少年維特之煩惱」一書，及早年的著作，都是在这檯上完成的。深綠色的檯面，沾滿墨水的痕跡，很想見當時著者的一份滂薄氣慨，壁上掛有一幅哥德的油畫像和幾幅哥德手剪的剪影肖像，其中一幅是他自己的側影，一幅是少年維特之煩惱書中主人翁綠蒂的嬌姿。這兩幅剪影，凡讀過郭沫若氏翻譯本的，都會看過書中的複印縮圖，可稱妙肖雅緻。

哥德自「少年維特之煩惱」出版之後，便在文壇上享有盛名，於一七七五年被聘為威馬爾侯廷，因而離開

佛蘭克福，在大都市間展示其交際及寫作的雄才，從此便不再居住這裡了。

隔壁是哥德父親的讀書室，和哥德讀書室相通，室中書櫥甚多，櫥中滿陳着書本，據說都是法律方面的書籍。他們世代都操執律師的業務，就是哥德起初也是一個律師，後因狂飆運動勃興，才從事寫作的。室壁上滿掛着繪畫，是他外祖父的蒐藏品，據說他外祖父愛好藝術，且是當時許多畫家的友好，所以蒐藏的圖畫甚多。

回至走廊，在樓梯邊靠壁之處，是一企立時鐘，高達天花板下，木質鑲花的鐘體之上，具有好幾個鐘面，分別指示秒、分、鐘點、月份及節季等，確是別緻，也是為時計演變的歷史品證。

此外也看了好多間廳室，都是哥德父親的紀念遺物，也足顯見其時家庭生活的概邈，但限於時間，都未及細看，只是匆匆走過而已。

離開哥德故居之後，便乘車至法蘭克福的古代市區，一瞻古市政廳及十三世紀天主教堂的表觀，又繞過河的兩岸及幾座大橋，欣賞沿河一帶的明媚景色，倒有幾分像是倫敦泰晤士河的風邈，而清幽雅麗則有以過之。聽說此地有艇遊的旅遊組，乘着遊艇溯河瀏覽，到處風景更是美麗。可惜我只有剩下半天的時間，實在無從欣賞了。

最後參觀當地的植物園，園中林木參天，有池塘、河流、斜波、田徑的穿插，富天然的幽趣，花圃繁茂，時花盡開，也顯得春末夏初的特有氣象。園中特別開有一個大溫室，屋頂四壁都是玻璃，其中植有許多棕櫚及羊齒類的熱帶植物，算是不可多得的設置。導遊者在這裡特別鄭重其事的講解說明，似乎認為稀世的珍寶。我看那些植物，被關在玻璃室裡，實在未如新加坡植物園的欣欣暢茂，實在可憐。不過這裡是寒冷的地方，培養熱帶的植物，確非容易，但物以罕見珍，有了這麼的置備，供當地人士的見識或研究，已可謂為周至的了。導遊者講解之後，知道我是從新加坡來的，便特來向我尋問意見。我告訴她，熱帶最珍貴的花卉，可算是胡姬，種類繁多，不下幾百種，形態也各異，但都枝葉疎少，花串豔麗而悅目，在每年的胡姬花展裡，吸引了許多歐美人士的愛好和興趣。希望這裡也有這類花卉的培植，雖然氣候不同，但從人工及科學技法的補救，相信不難獲致成功。……她聽了微笑地表示謝意，又說，她也希望能夠如此。

接着走到另一座養花室裡，室中略具佈置，也種有不少花草，中間之處，擺着許多組的鮮花，常具枝葉，大都是洋芍藥及玫瑰之類，供人選購。花是擺得相當的多，購買者却是寥寥可數，當然也就不是以生意經着眼的擺賣了。

大家到咖啡店露天茶座間喝些飲料，然後趕回市區的旅遊終站，結束佛蘭克福的半天遊程。

聖誕節剛過去，人們由歡樂中所換來的疲累還沒有完全恢復，眼角上都留下了一絲倦怠，意味着滿足，又意味着熱鬧後的一種空虛。

韓太太——現在是馮小姐——也是這樣，如果在往年，每逢聖誕節真够她忙的，除了照例的慶祝活動以外，還要爲從南馬趕來共度節日的外甥女冷菊和她的幾個小淘氣張羅一切，平日一個人冷冷清清地住着的這幢小房子，此時也被聖誕節的歡樂點綴得五顏六色。可是，今年她們沒有來，這空洞洞的客廳中依然佈置了一棵聖誕樹，雖然單調，但那紅紅綠綠的小燈也足以使人眼光迷亂的了。

「冷菊這回真的不來？她會怪我嗎？」她這樣輕



# 心緣

■ ■ 子強

輕地在心底自說自話。不會的，應該不會的。冷菊就和自己親生的女兒一樣，一向很尊敬她的，她對她說的話沒有一句不聽。不過，這回的事實在太突然了，臨時寫信給冷菊，叫她取消來首都的計劃，延後到舊曆年再來。爲了避免冷菊的誤會，在信內特別補充了一句，陰曆和甥婿一道來，多住幾天，因爲往年都是冷菊帶着小孩先來度聖誕，到陽曆的新年，冷菊的丈夫在南馬的學校裏放了年假，才趕來接她回去。至於舊曆年，她們都要留在南馬那邊自己的家裏度過，當然，每次都寫信來歡迎她去南馬度歲，自己却一次都沒肯去。

她的不願去到南馬過年，果真是耽於這份孤寂嗎



？好像也不是！她和冷菊之間，永遠有一種微妙關係的存在。她愛冷菊，却不願接受冷菊太多的照顧。冷菊的母親和她原是親姐妹，姐姐去世以後，她把冷菊撫養成成人，這孩子就索性對姨媽喊起「媽」來了。一開始，她好像承受不了這一份親熱。她擔心去到南馬，當着許多人的面前，冷菊老是媽呀媽的，叫得怪難為情。

問題還不止此。在以前，人家都喊她做韓太太，自從韓先生死去，她應當早已恢復「馮小姐」的身份了。小姐哪能給人喊「媽」呢？是的，她還年輕，應當有青春的生活，誰也干涉不了。但這個想法在心中湧現了也不知道有多少年了，怕不有十年以上吧，而她的青春也就在這寂寞的十來年中悄悄地打發過去。眼看着自己一手撫養成人的冷菊，歡天喜地的結了婚，幾年功夫，就生下一堆孩子。丈夫是那樣的體貼，體貼不僅入微，而且過了分。不知怎的，自己對冷菊竟懷起莫名其妙的嫉妬來？這個心理太無端了，也太可怕了。

本來她是受過基督教洗禮的人，宗教精神已經漸漸擴展她心靈的天地，對冷菊更說不上有什麼嫉妬。在這世界中，她唯一的親人，現在就只賸下一個冷菊了。想到這裏，不由得一陣歉疚，爲什麼這次破例不讓冷菊來共度聖誕和新年呢？

這真是一想就令人臉紅的事。她兀地從沙發中撐起身子，把手中的煙蒂擲向煙灰缸裏，走到穿衣鏡前，不自主地埋弄了一下頭髮，覺得耳根子有些發熱。

再看看鏡中的身影，又猛一轉身，旗袍角掛住聖誕樹的葉子，弄得沙沙作響，那紅紅綠綠的小燈泡垂在上面發抖。她這才重新把那厚實的軀體埋入沙發，像是爲了急急逃避着什麼。

她的長相實在是相當福泰。過去有人阿諛她，說是長的一副貴夫人相，所以，纔有資格做韓經理的太太。她自己則想到這話就作嘔，那年齡比她將近大了三十歲的韓經理，糟塌了她的寶貴的青春不說，還把要那臨終的可怕印象留給她去慢慢地咀嚼。倒是賸下這一個越來越發福的身體始終沒被折磨掉。乾脆憔悴瘦損一些不好嗎？這一臉細嫩的皮膚，直到現在還是白裏透紅。記得那個死鬼韓經理老愛一面擰她的腮，一面咧開一排黃牙，對她怪笑。……

可是自己能騙得了自己嗎？這越來越發福的身子，不見得就是健康的表徵，聽人家說，中年以後的婦女，往往會發胖，甚至這也可能是更年期的一種轉變。是的，自己已經四十好幾了，兩頰微微鬆弛而下垂的肌肉不正是顯示着老態？眼角的魚尾紋若隱若現，也瞞不了那逝去傷心歲月。

她憎恨那鏡子，有時却又喜歡站在它面前細細品味着這張豐滿的面龐。她憐愛唯一的親人冷菊，有時却又羨妬她的青春幸福。

不記得從什麼時候起，她開始發現了自己，起碼懂得了這一生並不是爲了死鬼韓經理而活着的。她應當找回那久已失去了的自己。在這四十餘年的生活歷歷中，總覺得缺少了一樣最不可缺少的東西，——那

會讓她感到臉紅、心跳，在靈魂隱穩之處微微震顫的一種力量。

她從來不會經歷也不會嘗試到上面所說的境界，但她不願完全放棄一切想像中的努力。這些年來，她不止一次有機會接觸到那個境界的邊緣，但結果總是失望。問題多半是在她不能再和一個年紀比自己大了許多的人生活在一起，讓冷菊和其他熟識的人看笑話。哪怕是六十歲也不合適，當然太年輕也不行，最理想是和自己不相上下。她甚至曾經幻想過：也許有那麼一位四十揆邊的老處男，需要異性的溫存和她一樣，她可以供給他以最成熟的愛情葉汁，然後像一位有經驗的園丁，品賞自己一手栽培灌溉的成果。

頂糟糕的是，那一類的幻想剛剛在心田上綻起花朵時，現實的景象却不能不令她自傷遲暮。看看眼角的魚尾紋，看看兩頰呈鬆弛而下垂的肌肉，一個熾烈的意念更加困擾着她，不能再等了！不能再等了！

於是，在半年以前，她接受了一位比較知心的朋友的鼓勵和幫助，登了一則徵婚啓事，「某女士，年三十九，誠徵……」她分明記得是這樣開頭的。啓事登出沒有兩天，差不多是同時接到四封來信，四張照片。其中一位寫的是五十九歲，稀疏的白髮分披在兩個耳角，怕不有七十歲才怪。另外兩位也都是五十出頭，只有一位是四十八歲。這一位附來一張褪了色的照片，看輪廓，倒不像五十揆邊的人；可是，再研究那張灰裏泛黃的照片，至少也是十年以前照的。想到這裏，她把那四張照片排列在一起，細細端詳了一

會，那四個人像是同時對她吡牙咧嘴的，叫她從心底打了一個寒噤。這一氣，就把它統統攔起。此後再也沒有應徵的了，攔就攔吧，這一攔就是半年。

也許是聖靈的啓示吧，使自己的想法最近獲得適當的修正。記得是這個月初，距離聖誕節還有三個禮拜的光景，她從教堂出來，迎面走來一對年老的男女，男的白髮盈頭，在陽光中閃着銀色的光芒。他的面色紅潤，下頷修剃得非常光潔，平靜的笑容掛在嘴角，襯托着兩臉的縐紋，顯得他對這世界有更多的理悟。女的頭髮烏黑，挽一個舊式的S髻，她的臉型和眼神都流露着溫順和靜淑的氣韻。他的手挽住她，像一對父女。可是，據教友們說，她們是一對夫婦。

這對男女竟然會是一對夫婦！照馮小姐的想法，一個滿頭白髮的丈夫，只能有一位乾癟着嘴、佝僂着身子的老伴兒。可是，現在的這一對，千真萬確地是一對愜意的老伴兒呢！

老伴兒，老伴兒，這三個字忽然跳進她的心裏。自己彷彿就是那個挽着烏黑的S髻的女人，伴着一個挺精神的老頭子，而讓別人投以好奇的眼光。從這裏，她好像突然領悟到什麼的生命。

她從心底發誓只要求的一個老伴兒，不再妄想佔有一位比自己年輕或者是年齡不相上下的丈夫，那幾乎不可能，而結果極可能帶來悲劇。這樣想着，想着，她終於把那四位應徵的照片從書堆中檢了出來，重新把它們排列了一次。時間已隔了半年，其中那張灰裏泛黃的照片像是越發黃得厲害。可是，她還是把目

光再三落到那上面，想從那裏發現些什麼。他姓馬，名字叫天龍，但是姓名和一個人的本身是不容易發生什麼重要的聯想的。

馬先生有一張微瘦而顯得清秀的面孔，只是一對眼睛生得小了些。他年輕時該是很俊俏的。四十八歲的年齡和自己倒是還相稱，但不知道他瞞了年紀沒有？——自己微婚時寫為三十九歲，就少寫了四歲。作為一個教徒，是不許撒謊的，但這是女人的年齡啊！男人是不是也作與這樣？——他為什麼挑一張褪了色的照片寄來應徵呢？這人真是有些怪！

但她回頭一想，這人也許真是一位誠實的君子。

他不懂花花草草，更不會惺惺作態，所以，隨便就所存的舊照寄一張來。只要看他寫的簡歷：「某事業機構單位主管，月入六百元，薄有積蓄。」就寫的頗近實際而很有分寸，不像其他的人那樣油滑敷衍，什麼「高職，有相當財，獨身未婚……」類的鬼話。

她決定請那位原來替她辦理徵婚的朋友寫一封信去試試看，因為她覺得自己沒讀多少書，文字太不行。她同時又擔心這封信寄出去後，會原封不動的退回，或者得不着覆音。時隔半年，人事難保完全沒有變化，也許他已經另外覓得理想的對象了，會把從前應徵的這回事告訴人家，當做笑談，那就太糟糕了。還有……還有什麼呢？她的想像又轉到另外一張照片，那位自稱五十九歲的老頭子，百髮分垂耳際，像兩束枯草，他此時也許不在人間了。一想到這，她又打了一個大大的寒噤，好像死鬼轉經理又出現在她面前，

擰着她的腮肉，咧開一排黃牙對她怪笑。

事情完全出乎意料，信寄出後的第三天，就接到馬先生由南馬寄覆的一封信。這「快信」的紅條子，到眼就給自己帶來了聖誕前的喜訊。她急急忙忙拆開來細讀，原文是用半文半白的體裁很自然很誠摯地寫着：

「……人海茫茫，得一知己，可以無憾。我的原配早故，兒女都已成人，留陷大陸。隻身在南洋，形影相弔，故亟願組織家庭，尋求溫暖。想女士亦必同具誠意。茲決定趁新年放假，於本月卅一日夜車北上，元旦中午抵達尊址奉訪面談。如蒙同意，即請以決信見復，以便訂購快車票，遲則不及矣。諸容面罄，書不盡意。」

這個消息來得太快，叫她一時不知如何應付，心中有些慌亂起來。她下意識地感到愛情這樣東西，原會叫人臉紅心跳的。她從來沒有經歷過，但可以想像得到，觸摸得到。她應當接受這位陌生的男子挑逗嗎？答案像不該是完全肯定的。因為這十多年來，自己還多多少少地保持着和少女差不多的那份「朦朧」之美，或者謂之自傲吧，這個感情的藩籬最好不要讓它立則被人衝破。但由此推論起來，是讓自己不必應允這位誠實的男子的要求嗎？他是那樣迫切地要求着呢，「遲則不及矣」，這是一句多麼引人注意的話，他雖然是指的訂購車票，但不正是妙語又關嗎？

她勇敢而慎重地請原來替自己寫信的朋友寫了一封快信，目的是要保持同樣的筆跡，以免開始就給人

引起不必要的疑竇。覆信的內容，簡單得體，最主潮的當然是「歡迎面談」。

這些日子，她用一種按捺不住的興奮來迎接聖誕和新年，那情緒是近乎不穩定的。最尷尬的是同時想到冷菊，這孩子老纏着她喊媽。冷菊也是在南馬，該不會碰巧就和馬先生住在附近吧！

她暫時不能將這件事向冷菊公開，自然更不願意冷菊親眼看到這個故事的開始。所以繕寫信囑咐冷菊延後到舊曆新年再來。冷菊曉得她每年聖誕節都很忙，此外不必另外捏造什麼原因。

在這幾天裏，時時有一個完全陌生而又似曾相識的面孔在想像中出現，那人謹慎謙和地笑着，或者不如說是有一份靚靚。她覺得非如此構想，不足以滿足自己類似少女的一種自尊。然後，事情直線的發展，她把一切都給了他，他們很自然地成爲夫婦。

想來想去，不太容易處理得十分自然的，倒還是在冷菊的這一方面。她如何去向冷菊開始叙說自己的需要和願望呢？還有，冷菊該不會那樣笨，總懂得改口，從此再不喊媽吧？

聖誕樹上的紅綠燈泡一個個向她擠弄着眼睛，她心裏有些慌兮兮地，而茫然想起「人生的舞臺」這句濫調。說真的，此時的她，突然有一種凄美的靈感襲上心頭——這感覺是前所未有的。

馬先生頂多也不過四十歲，修長的身材顯得風度

翩翩，光滑的下巴看不出半根鬚鬚，柔密的頭髮也沒有發現半根白的。他有一隻挺直的鼻樑，只是對眼睛還像照片中的那樣小（如果他談話時，不自動除下那副金絲鏡眼的話，就會好看得多。）整個的儀型，替那張舊照片所給予人家的印象作了一番重要修正。她幾乎不敢相信這就是想像中的他。

馬先生穿一身深藍色的西裝，繫着一條同色而綴有幾顆金星的領帶，手中提着一個頗爲講究的旅行袋，一切都顯示他是一個注意修飾而可能是相當謹飭的男子。

他溫文地敲着門，溫文地點點頭，說是要找一位馮小姐。從她點頭答禮的示意中，知道站在面前的這個女人就是馮小姐時，他的面部也沒有驚異的表情，只是謹慎地微笑着，像一位飽經世故的遊客。

他隨她來到客廳裏，是他先開口：「這房子佈置得很精緻呢？」

「哪裏哪裏，亂七八糟。我的外甥女去到南馬了，這房子就留下來給我一個人住。我的事又忙，平常要替教會做些事情，沒有閑工夫兒打掃房子。」她一口京片子。

「令甥女也是在南馬？」

「嗯！」她失悔不應該拿這些作爲談話的開始，一提到冷菊，就好像給人擊中了要害似的，不過她外表上還是表現得十分自然。「是的，他們的家住在那邊。——唔，馬先生這回路上很辛苦吧！」

「說不上辛苦，趁着假期出來旅行，是最愉快的

事。

他們的談話在閒歇的時候，他一直緊握着雙手，不曉得是不是一時不容易找到適當談話題材的緣故。然後，他把金絲眼鏡摘除下來（他有這習慣），鼻樑更顯得挺直，眼睛裏有一種昏茫的光，讓人意味到他是中年以上的人。

她全力注意他的每一動作。對於那雙略小的眼睛，她絲毫不介意，因為他整個的體型和面貌比照片要漂亮多得了。一見面，她就相信他的誠實，沒有報假年齡。最重要的是自她有生以來專程趕來看她的，除了冷菊以外，就只有這位馬先生。說得清楚些，她得在心底承認，已經死心塌地的愛上他了。

她爲他張羅着午餐，菜是預先備好的。她要努力做得像一位忙碌的主婦，或者說在他們兩人之間，她希望担任一位像樣的主角。他呆呆地坐在那裏，翻着一本舊畫報，間或也踱到門邊，向廚房裏張望一下，每次都接觸到她帶有笑意的目光，這纔坐回原來的位子，去翻那已經翻過七八遍的畫報，翻完了，又緊搓着雙手。

她從廚房到客廳，來回進進出出，使他不得不好幾次抬起頭來。他注意她的背影，那微嫌擁腫的軀幹，把一身的重量，都壓向半高跟鞋的後跟，在水泥地上一陣閣棗，閣棗，這脚步聲像是重重地踏向他的心房，叫他有一點兒煩心。不管怎樣，這頓飯總是要吃的。

餐桌上還備了酒，五菜一湯，有北方口味的雜拌

兒。他恭敬地接受她的敬酒，細細品嘗地吃着菜，有禮貌的讚美她的烹調。她開始敬酒還只是呷一口，這烈性的白蘭地猛一到口，使她有意地弄了一下眼睛，眼角的魚尾紋同時劃出三條細線。等到馬先生回敬時，她索性一口一杯，弄得他不得不連聲說「隨意！隨意！」不過他接着也只得乾杯。

說起酒，又不得不令人想到死鬼韓經理，當年就是這死鬼把她的酒量灌大起來的。那時應酬多，場面大，不喝兩杯哪成？這幾年，自從她信教之後，很少有今天這樣開懷暢飲的機會了。她的烟癮也很大，獨個兒發悶時，抽得更多。可是，今天打馬先生進門起，却還沒有抽一支。因爲馬先生不抽烟，她也只好癩住，覺得第一次見面，最好不要讓人有任何不滿的印象。拿從前說，大家鬪秀是不作興啣一支烟在嘴裏的，她不曉得馬先生的想法怎樣。

幾杯下肚，這位謹慎的男人也有些活潑起來了。他找到了一些話題，開始說喜歡吃北方菜，早年在北方就過很久。他甚至提到北平的水糖葫蘆，並且還說：「北平小姐說話很好聽！」這話雖然不是正面指着她而說的，但已她却體味到其中的「微言大義」。飯前以至飯後，他不只一次表示「太叨擾了，太破費了」。最後，他邀請她出去喝杯咖啡。如果這個邀請不是緊接着「今天太叨擾了」的一句話後面提出來的，也許可以減少幾分應酬的意味。可是，他沒有考慮這些，她更沒有研究這些。她本來覺得這屋子裏才是清靜談話的理想處所，但究竟拗不過他的好意。

况且，這與其說是贊成，毋寧說這是她預先料到的一着。

她得從容應付，應付這如所預期而即將到來的一切。她走向臥室，匆匆地梳攏了頭髮，撲了一層脂粉，然後走向客廳，站在穿衣鏡前，好整以暇地摸平衣服上的縐紋。在鏡子裏，她禁不住對馬先生修長的身影投下了深情的一瞥。

他們幾乎可算得是並肩而行，走向熱鬧的街道，挑了一家看似幽靜的咖啡廳，裏面沒有幾個人，他隨着她走向最後的一排座位。

他替她在杯子裏加了牛奶，加了糖，然後拿起銀匙在自己的杯子中緩緩地拌着，動作有些慢得出奇。他在沉默中，像在對她進行探索。她呢，也像是藉着這詭秘的氣氛，靜靜地接受他的欣賞。那微弱的燈光照到她臉上，染出一絲蒼黃，却掩不住她內心的興奮。收音機播送着流行歌曲，伴着搖擺律的音樂，在歌聲裏可以看出那個女人抖動的腰肢，她的眼睛像廣告畫裏的那般烏黑。

「唔，馮小姐，剛才忘了問您，令親在南部住在哪裏？」馬先生突然這樣問起。

「噢！」她沒想到他有此一問，沉吟了好大一會，若有所悟地回答：「您說的是我的外甥女嗎？我家裏有她的地址，聽說她最近又搬了一個房子呢！」  
「那很好！」馬先生簡截地說着，識趣地不再問下去。

他們隨意地談了一些話。然後，他照着女招待送

上的帳單會鈔。她同時打開皮包，堅持要由她請客。他一面忙說：「沒有這話！沒有這話！」一面以眼光示意，不要當着人家的面拉拉扯扯。她也就不再堅持了。

走出咖啡廳，他風趣地說：「您太客氣了。我說句不中聽的話，世界上只有男的請女的，沒有女的請男的。您已請我在前，破費許多了！」

「馬先生真會說話。」她笑吟吟地說。心裏覺得這位馬先生真會調侃，隨意說出的玩笑話，都存在着妙諦。

他的確比初到的時候要精神得多了，瀟灑得多了，一路上妙語如珠，而且差不多都恰到好處。比起剛才在客廳裏緊搓着雙手的那副窘相，不知道要高明了多少。但她本來很欣賞他的那副窘相呢，因為她發現這這是一個老實人的典型，惟有這種人，才是可以真正信賴的。然而，她更欣賞他活潑的一面，一精神起來，句句話都可以叫人窩心。

他的步代似乎相當矯健，她得用快速的步子才可以和他做到接近並肩的程度。有時候他走在前面會在商店的櫥窗面前小立一會，若無其事地等着她。

難道他是有些害羞，不願在稠人廣眾之中，和女友並肩散步？也許他平生根本缺乏此類的經驗，甚或在這些場合裏有些自卑？

她本來想提議看場電影，恐怕又不合他的興趣，於是婉轉徵求他的意見，是不是先回到她住的地方休息一下。

「當然，我應當送你回去。」想不到他這樣老練地回答。

「那麼，我們繞着水源路走回去？」她建議。

「那會繞得很遠，從水源路一直走到川端橋？」

「那也好！」

「你對首都原來很熟？」她好仰微微感到一陣震驚。

「驚。」

「哈哈，我是老首都哩，在這裏住過四五年。」

他放縱地笑了起來。

水源路是一條靜僻的馬路，沿着小河，一直向前

伸展。這雨季，河邊的風力很勁。遠處的岸邊，散佈

着幾座蕭索的建築。

「如果不是雨季，這裏正是納涼喝茶的好地方。」

他感喟地說。

這聲輕喟並沒有帶給她同樣的感傷，她緊接着說

：「可不是？」

迎面一陣寒風，捲入了她的衣袖，趁勢就依偎着

他。他用一種近乎愛憐的目光，注視她的臉，接着是

良久的沉默。

「馮小姐，你可不可以將過去的一切，比較詳細地告訴我？」

「我倒想先聽聽關於您的方面。」她調皮地說。

「我嗎，一些重要的話都在信裏告訴你了。」

提到他的信，就使她立刻想到其中最動人的語句

：「人海茫茫，得一知己……」還有「原配早故，……

……隻身在南洋，故極願重組家庭，尋求溫暖。」難道

這些話還不够赤誠過？於是，她款意地笑了笑。

「我也是的的確確只贖下一個人，除了一個外甥

女，再沒有旁的親人了！」

「你是指的在南洋？」

「不，即使在中國，也是一樣。」

「你過去總該提過婚姻的事？」

「噢，這個，我當然不能瞞你，我的丈夫在十年

以前就死去了。」

「沒留下孩子？」

「沒有，一個也沒有。」

她的眼中忽然噙滿了淚水，聲音也頓時嘶啞起來

。他萬分不自在地望着她。她認為這身邊的男人，對

自己只有同情的鼓勵，鼓勵她毫無保留地傾訴更多的

衷曲。

「我相信你的誠意，才把我的一切坦白地告訴你

。」

「你過去的先生姓甚麼？」

「姓韓，他是一個商人。」

「你的外甥女姓甚麼？」

「她嗎？——你老問到她幹甚麼？……噢，我懂得，您懷疑她是我的親生女兒不是？」

「啊，你多心了，即使是那樣也沒有關係。」

「馬先生，我並不想瞞你。她其實也和我親生的

女兒差不多。她的父親就是我過去的先生，但她並不

是我生的。」

「那她怎麼可能是你的外甥女？」

■ 零 點 零 ■

水

手

「說到這裏，我真怕丟人。那姓韓的先娶了我的姐姐，後來又看上了我，……他比我大了好些年紀。」她的腦子裏立時湧現了那些傷心的情景，頭上帶一朵白花，替姐姐也同時是替大婦帶孝。後來，姓韓的死了，別人又在背地裏替她取個綽號，叫做「俏寡婦」。

馬先生的腦子裏，也好像同時湧現了一副大同小異的圖畫，也許他的構想是更其來得穢惡而不祥的吧，以致他的眉頭登時蹙了起來。

「噢，原來是這樣，我很同情你的遭遇。」他用此句來結束這段不甚愉快的談話。

他一直送她到門口。上午，他的手指曾經在這褪

了色的門扉上輕輕地敲過兩遍，這已經够了，她當時就立刻應聲出來，爲他打開了這扇門呢！

「馬小姐，今天真太感謝你了。我沒有宗教的信仰，但我很相信緣分這兩個字。我和我的確是有一段心緣的，彼此都談得來。下次有機會，我一定再來看你。」他安靜而微笑地說着，像在演講。

她不大瞭解他的那一套詞彙，尤其是「心緣」這兩個字。當她正在一面玩索它的意義時，他那最後的兩句話就衝口而出了。

下午的陽光，照着牆頭的樹影在那裏搖曳，有些叫人眩眼。她望着馬先生漸漸遠去的身影，耳旁只模糊地留下了「謝謝」這兩個字。

（哭一個季節

哭一個季節

水手

明日若雨不訪你

錨將溶盡幾度黃昏？）

眺盡水平線外

諸多浮島的排水量

罐裝的單調諺語

醞釀了牡蠣底猙獰的噩夢

自負的經緯線

遂很淺白的

攪亂了一整瓶

失眠時，夥伴唱起的

不成曲的

失眠時不該諦聽的一些音符片斷

一些碎雲

冷冷的踱步在硬硬的甲板

一些腥風

聒絮羅盤的身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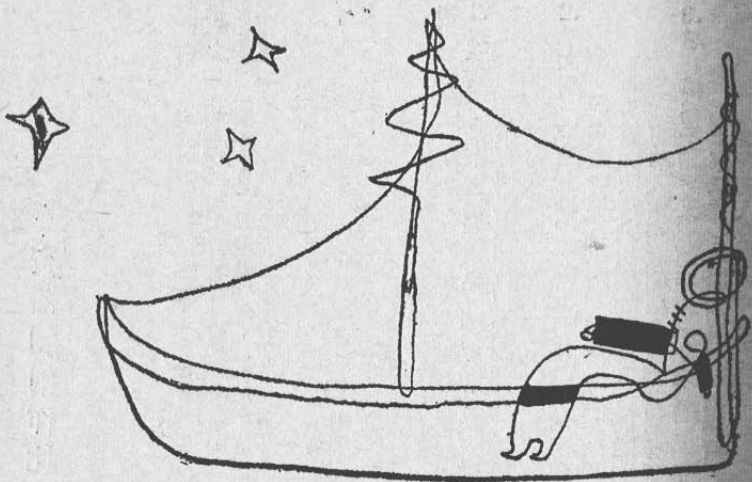
夏娃啊

我便是如此的 如此的

印象着妳及妳唇上

可以燃春的印象





盪去消磨半個  
原始之夜

去鏽碎

大副冷藏的眼色

或船長底枯槁的嘴角細胞

描摹一假期

旖旎的溫馨

那屬於乾燥季的

(你知道)

那屬於乾燥季的

旖旎的溫馨

(啓錨

或將是生命的賭注)

此後 便得默默咀嚼

陸上的蘋果

在海風裏按下

母親身上

金屬物的註冊商標

响往上一個島的風味 與  
下一個島的風味

也許是暗礁

也許是暴風雨

會帶來很多

航海日記裏沒有的

口香糖

就如此伴着船

(若明日雨絲不來)

就如此伴着海豚

(若今日黃昏始溶)

去溫習三分之二

地球表面面積

含着蛙齒

或黧黑的信心

或水手刀

去火葬七海

火葬多少多少

過去 未來

多少多少

夜星的記憶?

哭一個季節吧

水手

笑一個季節

若明日雨不訪你

水手

黃昏溶了幾度?

大馬廣播電台華文部

廣播劇創作比賽

入選佳作

# 膠林風雨

□ 聖 燕 □

人物：

.1 趙子雄：是李文娟和趙黑之子，年廿歲，受中學教育，視惡如仇，大義滅親，性格剛強，爲人善良。

.2 李文娟：子雄之母，（年青期廿歲，老年期四十來歲）爲人軟弱，熱愛子女，受現實打擊和被丈夫折磨的苦女人。略識文字，有華人舊禮教的觀念，刻苦耐勞。

.3 趙 黑：子雄之父，（年青期廿來歲，老年期四十來歲。）不顧家庭，嗜酒爛賭，專向軟弱女人欺凌的卑鄙之徒。



4 趙小蘭：幼時被棄荒郊的女孩子爲李文娟收養長大，年十八歲，沒受教育，勤苦樸素，

孝順。

5 阿忠嫂：李文娟的鄰居，年三十多歲。

6 林江平：文娟的舊情人，爲人正直，頗有知識。

地點：馬來亞的一個膠林，林內疏落地散佈幾間屋子。

（叙述）遼闊的天空，散佈着幾顆鬼火似的星星疏疏落落地在閃着。沒有月亮的照耀，樹膠林裏更顯得黑暗更荒落了。除了單調而帶有淒涼的虫鳴在空氣中飄盪着，四週一片寂靜。在這半夜時分的膠林裏，所有的幾間屋子都已熄了燈，只有一座板屋裏，一盞火水燈還發出淡淡的黃光。牆壁上映着三個人的黑影子，隨着火烟的光芒，不停地幌着。這時，牆壁上一個老婦人模樣的影子忽然站了起來……

（效果）夜半氣氛，虫鳴唧唧。（保持背景）

文：現在已是一點啦，怎麼他還沒回來？

（她緩緩地朝向窗口走去，打開窗門）

（效果）開窗聲，一陣冷風吹來，她不禁打了個噴嚏。

小：媽，快把窗口關上，小心着了涼。

子：四週黑沉沉的，那兒看得到什麼東西？媽，夜這麼深了，睡覺吧！

文：嗯，四週太暗了，萬一他醉醺醺地跌在半路，真叫人揪心。

子：那是他自作自受，自討苦吃，怨不了誰。媽，你關心這種人根本就沒有價值。

文：（責備地）子雄，他到底還是你的爸爸呀！

子：（憤慨地）爸爸，哼！我恨死了他，我知道的很清楚，我們從小到大，他並沒有對我們盡他做父親的責任。二十年來，全靠媽你的一雙手，每天

早上不顧風寒朝露，不停地把一棵棵的樹膠樹割出汁來賺錢養活我們，而他却以拳頭給我們當飯吃……

文：（夢囈地）二十年了，時間真快呀！

子：這麼多年來，他每個月一拿工錢，就到市上去花天酒地，家庭全不管，油鹽柴米全靠你一個。多少次，我看你守在燈下等他回來。等到他喝得醉醺醺地跌着回來。你的情他不領，反而拳腳交加地打你，折騰你。我……

（效果）子雄的媽悲從中來，不禁哭泣。

小：雄哥，別講啦，看你，又使到媽傷心啦！

子：（懺悔地）媽，我……

文：（飲泣地）你說的話一句都沒有錯，只怪我命不好，出嫁從夫，我還有什麼辦法？

子：媽，古時候的思想不是全部都適合現代的生活。

這只是你太軟弱了一點，什麼事你都是逆來順受，所以他就朝着軟的地方咬下去，欺侮你。媽，你應該堅強起來。

文：堅強？多少次現實給我的打擊，多少年來我所遭

受到的痛苦和折磨，我都不屈地挨了過去。現在

趙：哼！豈有此理！你老子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

子：（歡欣地）現在我和蘭妹都長大了。媽給我們的恩情和慈愛，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媽，你的好日子就在前面啦！

（敘述）又一巴打在子雄媽的臉上。子雄媽忍不住哭了出來。子雄氣得眼睛冒火，在忍無可忍之下，握緊拳頭，向趙黑走了過去……

小：聽，有腳步聲，可能是爸爸回來了。

子：你雖是長輩，可也得講理，哼！

文：你們兩個快去睡覺，不然他又會對你們發脾氣。

文：子雄，你……不可以這麼做！

（效果）傳來一陣急促的敲門聲。

子：你還有臉說是我的老子！你自己問問看你有沒有盡過做父親的責任？我們小時候，吃的穿的，還有我的教育費，你全不理。爲了你個人的享受，

文：（焦急地）快去，快去房內睡覺。去！

你把快樂建在別人的痛苦上。媽沒錢給你，你就打他，踢他，折磨他！你沒有資格當父親。

（效果）門被敲得更急。

趙：你竟敢教訓我起來，看我敢不敢和你……

趙：（大叫）裏邊的人都死光了？敲了半天，還不來

文：趙黑，你……

給你老子開開！

文：來了，來了！

（敘述）子雄的媽趕緊衝去拉趙黑，趙黑醉醺醺地搖幌着身子向子雄衝去，不提防子雄媽一拉，竟跌倒在地上，而他的右腳却硬梆梆地向一張椅子掃去，痛到他哇哇叫，站不起來。

（敘述）子雄的媽連忙走到大門，伸手去開。門「呀

（敘述）子雄的媽趕緊衝去拉趙黑，趙黑醉醺醺地搖幌着身子向子雄衝去，不提防子雄媽一拉，竟跌倒在地上，而他的右腳却硬梆梆地向一張椅子掃去，痛到他哇哇叫，站不起來。

」的一聲開了，昏黃的燈光馬上投射出門外去。

趙：你這小畜生……喇，好痛……我的腳……

只見子雄的父親趙黑兇神惡煞地站着，漲紅的臉上兩粒眼珠陷在厚厚的眼皮裏露出怕人的光芒。

小：爸爸，你的腳怎麼啦？

子雄的媽連退了幾步。

趙：誰是你的爸爸？你這個野種，被人丟在草中沒人要的雜種！

趙：你這雙鬼，怎麼到現在才給你老子開門？

小：我還不是媽生的！

（效果）趙黑閃電般地一巴掌印在子雄媽乾枯的臉頰上。

趙：（乾笑）嘿嘿，東一聲媽，西一聲媽的，叫得倒很親密。我才不敢當你這個野種的爸爸！

子：你怎麼一進門就打人！

趙：（乾笑）嘿嘿，東一聲媽，西一聲媽的，叫得倒很親密。我才不敢當你這個野種的爸爸！



金光燦爛的夕陽餘輝中飄盪着，飛翔着……

（效果）化入代表回憶的音樂。

江：娟！

文：嗯？

江：看，金紅的夕陽，你的臉被它滋潤着，你這朵粉紅的胡姬花！

文：我沒有胡姬花那種幽芳高貴的身份。如果說我是一朵花，那我該是……啊，就是石邊這朵小白花，孤零零的，對着夕陽做着殘缺的夢！

江：別太傷感。就說這朵小白花，他的外表雖平凡，可是它經得起風吹雨打，有一股不平凡的精神。它並不孤零。娟，你看，還有綠葉陪伴在它身邊呢！娟你是花，那我是綠葉，陪伴在你身邊，保護你。

（兩人沉默片刻）

江：娟！

文：嗯？

江：你怎麼不說話呢？啊，今天的夕陽多美麗呀！

文：可惜近黃昏！平哥，我們的一生就好比太陽從早到晚一天的過程。你說是嗎？

江：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文：年青人活潑天真，就像生氣蓬勃的朝陽，中午強烈的太陽就是像我們的壯年，傍晚西落的太陽就像暮氣沉沉的老年了！

江：你這種比喻倒很恰當呢！

文：現在雖是滿天燦爛的雲霞，可是，再過一下子太陽一下山，四週就黑暗了。一天的時間這麼短，人的一生也不見得長！

江：你今天怎麼老是說這傷感的話？

文：平哥，我……我想起了……和媽媽。

江：人死了，不能再活，想也沒用，只是惹來一陣心傷而已。我懷念我的父母親，可是我並不太傷感。太陽下山去啦。第二天還有太陽。年老的去了，我們年青的就應該發出那中午太陽的強烈光芒，堅強地以自己的勞力汗水換取生活，為國家繁榮效勞。雖然我們辛苦點，可是樹膠汁就像我們國家的血液。我們已為國家賺取了不少的經濟和繁榮哩！

文：可是，我却孤零零的一個親戚也沒有。對着那未

江：來的渺茫的日子，我實在不敢想下去了。

文：傻的你，阿忠嫂不是處處照顧你嗎？我也會照顧你的。

江：平哥……

文：娟……

（效果）遠山漸漸地消失在黃昏的暮色當中，樹上的歸鳥吱吱地叫。

江：啊，太陽下山了。小鳥歸窠，我們也該回家了。

文：來，我扶你下去。

江：你看，前面有人來了！

平：哦，是趙黑，這個無賴，別管他，我們走我們的。  
趙：哈哈……江平哥，山上的風景不錯吧？

平：還好，上那兒去？

趙：文娟越長越漂亮。江平哥，你……

平：我還沒有吃飯，改天見！

（文娟敘述）：日子靜悄悄地在膠林裏過去。每天我

們都在這靠近森林的膠園的割膠。一天下午，我

因不舒服沒去工作。正當我在煮飯時，忽然……

嫂：（驚慌地）娟姑娘，娟姑娘，不好了，娟姑娘，

快來呀。

文：（被這突如其來的驚恐的聲調嚇住了）什……

什麼事？

嫂：他在膠園裏被老虎抓傷了，很厲害。好在被兩個

馬來同胞看見，他們射傷了老虎，才把他抬回來。

文：（慌張）他現在在那裡？快帶我去……

——音樂分場——

嫂：（氣喘地）到了，到了，娟姑娘，快來！

文：平……平哥……你……你……（哭泣）

平：（痛苦地）娟……你……來了……

文：平哥，你……覺得痛嗎？

平：（怨恨，留戀地）娟，我指望和你相……親相

愛，活……到老，想不到……今天……（

文娟哭）娟，你……不要哭……不要哭……

文：（哭聲稍為低一點。）

平：娟，我說過我要愛護你，照……願你，可是現

在，我……我要……

文：不會的，不……會的……

平：娟，生離死別，是人生難……免的事情……

嫂：……痛……

嫂：（焦急地）怎麼車子還沒有來！

平：不……不用去啦……我……已不行了……

文：你會好的，平哥，你靜……靜地休息，你會好

的……

平：不，我要講，再過一下子，我……我要講，也

講……不出了。娟，答應我，你要勇……敢地

活下去，活下……去……唉……想不到我們這

……麼早就……分離……好冷，娟，我好冷

呀！

文：（驚恐地）怎……麼辦，忠嫂，怎麼辦呀……

平：（顫抖着聲音）冷……冷……

嫂：快加上這件被！

平：我恨……我……恨……我……恨（聲音漸小）

文：（淒慘欲絕地）嗚……平哥……嗚……

嫂：哎呀，娟姑娘昏了！

——音樂分場——

（文娟敘述）江平離去了，永遠地離開了！在這人海

茫茫當中，我又失去了一個可以依靠的人。現在

只有阿忠嫂是我最親切的人了。每天晚上，對着

滿天繁星那神秘的幽光，使我對前途更感到渺茫

。每天早上我默默地把膠樹割着割着。日子在我

懷念江平中悄悄過去。一天早上，我在膠園割膠時，忽然……

(效果)大雨滂沱，(保持背景)。

文：啊，糟糕，下雨了！膠汁來不及收。快到茅亭去躲一躲。

(效果)文娟向茅屋跑去。

文：(氣喘地，自言自語地)噢，衣服濕了。真冷，(連打幾個噴嚏。忽然發現茅屋黑暗的角落有一個人眼大大地瞪着她。她驚叫起來。)

趙：哈哈……不用怕，是我呀！哎呀，你全身濕透了，我這件衣服給你。

文：不要！(冷得整身發抖，又打噴嚏。)

趙：怕什麼？來，我替你換上。萬一着了涼，可不好受。

(奸笑。)哈哈……(抱着文娟。)

文：(驚恐地)啊！你，你快走開！啊！你快放手！不要怕，你知道我是多愛你的。

文：你快放手！啊！救命呀！

趙：嘿嘿！你喊破喉嚨也沒有用，這麼一大清早，冷

清清的膠林，哈哈……

文：救命呀！救命呀！

(效果)膠樹在狂風中搖擺，閃電的魔爪撕破了黑暗，亮出頃刻間的光輝，震地的雷聲，蕭蕭的雨聲淹蓋了文娟無助嘶啞的叫聲。

(文娟敘述)終於我敵不過他的強而有力的身體，被

他摧殘了。未出嫁的媽媽，這是多可怕的一回事！別人知道了，一定卑視你，嘲笑你。現實，這殘酷的現實，軟弱的我只有向它屈服。終於忍着痛苦心傷，我便嫁給趙黑。他是一個酒鬼，又是一個賭鬼。每次輸了又喝得醉醺醺的回來向我要錢。拿不到錢就拳腳交加打我一頓。一直到現在，我歷盡了多少辛酸苦楚，遭受了多少現實的打擊。唉！膠園依舊在，可是時光不再啊！

(效果)這時房內的鐘敲了三下。清亮的鐘聲把子雄的媽從回憶中驚醒過來。

文：(如夢初醒)啊！已經三點啦！唉！命總是命。往事不堪回首，多想也沒用，唉！

#### 音樂分場

(敘述)紅黃的膠葉片片地隨風飛舞飄零，這是樹膠落葉的時候。這天晚上，子雄的媽到市上去辦雜糧，而子雄去找朋友談天去了，子雄的父親也花天酒地去了。屋子裏只剩下小蘭一個人在火水燈下，手上拿着一件已染上膠汁斑斑的舊衣在縫補着。

小：已經九點啦，媽他們還沒回來。

(效果)傳來一陣敲門聲。

趙：開門呀！

小：來啦！

(效果)開門聲。



趙：怎麼就只剩你一個人在？他們都死到那兒去了？  
小：媽和哥哥上衙去了。  
趙：去替我倒杯茶，拿到我的房裏來！

（效果）小蘭走到桌邊，拿起茶壺倒了一杯茶，就朝向趙黑的房間走去。

小：爸爸，茶來了！

趙：（異常親切的語氣）小蘭，你不好叫我爸爸。

小：媽從小把我養大，我也就像你的兒女一樣。怎麼

不好叫你爸爸呢？

趙：嘿，你一叫我爸爸，我們就不好辦啦！

小：你這是什麼意思！

趙：哈哈！沒什麼意思。把茶放在桌子上，去替我整理床舖，我要睡覺啦！

（小蘭服從地去整理床舖，可是趙黑却走過去，抱着小蘭）

小：（驚恐地）啊，爸爸，你做什麼？快放手，不要

抱我呀！

趙：乖乖，別叫！

小：你快放手！媽！媽！

趙：你媽不在，喊也是白費氣力，哈哈……

小：你放手呀！你！我……

（小蘭在危急中，腦子忽然閃過一個念頭。她馬上朝趙黑的手狼狽地咬了一口。）

（小蘭趁趙黑的手一鬆，連忙用力一掙，逃出了魔掌，衝出房間。她見大門還開着，馬上衝出門外奔向膠林。）

小：（大哭）嗚……

音樂分場

（叙述）小蘭連跑帶哭地沿着通到街上的小路一直衝出去。四週黑沉沉的。她一邊跑，一邊又回頭去看她那父親有沒有追來。他跑着，跑着，忽然差一點兒撞到迎面走來的一個黑影。小蘭被那個黑影抱着，嚇得她大叫。

小：（受驚地）啊！

子：噢！蘭妹，你怎麼啦？

小：啊！哥哥！（大哭）

子：到底怎麼一回事？快說給我聽。

小：他……爸爸欺侮我……

子：（不解地）欺侮你？

小：他想要……要污辱我。給我逃了出來！

子：怎麼他竟敢要做出這禽獸的行爲，走，找他算賬去！

小：（懼怕地）哥哥……

子：別怕，走！

音樂分場

子：（憤怒地）哼！我問問你，你還算不算的是個「

人？」

趙：你住口！

子：住口？二十年來我一直忍着，忍着。現在我要暢快地把心中的怨恨、不平叫出來；把你的罪狀羅列出來。你沒盡做丈夫的責任；更沒盡過做人父親的責任！媽一生的痛苦，都是你一手造出來的！你把我的兩個姐姐，你的女兒賞賭本賣了出去。你太卑鄙，大絕情；現在你竟敢想要污辱蘭妹！你是一隻禽獸，一個魔鬼！

趙：你這隻小畜生，再喊，看我敢不敢打死你！

（子雄媽這時回到家裏，見狀大驚）

文：你們怎麼啦？

小：媽，你可回來了……

子：走，我們一起出去找人評理，看你是不是是一頭野獸。

文：到底怎麼一回事？

子：剛才他想污辱蘭妹，後來……

文：（焦急地）後來怎麼樣啦？

子：後來給蘭妹逃出來，遇見我！

文：你不是人呀！當年你已把我害苦了。想不到你一大把年紀，一隻脚已跨進棺材了，還是這麼不修心。

趙：（老羞成怒）你們通通給我滾！

子：走就走！人不能和禽獸居住在一起。媽，蘭妹，我們睡覺去。過一兩天我們走！

文：子雄，你……

子：媽，你還遲疑什麼呢？難道你還受不够苦嗎？多少年來，你爲了我們受盡了他的拳脚，受盡了欺凌！我們也挨了他不少的打。媽，現在我們長大了，離開他，幸福的日子才會到臨！

（子雄這一席話，聽到趙黑的酒意漸漸消失了。他的眼裡露出微微的悔意。可是他的自尊使他沉着臉，默默地接受子雄的指責。子雄的媽聽到這裏，忍不住悲從中來，哭泣起來，把鬱積在心中的怨恨，悲傷託這淒幽的哭泣聲，流露出來。）

子：一個人越軟弱，他越遭受到欺凌和折磨！

小：媽，睡覺去吧！

（敘述）兩天過後，子雄在二十多英里外的另一個膠林裡租到一間亞答屋。於是，他們母子三人便搬了過去。趙黑本性難改，依舊工錢一到手，就花天酒地爛賭一場。可是，小蘭和子雄每天早上辛勤地割膠。雖然工作辛苦點，可是日子倒過得寧靜、快樂。子雄的媽現在不必割膠了。她偶而想起那賭鬼丈夫，心中不免要泛起一種淒涼的感覺。光陰流水，兩年過去了。一天，窗外下着傾盆大雨。……

（效果）雨聲：（保持背景）

子：（吟詩地）窗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  
文：唉！你那父親不知怎麼樣了？

子：媽，你還想他幹什麼？你的身體這麼弱，別想得太多。（忽覺窗口有人影一閃。）蘭妹，窗外是誰呀？

小：是個馬來女孩子在躲雨。

子：快請他進屋裏來。哎呀！身上的衣全濕了。蘭妹，你去沖杯咖啡來給他暖暖身體。

文：來，請來這邊坐！

女孩：Terima Kaseh（謝謝你）

子：人與人之間最重要是互相友愛，互相幫助。雖然馬來人和印度人的膚色和我們不同，可是我們抱着同一的目標，努力建設國家，同舟共濟，日子一定是快樂的。

文：（感慨地）是呀！一個小家庭如果不能和睦，痛苦已是可怕的了。要是一個國家，大家互相仇視，互相猜忌，不合作，引起內亂，那是就度日如年了。

小：咖啡沖好了，來，Sila minum kopi ini（請喝咖啡）。

女孩：Terima Kaseh, Kakak。（謝謝你，姐姐）

子：蘭妹，我們那把雨傘呢？

小：在房內，你要出去？

子：是的，我要送這位姑娘回家換衣服，不然着涼了會生病的。

（小蘭把雨傘從房內拿出來。）

小：雄哥，雨傘拿來了！

子：Sudah siap minum kopi itu。（咖啡喝完了沒

有？）

女孩：Sudah！（喝完了！）

子：蘭妹，我帶他回去，你把窗口和大門關上。小妹，我們走！

女孩：Selamat tinggal! Mak dan kaekak!（再見）

文：再見，小妹妹！

（效果）子雄帶馬來女孩走遠。小蘭把窗和門都關好了。這時，屋外風雨下得更大了。間而還滲雜震耳的雷聲。

小：啊，哥哥去了這麼久還沒回來。外邊的雨下得更大了！

文：是呀！外面的泥又爛又滑！

（效果）一陣敲門聲。

趙：（無力地乞憐着）大姑，先生，請開開門！

文：（若有所悟）好熟的聲音！小蘭，快去看誰在敲門。

（效果）小蘭把門一打開，眼前一亮，只見一個滿面鬚鬚，頭髮被雨水打得七歪八倒的老人。他穿着破爛的大藍衣褲，右手握着手杖，左手拿着半邊椰壳，身上又背了一個袋子。小蘭覺得這個人的身形好像會見過，細心定眼一看，竟被嚇呆了，叫了一聲，他，是趙黑！趙黑也驚奇地看着小蘭，眼光漸漸地驚奇轉為愧意。子雄的媽媽見小蘭呆呆地站着，於是走前一看，也驚奇叫道：

文：怎麼，是你，你……怎麼穿得破破爛爛的，還

拿着半邊椰壳，你變成乞丐了！

趙：是的！（羞愧地）我是一個乞丐了！

小：（驚魂甫定）快進來，外面雨大！

文：屋子呢？

趙：已給我當……當賭本賭輸啦。屋子沒有了，錢

也沒有了，朋友也走了！我年紀老，只好伸手向

人要飯，可是換來的只是別人的白眼，輕視和辱

罵。我想通了，以前，爲了我個人的罪惡，連累

你們受苦，唉，我自己覺得沒臉見你們。想不到

這場雨却帶我來你們這兒！

文：唉！總算你良心發現，想通了！

趙：唉！是的！現在我落得這個下場，全是我自己一

手造成的。怨不了誰，我後悔，我慚愧。我對不

起我的妻子，我的子女，我……

子：（由遠而近）蘭妹，蘭妹，怎麼門沒有關好呀？

（進屋發現有個陌生人）誰來了？（驚奇地）啊

！（轉怒）哼！原來是你！滾！滾！你給我滾出

去！

文：（責備地）子雄！

趙：（乞憐地）子雄，原……原諒我！

子：原諒？你記得從前你怎樣對待媽？你活生生拆散

了我的姐姐。你把女兒當賭本，現在，你淪落成

乞丐才來要求原諒？遲了，太遲了！

文：子雄，常言道：「浪子回頭金不換。」一個人能

知錯改過，我們就原諒他吧！

（子雄無動於中）

趙：娟，你們寬恕我……我……

（趙黑猛一轉身，衝出大門，向雨中狂奔出去。）

文：啊，趙黑，你回來呀！你……

（效果）子雄的媽也向雨中追奔出去。遠遠傳來雷聲

，子雄媽的喊聲。

子：（茫然地）知錯？……改過？……原諒？……

小：媽追出去啦！媽！雄哥，快，追他們回來呀！媽

！媽！（追奔出去）

子：（如夢初醒）啊！媽！媽！……你們都回

來呀！

（滂沱的大雨中，只見四個人的黑影，在高大的

膠樹下狂奔着。子雄的叫聲在狂風的呼號中，雷

雨的咆哮聲中，幾乎小得聽不見。灰黑的天空，

不時現出電光的爪牙，再轟出震地的吼聲。這時

突見一條長鞭似的耀眼的電光向第一個人的頭上

投下去……）

趙：（淒厲地）哎喲！（手舞足蹈地倒了下去）

文：趙黑！

小：爸爸！爸爸！

子：遲了，一切都太遲了！

（一聲震天動地的雷聲響了起來。狂風依舊呼號

着，電光閃着，雷聲轟轟地滾動着，雨更大了……）

# 蕉風日記

黃崖 ■

十二月一日

收到從板城和吉打寄來的十餘件來稿，我有一種說不出的喜悅。板城和吉打曾發生了近一周的騷動，從那邊傳來的消息，令居住在首都的我們感到不安和耽憂，真想不到當地的作者們竟能在那樣的環境中從事寫作。從這一個事實看來，馬華文藝工作者只要有堅定的意志和信心，他們是能够在困難的環境中站穩崗位的，所以，馬華文壇的前途如何，並非單看客觀條件如何，而是看能有多少作者具有堅定的意志和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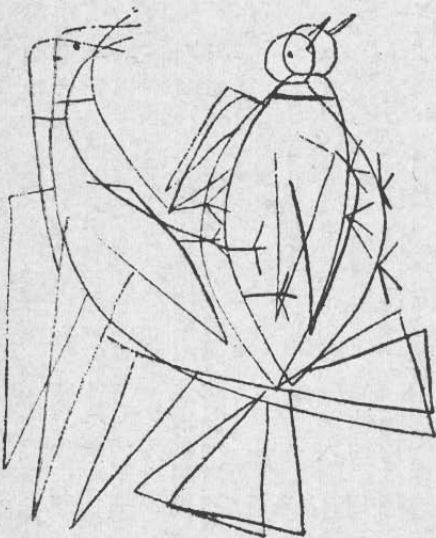
十二月三日

蕭逕天兄從星光旅社打電話來，告訴我他已到了吉隆坡，我當即和他約定了會面的時候。

上月下旬，我去北馬時，蕭兄正從板城南下，我們沒有機會晤談，悵甚！我回吉隆坡後，即一直等候他從星加坡轉回來。

差不多七點鐘的時候，我開車到達星光旅社，想不到蕭兄已經吃完晚飯了，我們只好到附近的精武山去喝茶。

蕭兄先告訴我有關他創辦的板光學院的近况



，顯然他今後將以大部份的時間和精力放在這間學校上，我對辦學是外行，不敢發表意見。後來，他告訴我，他正在籌編一本華校年鑑，一本華文著作年鑑。這兩本年鑑，我認爲非常有意義，但只怕編印工作進展有相當困難。蕭兄對自己的工作一向有信心，所以，他對這兩本年鑑的出版也很樂觀。

「在銷路方面看，華校年鑑會比華文著作年鑑好銷。」我說。

「這是在我預料之中的。」蕭兄說：「不過，我編印華文著作年鑑，志不在牟利，將來只要能收回印刷成本便滿意了。」

「恐怕這一點也不易做到呢！」我有些悲觀。

喝完茶，我們回到旅社，蕭兄又談起「教與學」雜誌舉辦短篇小說比賽的情形，還交了一些入選的作品請我寫評語。

十二月四日

看看「教與學」短篇小說比賽的一些入選作品，令我感到十分驚喜。馬來西亞的年輕一代中，實在不乏寫作人材。許多人天天叫喊：「年輕的一代，根本談不到華文寫作。」這是不重視事實的說法。

想起有些青年作者常常說馬華文壇趨向低潮，原因是作者得不到應有的鼓勵。我同意這是馬華文壇面臨危機的原因之一，但不同意是最主要的原因。

當我們看到運動員受到國家的照顧和得到社會人士的多方鼓勵時，真正也希望文藝工作者能够獲得同樣的待遇。

十二月五日

史立恆兄從關丹來信，字裏行間流露着對馬華文壇的熱愛。他說，關丹的一些文藝作者雖然目前很少寫作，但是他們對馬華文壇是十分關心的。他們常常聚在一起，談論文壇的事情。他們之間並無門戶之見，只要有機會爲文壇効勞，他們都願意奉獻自己的力量。

十二月六日

美國哈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的謝文孫博士來隆，我們神交已久，這一次是第一次見面。

謝文孫兄來隆，打算爲東南亞研究所收集一些資料。我問他收集的那一類資料，他說他的初步工作是編排一套東南亞華人著作目錄，以後再收集有關著作。我向他提起蕭巡天兄主編的華文著作年鑑，他

辦了很感興趣，當即託我定購一冊作爲參考。他說，現在各國著名大學都設有東方研究中心，研究的主  
要對象是華人，凡有關這方面的著作儘可以向各著名大學推銷，甚至華文雜誌也可以請各著名大學定閱。  
許多大學在收購華文書刊時都傷盡腦筋，如果有華文書籍送上門來，必然大受歡迎。

十二月七日

今天有較多時間和謝文孫兄聊天，他以前是研究文學的，台灣「現代文學」雜誌的創辦人和一些編輯都是他的學生，他對海外華文文壇以及在美國的華文作家的活動情形都十分熟悉。

他對夏志安和夏志清兩兄弟特別推崇，他說夏家兄弟的文章不僅在美國有很高的評價，即在歐洲也很受重視。夏濟安在三年前已作古，夏濟清目前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授，經常在美國各著名大學作專題演講，英國倫敦也曾特地請他去那邊的大學演講，可說是「紅得發紫」。夏濟清是研究中國小說的，他的批評極有創見，令人衷心佩服。經他評介的小說無不價值驟增。

謝兄建議「蕉風」爲夏濟安逝世三周年出版一個特輯，一則可以讓星馬讀者認識夏氏的成就，二則可以借這個機會，請夏濟清寫一篇文章。（夏濟清在短期內根本不可能爲華文刊物寫文章。）

十二月九日

香港「兒童樂園」主編羅冠樵兄來隆，我原擬請他昨天到我家裡玩玩，但因他另有約會而作罷。今天我要去怡保，便拉了他一起去玩。

到了怡保，幾位朋友獲悉羅兄是個畫家，十分高興，除了熱烈招待外，還請他去鑑賞他們的藏畫。羅兄根據畫理來評畫，談得頭頭是道，態度至爲客觀，極得朋友們讚賞。

我對中國國畫是外行，聽了羅兄的一夕談，我對中國國畫大感興趣，當即向一位收藏書畫的朋友購買一幅名畫。

回到旅館，我有一個感想：

買畫往往要花不少錢，但只因有人引起了藏畫的興趣，許多人便會不惜所花的代價了。文藝書刊是定價非常低廉的，爲什麼擺在書店裡連書皮都發黃了還沒有人過問呢？理由很簡單，因爲沒有人去引發愛好文藝的興趣。假如能有一群人像傳教士一般的到處宣傳閱讀文藝書刊的好處，相信閱讀文藝書刊的風氣會很容易建立起來了。

十二月十一日

在返隆的途中，我心裡盤算應該如何向內人解釋花錢買畫的事情。因為我家裡有不少名畫家的佳作，全是免費的贈品；只有一部份掛了出來，大部份都藏在箱裡。如果說是要裝飾牆壁，理由不能成立；如果說我想做書畫收藏家，我又非百萬富翁，理由更不能成立。想來想去，只能對內人說：「這是一幅好畫，若落在他人手中太可惜，我先買下來，看有那個朋友要，便讓給他。」

內人很滿意我的理由。她問我這幅畫好在什麼地方，我馬上搬出羅兄的那一套道理來，說得天花亂墜。「這幅畫不能讓給別人，我們自己買下來算了。」內人說。「假如再遇到一些好畫，我們也不妨買下來。」我受了羅兄的影響，產生了藏畫的興趣；內人受了我的影響，產生了藏畫的興趣。一個影響一個，一種風氣是很容易造成的。

十二月十六日

有幾個青年作者來找我，談起組織作家協會的事。我說在目前的情勢下，作者有個組織是必要的。但我認為用「文藝研究會」或「文藝工作者聯誼會」的名義較為合適。「作家」這兩個字很有問題，將來可能會引起不少爭論。

我很了解青年作者希望有一個組織的心情，不過，我一直認為工作表現是重於組織形式的，而最基本的表現是要大家能先拿出好貨色來，否則，搞了一個多麼龐大多麼堂皇的組織，也是不會受人重視的。

十二月二十日

學友會第十五屆生活營在金馬崙高原舉行，我受邀作一個專題演講，本來我已擬定了一個演講大綱的，可是，到了高原，和營員們交換意見後，我臨時更改了講題，新的題目是：「清算馬華文壇！」我告訴營員們，馬華文學作品之不能受讀者歡迎，和得不到較高的評價，的確是有原因的。我當即列舉了馬華文壇的十大罪狀，並一一加以說明。營員們聽得很有興趣，原定一時三十分鐘的講座延到二時三十分才結束。

目前的馬華文壇不僅是荒涼的，而且，充滿烏煙瘴氣，如果我們不把烏煙瘴氣清除，這一塊荒原